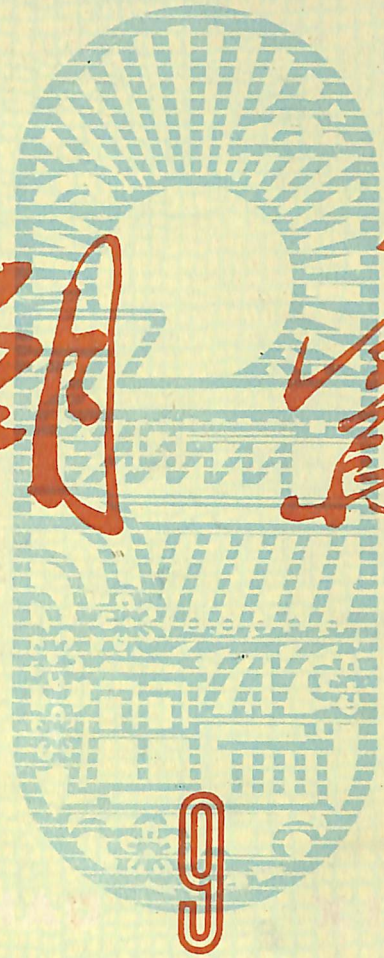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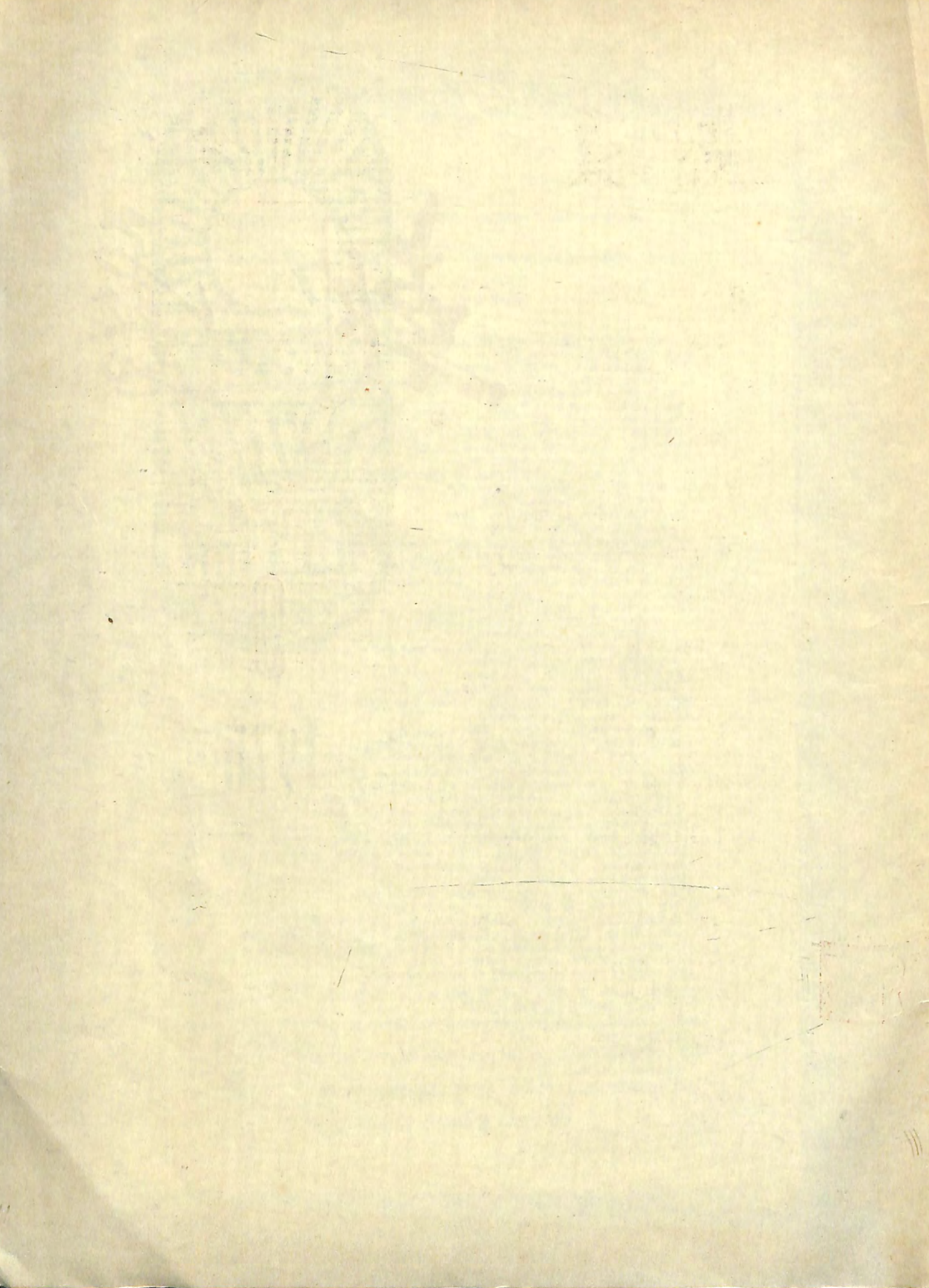


朝霞



1975





朝霞

目 录

鲁迅论《水浒》..... (4)

《水浒》儿童版(增订本)前言.....石一歌 (5)

· 小 说 ·

普通一员.....史汉富 (10)

钢厂笛声.....刘观德 (21)

冠军赛.....王琪霞 (44)

产值问题.....邱茂中 (54)

小 | 潮头.....蒋明德 (65)

小 | 涛涛.....李 纯 (68)

说 | 假日.....王 蓬 (71)

· 散 文 ·

风浪里的歌.....周林发 (34)

爆破手的传统.....谢炳锁 (38)

在驼峰上.....徐一鸣 林伟平 陈心中 (41)



· 诗 ·

金山
工地
诗抄

书记的铲锈刀.....严忠喜 (30)

爱闯风浪的人.....俞亮鑫 (31)

车辙.....张振华 (32)

在一家小厂门口.....周振国 (53)

“同志”.....吴永祚 (62)

· 评 论 ·

努力塑造有思想深度的英雄形象

——评短篇小说《女采购员》.....吴 伟 (73)

第一步.....上海市属国营农场
三结合创作组 (76)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

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

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

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

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

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水浒》儿童版(增订本)前言

石 一 歌

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为底本,删除了一些章节段落,精简了某些文字,重新出版了这部八十八回的《水浒》(儿童版)。跟前版六十四回儿童版相比较,这个本子保留了梁山聚义以后宋江怎样投降,投降以后又怎样去征剿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的情节,可以使少年儿童较完整地看到这部书的面貌。

摆在少年读者面前的这部《水浒》是怎样的一部书呢?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又指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让我们和少年读者一起翻开《水浒》来看看。大家一定会看到,这部书竭力歌颂的宋江,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一个“押司”,没干过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相反,晁盖、吴用和阮氏三兄弟等人却早已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他们智取了生辰纲,灭了蔡京一伙上层统治者的威风;他们杀败了追捕官兵,“造”了反动统治的“反”;他们火并了王伦,为建立和发展农民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这些有声有色的斗争中,晁盖是主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被大家一致推举做了梁山泊的领袖。

宋江对晁盖他们的这些革命活动怎么看?他一听说,马上就认为大逆不道,说是“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后来没办法杀了阎婆惜,做了囚徒,还仍然害怕“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甚至在充军江州的路上,还不肯接受晁盖的救援,说什么“随顺”了晁盖,“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只是到闹了江州、无为军,宋江害怕朝廷问罪,无处安身,才迫不得已上梁山,投奔晁盖,开始混进了起义队伍。

上山并不就是革命，这中间不能划个等号。宋江上山，不是因为和宋王朝有什么阶级矛盾，更没有抛弃敌视农民革命的立场。他有一肚子孔孟的“忠孝”理论，说什么“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忠心不负朝廷”。这种反动理论的含义，清楚地通过“九天玄女托梦”说了出来：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替天行道。宋江在梁山上的活动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所以投奔梁山不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而是更阴险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开始。这一点，我们越往下读就越清楚。

宋江反革命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是排挤、排斥晁盖，篡夺领导权。

上面已经讲过，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而又有声有色的实际斗争，晁盖已成了梁山泊公认的领袖，阮氏三兄弟等人都衷心拥护他。怀着反动目的上山的宋江，表面上假情假意地拥护晁盖，实际上却把晁盖看作自己实现反革命政治目的障碍，千方百计排斥晁盖，抬高自己。你看，劫法场时，晁盖带了一批头领刚刚救了宋江的命，宋江还没有上山便俨然以梁山上的领袖自居，指挥某某到东，指挥某某到西，根本不把晁盖放在眼里。闹了江州，宋江为了出一口怨气，坚持要打无为军。晁盖不同意，宋江又不顾晁盖的反对，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上了梁山，宋江排斥晁盖的活动更为猖獗，更为狡猾。为了制造篡权的舆论，一上山，他就把流传的童谣作为抬高身价的资本，当着头领们的面，起劲地解释什么是“耗国因家木”，什么是“刀兵点水工”，猜字谜一样地打着“宋江”二字，要大家知道，天意“正应宋江身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以后，就处心积虑地把有杰出组织才能和胆略的晁盖架空起来，每次作战，他都假惺惺地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名，排斥晁盖的领导，夺取了军事指挥权。久而久之，很多将领，特别是由宋江招降纳叛收进来的将领，心目中只知有宋江，不知有晁盖。结果，不仅军权落到宋江手里，而且梁山上人员的调配，大事的决断，都听宋江一句话，晁盖连发表意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到后来，作者满足了宋江的夙愿，恶毒地安排了一箭把晁盖射死的情节，干脆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的篡权即位，也就成了“上帝的意志”。

篡权是为了改变路线。在晁盖死后，宋江采取的又一个反革命步骤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公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子，把农民起义改变为替“天子”尽忠的工具。

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来，是反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的。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都要求打破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打破封建剥削制度。即便是经过《水浒》竭力歪曲的梁山泊起义，在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上山的时候，他们对整个反动统治机构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也是仇恨的。穷苦渔民三阮，不就揭露“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他们反对科差，向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绉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多少表现了农民对封建剥削制度的不满。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为了同宋王朝作斗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表现了农民斗争的决心。朱贵说得更清楚：“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这就明确地宣布，以晁盖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是反对包括大宋皇帝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的。他们正是为了这样一个正义事业，聚集在一起。“聚义厅”，就是这种共同斗争目标的象征。

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忠义”看来是一字之差，实际上却代表着是革命还是投降两条路线。“忠”于谁？就是要忠于宋王朝，忠于天子，忠于整个地主阶级。具体对宋江来说，就是要“改”造反之“邪”，“归”投降之“正”，以便为皇上“辅国安民”。正因为忠于整个地主阶级，因此开始是只反“奸臣”，不反皇帝，到最后连奸臣、贪官也不反了。招安时他惟恐碰了高俅、童贯一根毫毛，征方腊时，更无耻地和童贯勾结在一起，合力进剿，证明他过去与高、童的矛盾，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的争斗。很明白，宋江乍看是改了一座厅堂的名称，实际上是修正了农民起义的根本路线。怪不得反动文人金圣叹在宋江下令“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这句话后写了句夹批：“此岂临时猝办之言。”是啊，事关重大，蓄谋已久！

宋江的活动是不是到此结束了？没有。篡权也好，改变农民革命的根本路线也好，其最终目的，是向皇帝投降，把这支农民革命军变为宋天子的御林军，用他们的大刀戈矛去消灭其它的农民革命。因此宋江没有一天不鼓动投降，千方百计送上门去接受皇帝招安，最后又把这支队伍拉去平辽，征田虎，打王庆，擒方腊。不费宋王朝的一兵一卒，既消灭了别的农民武装，又拚光了梁山起义队伍。这就是宋江这个大叛徒反革命投降活动的顶点。

这一阴险的投降计划，他开始只跟个别人透露，嘁嘁嚓嚓地比较秘密；后来在摈斥了晁盖，掌握了实权，把卢俊义、呼延灼、关胜、柴进、李应一班投降派拉上山来，结成了死党，从而又排斥了阮氏三兄弟、李逵、武松等一班人以后，他就神气活现了，公开有步骤地活动起来。他经常当着大家的面，鼓吹这支起义军不过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一有机会就刮这股风，下这种雨，逆风霉雨满梁山，把投降路线逐渐地合法化。等到一百零八人排了座次，宋江以“上应天星”为理由坐稳了第一把交椅，投降派已经占了优势。这一下，他更是明目张胆地把投降主义路线硬塞到一百零八人的誓词里，从此，接受招安、替天行道，变成了梁山泊起义军的政治纲领，投降主义路线完全占了统治地位。多么惨痛的结果啊。

“纲领”很快就化作了行动。我们可以在接下去的一些令人气闷的章节中看到，一系列公开的叛变、投降、出卖勾当接踵而来。

第一步，为了跪求一道招安诏书，宋江带了金银财宝亲自跑到京城，找到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家里，表白自己“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要这个妓女代他向皇帝疏通关节，让他举手纳降。

第二步，宋徽宗和一班官僚决定招抚梁山起义军去为他们卖命，来维护摇摇欲坠、百孔千疮的宋王朝政权，派了陈宗善到梁山招安。宋江一听，喜出望外，马上说：“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把他当日为何上梁山，现在为何要投降的卑鄙心理和盘托出。接着就下达命令，张灯结彩，大排筵席，跪接诏书。

第三步，这次招安由于受到吴用、李逵、阮氏三兄弟的抵制，加上权奸作祟，没有成功。宋王朝又派童贯、高俅率领二十余万大军，先后向梁山扑来。宋江不想杀敌，深怕打狗会激怒主子，招安不成。所以处处保护敌人，作日后晋见主子时的见面礼。例如童贯围剿失败，眼看无以逃生，宋江立即有意火急下令收军，放童贯逃命。擒了高俅，以梁山很多人的仇恨来说，本可处决，报仇雪恨；但宋江为了招安，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大恩人。他一见张顺

水绿绿地解到高俅，慌忙下堂扶起，给他换了罗缎新鲜衣服，扶上堂来。请他正面而坐，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要高俅开恩来招安他们，去为“皇上”出力。真是奴颜婢膝到了极点。

第四步，放了童贯、高俅，并不见重新招安的信息，宋江又迫不及待，急急忙忙派燕青再到李师师家里，以最卑鄙的手段取得信任，终于面奏皇帝，疏通宿元景，讨得一纸招安的诏书，正式接受招安，彻底出卖了革命。打那以后，宋江就象他当面向皇帝保证的那样：“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他改编了部队，拆除了梁山的城垣，不知羞耻地以“天兵”和“官军”自居，东征西剿，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把好端端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变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工具。用农民起义军剿灭农民起义军，反动统治者和投降主义头目们的险恶用心逐步变成了血腥的事实。

然而，投降主义不可能通行无阻。由宋江物色提拔并麇集在他周围的一班领袖是坏的，但在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队伍里，还有下层劳动人民出身的起义将领阮氏三兄弟、李逵、武松以及曾同晁盖一起创立了根据地的吴用等一班人。尽管作者为了突出宋江，在许多地方歪曲了他们的形象，但是并不能抹杀他们反对招安的事实。他们同宋江进行了一次次针锋相对的斗争。请看，宋江篡了权，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叛徒本性大发作，在菊花会上唱起“日日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滥调来，便引起了激烈的反对。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得粉碎。招安开始以后，斗争更为激烈。李逵见宋江到李师师那里搞投降活动，便一把火烧了妓院。陈太尉带诏书到梁山，阮氏兄弟和李逵等人便一心想打破招安计划，他们捅漏了船，差点把陈太尉淹死；李逵把诏书一把夺来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拔拳便打，众弟兄一齐发作，吓得陈太尉屁滚尿流。后来高俅诱降，假意招抚，暗里却布置兵马，要把梁山将领一网打尽。宋江密切配合，号令众头领一起就范。吴用识破了高俅的阴谋，将计就计，一面出其不意，一箭射死“天使”，一面布置兵马杀得高俅大败亏输，又一次挫败了宋江的计划。

很可惜，这些反对派有的没有把斗争进行到底，有的则受了骗，上了当，停止了斗争。自然，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是作者为了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作为反衬来表现的。然而在作者的颂歌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点，在革命队伍中，一旦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领导权被宋江一批大地主、大豪绅、大野心家所把持，他们就会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反对派进行疯狂的镇压，并强制执行投降路线。大家不是可以看到，菊花会上，李逵出于义愤，站出来反对招安，宋江不就凶相毕露，动不动以破坏“法度”为名，喝令把他推出斩首，杀一儆百吗？陈宗善、高俅来招安时，众头领拿出武器，要杀他们，宋江不就以军令相威胁，压得大家不敢动弹吗？最为狠毒的是，征方腊以后，起义将领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地步。然而还剩下一个“反心未除”的李逵。宋江唯恐李逵再起来造反，坏了自己一世的“清名”，竟然在自己吃了御赐的毒酒之后，还卑鄙地利用李逵对他的信任，用毒药把李逵杀害。请看，这些投降派头目对自己的“兄弟”是多么残酷，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为了替地主阶级消灭这支农民起义军，丧心病狂到了何等程度！由此可见，梁山农民起义那么快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来，首先不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局限性造成

的，而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恶果；首先不是农民本身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宋江一类伪君子、阴谋家，为了捞个一官半职，博个青史留名，封妻荫子，乔装打扮，送上门去，出卖了革命。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农民本身的缺点当然是有的，但阶级局限和阶级投降不能混为一谈，失败了的农民起义英雄们永远值得我们歌颂，而投降主义路线的头目们却逃脱不了深重的历史罪责！

从上面简要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叛徒、大内奸、大投降派宋江的面目和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罪恶。《水浒》是歌颂宋江的，因此，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鼓吹投降主义的作品。我们从这个反面教材中可以看到，宋江一类投降主义者，这些革命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怎样伪装，怎样篡权，怎样改变革命的根本路线。它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大叛徒、大内奸，一旦窃取了领导权以后，就一定会同敌人相勾结，卖身投靠，奴颜婢膝，无所不至，革命果实就要断送，军队就要变质，人民就要遭殃。因此，投降主义是革命队伍里最危险的大敌。

这部书是给少年儿童看的。为什么要把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坏书印给少年儿童看呢？目的是让我们的革命接班人从小就知道什么叫投降派。这没有什么坏处。美与丑、善与恶、真理与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无产阶级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来主张充分发挥对立面的作用，主张读一点反面教材，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和运用革命真理。比较幼稚的年轻人也可以有选择、有指导地让他们读一点，这样反而会使他们成熟得更快一些。正确地批判了《水浒》投降主义实质的鲁迅也曾不止一次地这样主张过。对于青年人接触反面材料，他既反对“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看虎狼”，也反对“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他自己对《水浒》的批判，正可以指导和帮助今天的少年读者正确地阅读这部反面教材。可以相信，有机会读到这部书的少年儿童们，一定能更深切地领会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在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中认识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给革命带来的祸害，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当好革命接班人，与一切危害革命事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阻碍共产主义到来的敌人和思潮进行不倦的斗争。这样，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就尽到了。六十四回儿童版出版的时候，我们曾在书前写过一篇介绍文章，但那个介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愿和大家一起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普 通 一 员

史 汉 富

人们都还记得，当杨小玲参加医院革命群众组织时，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奇怪：这孩子怎么也造起反来了呀？

杨小玲是谁呢？喏，那个穿着稍大的白制服的小护士就是。她个儿不高，眼睛也不大，嘴角那点不太明显的黑痣，是唯一能够讲出来的特征，她属于那类不爱显露自己的普通人。她刚从护士学校分配来的时候，王护士长给她领来一套白制服，上身一穿，显得大了一些，但是被服间暂时没有再小的了，答应穿几天再给她换。几天后，谁也没有想起来，杨小玲也没有吭声，这样一直穿到现在。她不善于说话，更不爱叽叽喳喳，人家一逗她，脸就红到耳根。有一次大伙逗着她唱歌，她一急，躲到女更衣室里去了，怎么拖也不肯出来。但她手脚勤快，每次要调动工作，一些老护士都舍不得她走。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她到农村参加了巡回医疗，回来那天，当地贫下中农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万嘱：“明年来吃西瓜！”“不要忘了我们哟！”“一定要来呀！”直到前不久，她住过的那家房东的一个女孩

子叫巧妹子的，还写信称她小姐姐哩。

病房里有个老护士叫吴秀凤，人长得胖敦敦的，待人客客气气，从来不爱管闲事，碰到有争论要她表态时，她总是说，这个有些道理，那个也有些道理。每逢有人吵架时，她便认为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双方都不好。大家叫她“百分之五十”，她听了也心安理得，说自己就是百分之五十。她对杨小玲十分喜爱，总认为杨小玲的脾气十分象自己，平时待杨小玲象亲生女儿一般。当她听说杨小玲起来造反，可急坏了，她破天荒地管起闲事来了。有一次，吴秀凤乘和杨小玲一起铺病床的机会，悄没声儿地说：“小玲，你昏头了呀？这种事是你这样的人做的吗？”杨小玲一边铺床，一边跟她讲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道理。话只有几句，那意思也是报纸上都有的，但不知怎的，经杨小玲一说，吴秀凤听得唔唔直点头。杨小玲见吴秀凤被说通了，便说：“老吴阿姨，你也参加吧。”吴秀凤一听，忙不迭声地说：“唉，唉，我年纪一大把了，算了。你去造反，病房里的事我多做一点。”末了，

吴秀凤又叮嘱一句：“你参加归参加，吃不准的事就少开口。”

杨小玲起来造反了，这对吕登文医生来说倒是喜出望外。吕登文是外科病室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正需要象杨小玲这样勤勤快快的帮手，你看，吕登文写好的标语，不用多说，杨小玲就在恰到好处的场所贴出来了；每逢去院外参加集会，杨小玲总是主动地负责送茶水，还带上一些药品纱布，供集会的群众使用。但是在以前，吕登文一直是瞧不起她的，记得杨小玲来报到的那天，吕登文发现杨小玲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上装，由于太阳的照射，在衣领上明显地留着红领巾的影迹，那条蓝布裤腿的贴边也象是刚刚翻下的，颜色还很深，吕登文打趣地拍着杨小玲的肩胛嘲笑说：“呵，还是个红领巾呐！”杨小玲白了他一眼，那眼睛也不大，说不出她是反感还是觑觑。不过有一点，吕登文实在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红领巾，在巡回医疗时怎么会大闹医疗队，气得大名鼎鼎的医疗队长郑不凡，竟然会攥纱帽不干！

这吕登文和郑不凡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是同窗，那时，吕登文是个尖子，同时兼几门课的课代表，据说还当过年级的什么“官”。郑不凡呢？考试成绩相当一般，但是分到医院后，却是青云直上，当上了住院总医生，他吕登文呢？在手术台上做来做去老是第二助手。论才智，自己的理解能力在科里是有目共睹的；论文字水平，只要看看他那完整简洁的病史记录就会叫你赞不绝口；尤其是他的口才，出口成章，是全院屈指可数的。至于外表，虽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也颇有外科医生的风度。那么是什么原因赶不上郑不凡呢？他想来想去就是一条，郑不凡的父亲是医学院的教授，分配来院前，早就和院里个别权威有过默契，而自己却没有这种背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医院里就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吕登文参加过他们的批判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一次是十几家兄弟医院联合召开批判会，把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罪行批得体无完肤，真痛快！但是没有几天，卫生处派来的工作组召开了推行资反路线的大会，会上，医院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几名负责人被说成有反党嫌疑，当时，吕登文义愤填膺，毅然冲到台上，当众与工作组组长展开辩论。吕登文以他雄辩的口才把工作组组长驳得哑口无言。吕登文当场宣布加入革命群众组织，会上也有不少人跟着参加了，杨小玲就是其中一个。人们还记得，会后，工作组偷偷摸摸要整吕登文，是杨小玲揭发后才给吕登文解围的。

杨小玲宣布造反，并给吕登文解围的行动，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指使郑不凡写杨小玲的材料，郑不凡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写了一份关于杨小玲在农村巡回医疗期间的“反党行为”的材料。

那件事发生在郑不凡带领医疗队下乡的时候。科室党支部书记顾瑶琴曾布置他，乘下乡机会，在县医院搞一项稀有病的科研项目，要求尽早拿出成果。有一次，公社卫生院来了一个咯血病人，那位病人就是杨小玲房东巧妹子的爸爸。卫生院医生请郑不凡一起会诊，凑巧，县医院来了一只电话，说是发现了一个稀有病的病例，郑不凡急于退出会诊，杨小玲在旁劝他等会诊结束再走，郑不凡却借口公社卫生院医生可以胜任，坚持要走。杨小玲忍无可忍，当众责问郑不凡：“你对贫下中农怎么一点没有感情？！”郑不凡从穿上白大衣那天起，还从来没受过任何人的训斥，现在一个小小的小护士竟敢当众教训他，哪里还有什么王法！郑不凡顿时暴跳如雷，声色俱厉地喝道：“这是党支部交给我的重大任务，你懂吗？！”平时老老实实的杨小玲，也不知

哪来的勇气：“党支部这种做法就是不对！”郑不凡悻悻地说：“倒看不出，你这个小姑娘竟敢反对领导。我要回上海向党支部汇报！”杨小玲竟毫不示弱：“我不怕，你不汇报我还要汇报呢！”

郑不凡写杨小玲的那份材料终于被揭露了，群众非常气愤。吕登文更是火冒三丈，到处为杨小玲鸣不平。

今天，医院革委会要召开一个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大会，象平时那样，吕登文将代表外科发言，发言稿照例也是吕登文自己写的。这一次，吕登文的批判稿写得特别快，他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篇最富有感情的稿子，特别是联系到郑不凡的那一段，更是写得淋漓尽致，他相信一定会激起全场群众的愤慨。这一段他用了一些特别句式，比如：“就是因为有了象郑不凡那样的家伙，工作组才敢疯狂镇压群众，战友们，大家说对不对？！（等台下喊：对！）这样的家伙大家说可恨不可恨？！（等台下喊：可恨！）这样的家伙大家说要不要批判？！（等台下喊：要批判！）”

吕登文把科里的群众集中到会议室，感情洋溢地读了那份发言稿，果然博得了一些人的好评。连“百分之五十”的吴秀凤也表了态：“郑不凡对我们小玲真是太厉害了，是要触触他的灵魂。”吕登文听了高兴地说：“好，大家同意就鼓掌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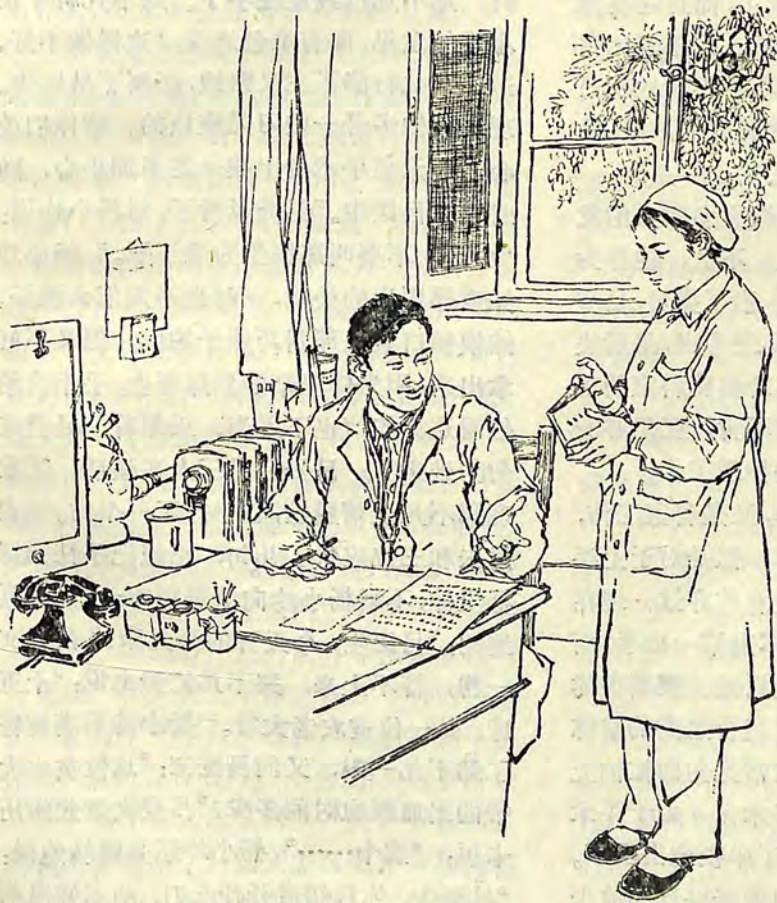
掌声未起，坐在窗边一直没说话的杨小玲便站起来了，还没有开口，她的脸就涨得绯红，她站在那儿，楞了好一会，才声音文雅地说：“吕医生，这样写不好。”吕登文忙笑着说：“你不要怕，谁敢报复就砸他个稀巴烂！现在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说了算。”杨小玲说：“不对，是党领导着我们进行战斗，我们都要听党的！”人们惊讶又而尊敬地望着她，只见她庄重地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红色办公大楼的门前，一块乳白色的医

院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在绿荫掩映中显得十分醒目。多么庄严呵，杨小玲看了，心情激荡，她转向大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认为郑医生的错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吕登文脸色难看地说：“可是不要忘了，他对我们这些人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对他也不能抱菩萨心肠。杨小玲，我说你呀……”吕登文要以连篇累牍的词藻来说服杨小玲，只见坐在旁边的吴秀凤拉了杨小玲一下说：“人家吕医生为了你，你怎么能这样。”吕登文得意地说：“我倒不是为了她一个人，而是为了我们科室永不改变颜色，为了革命，为了……”杨小玲实在听不下去，她怀疑地望着吕登文，她的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里却充满了机智，她冷静地说：“为了革命？我问你，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吕登文毫无防备，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

只见杨小玲转身走了出去，大家面面相觑，惊愕不已，不一会，杨小玲手里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进来了，她慎重地打开第一页，认真地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第一句就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认为郑不凡有错误是要批评，但他还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把他当敌人看待。”吴秀凤不禁站了起来，凑近杨小玲，看书上的那段话，她接着杨小玲的话说：“我看杨小玲讲得有道理。”吕登文一时被杨小玲讲得无话可说，吕登文想不到自己这张铁嘴竟被这个笨嘴笨舌的小姑娘击败了。这时听了吴秀凤的话，倒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你这个‘百分之五十’又来这一套了。”这话不说尚可，一说却引起了公愤，王护士长首先表示同意杨小玲的看法，很多人也支持这个意见。吕登文见了，心中怏怏不乐，便说：“本人水平

有限，没有写好。大家既然有不同的意见，那就作废。我们应该充分发扬民主，我的意见是否请杨小玲重写一稿。”

大家知道杨小玲说话不多，很少写文章，平时她做了一件很生动的好事，你去问问她，她也说得干巴巴，要她写，更是一口拒绝了事。现在吕登文要杨小玲写一稿，这不是明摆着的要难难杨小玲吗？但是几个青年护士不平地对杨小玲说：“写就写，小玲，我们帮你一起写！”吴秀凤急了，连忙扯扯杨小玲的衣角，叫她不要吭声，但是已经晚了，杨小玲鼓起勇气说：“好，我来试试。”几个青年护士加上王护士长兴奋地你推我拥，把杨小玲拉进了女更衣室，吴秀凤也不放心地跟了进去。



会就这么散了，吕登文望着女更衣室，心里忐忑不安。他见一位公务员正在拖地板，便夺过拖把在女更衣室外面的走廊里打扫起来。那位公务员还夸奖他放下医生架子哩。吕登文虽然手里在挥动拖把，耳朵却向着女更衣室。忽然听见女更衣室里在争吵，七嘴八舌地听不清，吕登文便对着门缝高声地说：“哎，抓紧一点，稿子革委会还要审查呢。”

又过了一会，女更衣室的门开了，杨小玲被大家熙熙攘攘地推在前面。吕登文见了便迎上去说：“大功告成啦？”杨小玲把发言稿交给吕登文：“你先看看，再修改修改。”吕登文接过粗粗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言稿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句也流畅感

人。心里难免有些不服，但想到自己大小也是头头，得要赞扬几句，话说出来却是那样不自然：“蛮好，蛮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说着就把稿子交还给杨小玲。杨小玲没有接：“吕医生，还是你上去读吧。”吕登文一愣，又一喜：“咳，你读也是一样的。”吴秀凤在旁帮着说：“吕医生，杨小玲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你读她读都是代表我们科室。”吕登文突然把稿子朝杨小玲的白制服口袋里一塞：“老是我一个人上台也不好，大家轮流轮流。”在旁的王护士长见了，一把拉过杨小玲：“我早就说他要摆架子，你就是不相信。走，抓紧时

间到更衣室练它几遍。”她不容杨小玲犹豫，边说边拉着杨小玲走了。

批判大会的前几分钟，吕登文匆匆地把杨小玲找来，关切地问：“小玲，你读有困难吗？”杨小玲微笑着说：“没有。”吕登文呆了一阵，又说：“我作为科室头头，刚才的作法不够妥当，在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解铃还得系铃人，我反复考虑，今天还是我上去读吧。”杨小玲想了一想，爽气地说：“你读也好，但要照着大家写的读。”吕登文忙说：“那当然，那当然。”杨小玲把发言稿交给了吕登文，并将里面几处潦草不清的地方细细讲了一遍。

批判会上，吕登文的发言获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连郑不凡也鼓了好一阵。但是鼓得最热烈的要算杨小玲了。因为吕登文遵守了诺言，照本宣读了，而且还发挥了他声调上抑扬顿挫的特长，效果要比自己读好。大会后，杨小玲不声不响地在吕登文的茶杯里，泡了一杯热腾腾的浓茶，吕登文一直没问出是谁泡的。

吕登文那篇关于要团结大多数人的发言受到了全院群众的重视。不久，他作为外科代表，被选进院革会。当了委员，吕登文有时也觉得扪心有愧，几经考虑，最后决定发扬风格：提议让杨小玲负责科室的工作。那里知道杨小玲执意不肯，仍然穿着那件稍大的白制服做她的护理工作。

吕登文又是院的工作，又是科室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尽管这样，但是对于上手术台的机会他是一次也没有放弃过。现在他不再当第二助手了，也不当第一助手，而是做主刀。他做主刀一般只做关键要害的部位，至于皮肤消毒，剥离缝合之类的噜嗦事都留给助手处理。他常常是匆匆忙忙上手术台，又匆匆忙忙下手术台，由于手术粗糙，有几个术后病人到了半夜就出事了。群众很有意见，杨小玲也曾经好意劝他少

排几只刀，但吕登文总是一笑了之。

有一天清晨，吴秀凤看见杨小玲匆忙来医院，神色异常，便问：“小玲，怎么啦？”杨小玲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这是农村那位巧妹子写来的，吴秀凤展开一看，不觉热泪盈眶。杨小玲说：“老吴阿姨，我们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今天给十五床的那位贫农大爷动手术，吕登文是主刀，听说他事先毫无准备。”吴秀凤接上说：“那就不能让他做主刀。”杨小玲说：“我想请郑医生和他换一换，让郑医生做主刀。”“对，这个主意好。”说着两人向手术室走去。

自从吕登文上次大会发言后，郑不凡对他感激不尽。每次手术，他总是非常乐意地当吕登文的助手。而且常常是一早就来做术前的准备工作。当杨小玲她们找到他时，郑不凡已经在洗手了。郑不凡听了杨小玲的意见，面有难色地说：“这样做不好。过去我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压制了吕医生。现在让他多开一些刀是应该的。请你们放心，今天在手术台上我一定多加小心，随时提醒吕医生。”吴秀凤听了，对杨小玲说：“小玲，不要叫郑医生为难了吧。”杨小玲知道郑医生的处境，一时也不知怎么说好。她摸摸口袋里那封巧妹子的信，但又不好拿出来，因为信里牵涉到郑医生，手术前给他看这样的信也不妥当。正想着，吕登文匆匆进来了。吕登文见三人在谈话，又发现郑不凡表情尴尬，心中打了一个结。他走过去和三位应付了几句，正想把手往消毒桶里伸，不料杨小玲向消毒桶前一站，认真地问：“吕医生，今天开的是几床？”吕登文一愣，答不上来。郑不凡忙垫上说：“十五床，是一位贫农老大爷。”杨小玲不满地瞥了郑不凡一眼，又问吕登文：“这位贫农大爷的出血凝血时间多少？”吕登文拿起病历卡说：“这个……”杨小玲还是婉转地说：“吕医生，你只知道开什么刀，却不知道病

人全部情况，术后病人的并发症怎么会不多呢？”吴秀凤也上去说：“吕医生，今天的刀还是照开，我看最好让郑医生做主刀。”郑不凡忙说：“不，不，还是请吕医生做主刀。”吕登文望着郑不凡的神态，心想，这不是虚心，而是心虚。杨小玲的脾气谁不知道，她意见再大也不至于到手术室来阻止我开刀，一定是你老兄做过手脚了。吕登文心里翻腾得厉害，嘴上却说：“谁做主刀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郑医生，今天就你来吧。”

.....

手术还没有完全结束，吕登文就走了，因为下午有一个全院大会，革委会主任老葛要他主持，他要作番准备。老葛是原党委副书记，当了革委会主任后，很注意团结人，培养人，群众大会经常请委员们主持。

吕登文是憋着一股子气主持大会的。大会中间，突然，有人向主席台递来一张小纸条。吕登文一看，脸上象被什么刺了一下，痉挛一般地抽搐了几下。坐在旁边的老葛以为出了什么事，忙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普通的小纸条，是署名为“外科一群众”写的，内容很简单，建议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一支巡回医疗队下乡。老葛看了对吕登文说：“你们外科的革命群众真是不错，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吕登文听了，紧张地说：“这是阴谋！”老葛疑惑地望着吕登文，只见吕登文激动地站起来，举起话筒，声调异常地喊道：“战友们，同志们，我院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复杂的。就拿我们外科来说吧，围绕着一把刀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外科的一小撮人把持了手术台，现在，我们占领了手术台，他们肯甘心吗？不会的！”台下群众一下子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坐在旁边的老葛也奇怪起来，吕登文怎么把矛头指向群众了，这和上次的发言是多么不相称呀？

吕登文当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想的是：如果这个倡议被采纳，自己就要带头下乡，他又从小纸条联想到上午在手术室的那场戏，就怀疑有人要夺他的一把刀，心中十分恼火。他举起小纸条，大声地说：“现在就有这么一张纸条，要赶我们这些人下乡去，我们下去了，这刀谁来开呀？这不是明摆着的一场反夺权的阴谋吗？我说他们真是利令智昏，太不聪明了，我们可以明确的回答他们：你们要赶我们，我们就是不干！”

台下有些骚动了，老葛阻止吕登文说：“这事调查以后再说吧。”吕登文并不理睬，继续激昂陈词：“说来也可笑，这是一张匿名的纸条，为什么连名字都不敢写呢？还冒名什么外科一群众，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吕登文自从上次大会发言，收到意外效果以后，变得头重脚轻，忘乎所以起来。他的口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开口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虽然往往夹杂一些知识分子的腔调，玩弄词藻，哗众取宠，把一句简单的话颠来倒去地拆成七八句，但是辩论起来，倒经常是旗开得胜，驳得对方毫无招架之功。现在经他这么一煽动，果然起了一点作用，有少数几个人愤怒地站起来谴责那个写纸条的人。吕登文也故意让会场骚乱几分钟，然后便得意地说道：“有勇气的就站出来辩论辩论嘛，哼，我料定他就没有这个胆量！”

是呀，这样的对手，这样的场合，谁还敢站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吕登文把目光往台下一扫，狠狠地盯在郑不凡身上。台下群众早就听出吕登文指的是谁，也都把眼光投向郑不凡，郑不凡抬头不是，低头不是，显得侷促不安。难道真是他写的？人们在思考，台下突然出现瞬息的沉默。

“我写的。”

一个文雅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台下站起一个人，全场群众几乎个个惊愕了，说话的原来是杨小玲！

怎么会是这个小家伙写的呢？全院一千个职工，有九百九十九个知道杨小玲老实，在这么大的场面上抛头露面，这还是第一次，难怪她刚说完“我写的”三个字，脸就涨得绯红了。好些人不免为她担忧起来。

吕登文见杨小玲站出来承认是她写的，不免为之一惊。但他又很快恢复了常态。他望着台下的杨小玲，以一种长者的口吻说道：“我不理解，很不理解，杨小玲同志，这张纸条怎么可能是你写的呢？”

“是她写的。”说话的是吴秀凤，场上有的人听了很吃惊，多稀奇呀，这个‘百分之五十’今天怎么的啦？

吕登文说：“那就更不能叫人理解了，杨小玲同志，象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呢？……”吕登文停顿了一下，大家知道，每逢他要发挥说话艺术时，总是这样的。但这次是个例外，吕登文想起上次为发言稿一事被击败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今天这样的场合他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吕登文估计对了，没容吕登文说下去，杨小玲已经三脚两步地跑到台上来了。

杨小玲站在台上，虽然有些激动，但并不显得忸怩，而是大大方方地面对群众。人们吃惊地望着她，她的眼睛虽不大，但是明净深邃，那闪亮的目光充满着智慧和力量。

“同志们，”杨小玲声调平静地说话了，话说得很朴实。她没有用话筒，但宁静的会场上，她的话字字句句扣人心弦，“昨天，我接到一封贫下中农的信，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

这封信就是那位称杨小玲为小姐姐的巧妹子写的。信中悲痛地叙述了巧妹子的

父亲，由于农村缺医少药，又查不清病因，多年咯血不止，最近去世了。巧妹子写道：“亲爱的小姐姐，我妈妈要我写信对你说，爸爸死了，没有办法了。但是队里还有不少伯伯、叔叔、婶婶、姑姑要看病。妈妈听说你起来造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反了，很开心，她要我问问阿姨叔叔们什么时候到农村来……”

这是一位只读了几年书的小女孩写的信，写得多么的纯朴感人！杨小玲声音激动地念着，眼前不断展现着那年和这位贫农大伯一起生活的情景，又想起郑不凡不肯会诊的那个场面，悲愤交集。

老葛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台下一片声浪，顿时口号此起彼伏。

这时，有一个人跨着沉重的步子走向主席台。那是郑不凡，他把捏着的双手放在胸前，十分沉痛地说：“这位贫农大伯去世，我是有责任的。我坚决要求到农村去，与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彻底决裂。”杨小玲走近郑不凡说：“对，郑医生，我和你一起去！”吴秀凤也站起来说：“杨小玲，我和你们一起去！”王护士长也举起手说：“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顿时，上千只手臂如林立一般。“到农村去”的呼声象松涛一样在会场上空翻滚。老葛转过头来同吕登文和旁边的几名委员低声商量了一会，站起来宣布：“我们革委会支持杨小玲同志的倡议，会后立即开会具体研究一下，组织一支医疗队到农村去！”哗——掌声经久不息，景象甚为壮观。

这时，老葛把话筒又推到吕登文面前，吕登文站起来沉重地说：“我十分痛心，冤枉了自己的战友。杨小玲同志的倡议说出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的心愿，我坚决支持，并要求革委会批准我去农村。”

吕登文去农村了吗？没有。在最后落实名单的时候，吕登文跑来和杨小玲商量：“小玲，真没想到我们科里要求首批去农村的人这么踊跃。但是名额有限，不能大家都去，医院的工作也要兼顾，我考虑再三，自己手下工作实在脱不开，反正这批不去下批去，你看怎么样？”

杨小玲说：“名单要让科里群众讨论。”

吕登文说：“这问题不大，关键是你的意见。”

杨小玲说：“要是大家都同意你不去，我也不反对，不过有个条件。”

吕登文想，她怎么变得难弄起来了？便说：“可以，可以。”

杨小玲说：“你要总结一下，造成几个术后并发症的原因，开会向大家汇报。”

吕登文十分不悦：“很——很好。”

吕登文留下来了。杨小玲被任命为这批医疗队的副队长，这次杨小玲没有推却，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带着一支朝气蓬勃的医疗队奔赴郊区农村。

老护士吴秀凤由于年龄太大，也留下来了，她虽然很扫兴，但是看到杨小玲当了副队长，那不悦之情也得到了弥补。尤其是那次大会后，群众不再叫她“百分之五十”了，她更感到满足。此后，她几乎是事事参与，样样都管。特别是对吕登文，自那次大会后吴秀凤不知为何老是看不惯。当她发现吕登文在医疗上漫不经心时，就说：“哎，不要犯老毛病呀。”每逢杨小玲来信时，她就说：“你医疗队不参加，下去望望大家总走得动吧。”吕登文见了真叫头痛。心想，你当“百分之五十”不是蛮惬意吗，何必这样呢。因为吴秀凤是老护士，吕登文也只好礼让三分，不去计较，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算了。

但是两个人的矛盾还是激化了，事情发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

原外科党支部书记顾瑶琴，是护士出身，运动初期，工作组让她担任医院文革主任，跟着执行资反路线，群众意见较大。靠边后一直跟吴秀凤做护理工作，表现不错，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较好。老吴曾向吕登文提出是否可以解放顾瑶琴。吕登文听了正颜厉色地对她说：“老吴，你这种想法危险呀，当心别人说你和顾瑶琴同流合污，是复辟思想。”那时，吴秀凤还是个“百分之五十”的人物，听吕登文一讲，就不再作声。后来院里很多干部站出来与修正主义路线决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获得了群众的谅解，一个一个解放了，吴秀凤再次向吕登文提出顾瑶琴的问题。吕登文严肃地说：“顾瑶琴问题严重，情况特殊，解放问题要迟一步。”这时的吴秀凤已经不是‘百分之五十’了，她和几个同志一起去问老葛。老葛认为只要顾瑶琴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取得群众的谅解，是应该解放的。并要求他们科里拿出初步意见，供全院讨论。顾瑶琴经过多次亮相，态度很好，虽然群众不要她检查，她仍然广泛争取群众的帮助。但吕登文总是说：“顾瑶琴至今仍然抱着资反路线的僵尸不放，没有正确对待群众。”坚持不同意解放顾瑶琴。

顾瑶琴在哪一点上没有正确对待群众呢？吴秀凤想起来了：就是在杨小玲提出的讨论术后并发症的会议上，吕登文作了检查后，顾瑶琴联系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判，同时，对吕登文的错误缺点也作了严肃的批评。会后，吕登文忿忿地对吴秀凤说：“其他人的意见我都可以接受。但顾瑶琴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品足！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老吴，她跟你工作，你要多帮助她。”当时吴秀凤没有作声，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毫无道理。她对吕登文说：“我认为上次顾瑶琴批评你是对的，这也是很好的亮相。什么没有正确



对待群众，我看就是没有正确对待你。——噢，不对，是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对待你。”吕登文听了吃了一惊说：“你别误会，顾瑶琴的问题我清楚。”“你清楚就讲出来嘛。”“哎，有些事情，一般群众不便知道，反正有材料。”“你别虚张声势了，你不同意解放，我们解放她。”

于是吴秀凤便和王护士长商量，不要顾瑶琴跟她做护理，不少人支持吴秀凤。吕登文可火了，一连开了几次批判会，高喊打倒顾瑶琴的口号。顿时，围绕顾瑶琴的问题科室里形成了“解放派”和“打倒派”。事情闹得挺大，革委会派调查组下来，表态要解放顾瑶琴。吕登文不服，提出要杨小玲回来，他坚信杨小玲是会支持他的。

杨小玲要回来了，吴秀凤多高兴呀！她

一早就守候在院门口，远远看见杨小玲步行过来，便连奔带跑地迎了上去，就象见了自己孩子似地上上下下打量不停。杨小玲还是穿着那件留着红领巾影迹的蓝布上装，还是那条贴边下翻的布裤，眼睛还是那么大，个儿还是那般高，唯有嘴边那粒黑痣已难以辨认了，那是由于脸被太阳晒黑的关系。表面看来几乎啥也没变，就连那脸红的缺点也没改掉。可是吴秀凤呀，你这么个打量杨小玲，怎么不叫她羞红了脸呢？瞧，路边多少行人在望着你们呀。老吴终于察觉到了，她拉着杨小玲就走。

吴秀凤边走边向杨小玲灌输她们“解放派”的观点，杨小玲停下步子说：“老吴阿姨，谈谈我的看法好吗？”吴秀凤说：“我就是要你表态。”杨小玲诚恳地说：“我觉得这样搞‘解放派’的做法并不好。”“什么？！”吴秀凤大失所望。杨小玲继续说：“一个科室分裂成‘解放派’、‘打倒派’，这种做法不利于革命的深入。老吴阿姨，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要团结，千万不能搞分裂。”“什么？我在搞分裂！”吴秀凤大吃一惊，她再次望着杨小玲，突然，杨小玲一下子变得不认识了，吴秀凤克制不止自己：“好，好，我——搞——分——裂！”说着气虎虎地走了，任凭杨小玲紧追急呼，怎么也没赶上她。

杨小玲和吴秀凤争吵的消息很快传给了吕登文，吕登文相当得意。他欣然去找杨小玲。心想不管你杨小玲态度如何，在处理顾瑶琴的问题上，我是有把握说服你的，当然不能再用口才了，而要用真家伙，只要我把手中材料一摊，你一定会和我站在一边。

吕登文在病员活动室里找到了杨小玲，杨小玲已经穿上了那件稍大的护士制服，在和病员交谈。病员见吕登文找杨小玲，便告退了。吕登文一见杨小玲，就感到她变了，她的眼睛虽然还是那么大，但

看上去总觉得闪闪亮亮,比以前明净多了,那也许是晒黑的脸色反衬的缘故吧。

吕登文坐下来问长问短地寒暄了好大一阵子。杨小玲终于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吕医生,科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噢,那再好没有了。小玲同志,以前我在处理郑不凡医生的问题上矛头指向群众,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我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我们应该矛头向上……”“向上?”“那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干部,我对其他干部的解放也是支持的,问题是顾瑶琴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不这么看,顾瑶琴从小就做童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她无非是工作上犯了一些错误,况且有了较好的认识。”“她整人……”“整人是错误的,但已经作了检查。”“不,小玲同志,识别一个人不容易呀,你不知道,顾瑶琴是一个心狠手毒的人哪!你不相信吗?我只要给你看一份材料,你就看穿她了。”杨小玲楞了一下:“噢?”吕登文带着一种无法掩藏的得意说:“我给你看,不过千万要保密,只好你我两个人知道。”说着便拿出一份材料。那是顾瑶琴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给院党委的一份绝密材料,上面写着外科一些人的情况,其中有:“吕登文,多次顶撞党支部,影响领导威信,应予调离。”“杨小玲,大闹医疗队,影响极坏,建议给予警告处分。”

吕登文用凝视的、探察的目光看着杨小玲的脸部表情,果然,杨小玲被那份材料激怒了,脸色涨得通红,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目光,她突然站立起来,把那份材料往桌上一拍。吕登文一惊一喜,忙按着她的肩膀说:“冷静些,冷静些。”杨小玲一手推开吕登文的手臂,怒不可遏地说:“什么冷静不冷静!我问你,这份材料怎么在你的手里?”吕登文猝不及防,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偶然看到的。”“为什么不交给组织?”“那,那……”“那是因为牵涉

到你个人的问题吗?吕登文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吕登文顿时丧魂落魄,差一点没昏倒在藤靠椅上。静静的病房,此时显得异常的静谧。杨小玲平静了一会,严肃而又诚恳地说:“顾瑶琴的这些错误,我们并不是今天才知道,群众已经批了很多次,她自己也反复作了检查,她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我们怎么可以老是耿耿于怀,揪住不放呢?吕登文同志,我们造反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可以是为了个人翻身出气,为了弄把交椅坐坐吗?不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重新教育人,把革命进行到底。最近我在农村参加巡回医疗时,听了一位县委书记谈我们党的历史。为什么有的人一直能把红旗扛到今天,而有的人却中途垮了下去?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为了什么去投身革命,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时候,人们都会遇到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吕医生,今天,我们不也是面临着这个考验吗?”说完,杨小玲便把自己在农村的思想汇报交给了吕登文……

变了,我们的杨小玲变了,她在革命的浪涛中变成了一个聪明的水手,一个勇敢的战士!

经过院革委会的讨论,吕登文的错误要在科内检查。

消息传开,吴秀凤又气又急,逢人便说象吕登文这样的人不能再当革委会委员。开会前,她找到杨小玲。杨小玲见她那副神态,笑着问:“老吴阿姨,看来你真要对吕医生采取革命行动啦?”吴秀凤说:“也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不过是让他下来罢了。”杨小玲故意嗔怒地说:“那我可要‘造你的反’。”吴秀凤正色地说:“小玲,你想过没有,这样的人还当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那还象什么革命委员会?”杨小玲听了,很

有份量、很有感染力地说：“当然还是革命委员会。吕登文又不是坏人，即使是坏人，我们也还是革命委员会。老吴阿姨，你知道吗？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是在南湖船上开的，在这只船上就出过坏人，但是南湖的水浑了没有呢？没有。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上也出过坏人，那么井冈山矮了一截吗？也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出了坏人，但我们的党却变得更加团结坚强，更加光荣伟大了。那么，在我们革命委员会里出现个把坏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何况吕登文是我们的同志呢！”

谁能理解，一个不善于言辞的女娃娃竟然说出了如此深刻的哲理！亲爱的党，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啊，过去，你把多少个羊倌牛娃推上了历史舞台，今天，你又把千万个红领巾造就成一代新人！

吴秀凤听杨小玲这么一说，深情地望着她那黑里透红的脸庞，疼爱地说：“小家伙，真变了，变成个大人了。”杨小玲慌乱而又亲昵地挽着老吴阿姨的手臂，一起开会去了。

吕登文在检查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群众对他的错误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也有几个人提出要严肃处理吕登文。吕登文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独，这样的无能。

这时，杨小玲发言了，她说：“大家讲得很好，我不重复了。现在我想补充几句不一定合大家胃口的话，我要给吕登文同志说一些好话。”接着，杨小玲实实在在地摆了吕登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最后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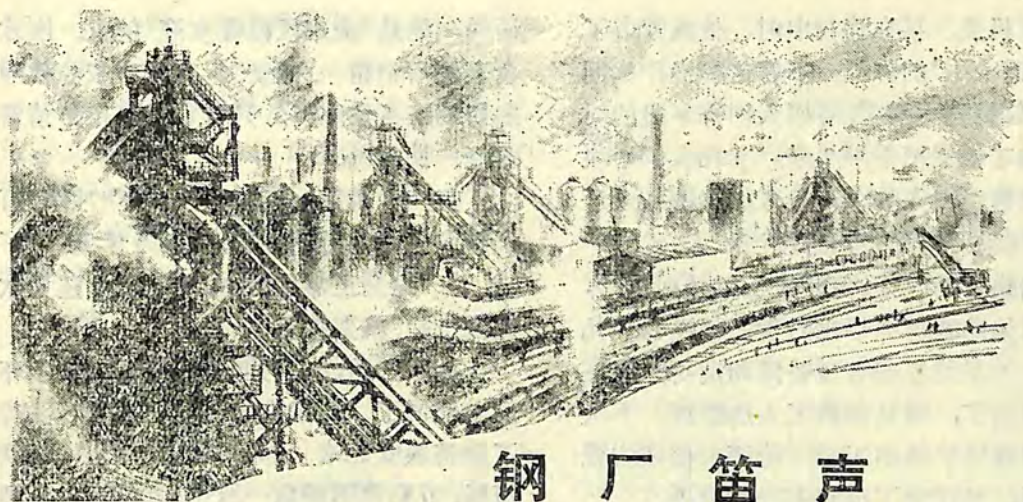
说：“我觉得，只要吕登文同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他仍然可以是我们的—位好同志，好领导。”

哗——一阵热烈的掌声。吕登文楞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杨小玲会这样看待他，群众又是这样的通情达理。一番话，一阵掌声，顿时，吕登文精神焕发。吕登文望着杨小玲，反复地深思着：论职务，论才干，论造反早迟，自己都赶过杨小玲，但是为什么杨小玲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反而得到群众的爱戴，而自己又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孤立了呢？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自己又将成为怎样一个人呢？想到这里，不寒而栗，他狠下决心，要象杨小玲那样，走到工农群众中去……

补记：好几年后，有一天——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笔者有机会去参加—次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十周年—的大会，会上表扬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中有一个先进集体是赴山区医疗队，队长在会上谈了加强世界观改造的体会。队长就是吕登文。吕登文在体会中提到了杨小玲的名字，坐在笔者前后左右的人纷纷打听，杨小玲是谁？有人说是干部，有人说是医生，但谁也说不清楚。有一位说：“反正榜上无名，总是医院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吧。”

是的，杨小玲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她只不过是今天生活在我们祖国土地上的亿万无产者当中的普通—员。

(插图：昭 亚)



钢厂笛声

刘观德

七月里一个少有的大热天。

旭日跳出东海，驱散了灰蒙蒙的浊雾阴云。巍然屹立的三座转炉，显得更加挺拔雄伟。

车间党总支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从今天起甲、乙、丙三班之间开展劳动竞赛，高温夺高产。打第一炮的甲班，一上阵就给高温来了个下马威，把乙班保持的高产纪录朝后甩了老大一段。你看，时已接近交班，车间里还马达轰鸣，氧枪呼啸，领行车的哨子此起彼伏，形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工人们一个个脸上汗水涔涔，红光闪闪，干劲冲天。由于甲班的劲头大，以至装满了红钢的小火车在运转时象“打摆子”似地簌簌抖起来。

乙班马上就要接班了！

在甲、乙、丙三班当中，乙班向来是高产班。现在，甲班战高温夺高产，创了奇迹，乙班自然不甘落后，必有一场酣战。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今天有点异样，按乙班往

常的惯例，这个时候班里的大小头头都该进车间了。可是今天却见不到一个人影。更衣室周围笼罩着一股子神秘气氛。门呀，窗呀，关得严严的，有人发现：乙班的头头、骨干全在里面呢！这就使人们产生了好奇心。门外围了一圈人，有的站在石条凳上踮起脚尖从气窗朝里张；有的眯起一只眼睛从门缝往里瞧；有的干脆把耳朵贴在门上。更有人叽叽喳喳地在议论。这时，乙班的行车司机陆小冈，一个以预言出名而博得“预言家”雅号的小伙子，走过来拨开人群，双手握拳撬起门来：“这算啥花头经，什么时候啦？还闷在葫芦里干啥？打开门来让大家听听吧！”话刚落音，突然门砰地一声打开了。陆小冈一步迎上去，正好与跨出门来的代理主任陈农浩撞了个满怀。

“老陈，该——”陆小冈话还没有冲出口，定睛一看，乖乖，陈农浩正拉长着脸在瞪他：“魂落啦？”

陈农浩是一九六六年的技校毕业生。长得身长、手长、头颈长，一双细细的眼睛

显得很机灵。早在读初中时，他就养成了欢喜“露一手”的脾气。不管老师提什么问题，他总是先不举手，等别人回答不出的时候，他才慢慢把手举起来。文化大革命唤起了他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热情，进厂后，他主动要求到铸钢工段当工人，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和孟三根是师兄弟，师傅对他的教育抓得比对孟三根还紧。几年来，他虽然思想有过苦闷和波折，但还是顶过来了，而且颇得工人的好评。不久前被提拔当了铸钢工长。前两天值班主任调走后，又代理了值班主任的职务。

正当陈农浩拔腿往车间奔去的时候，后面有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朝他追去。这小子敞开着白色的炼钢服，胸前弹起两块馒头似的胸肌，浑身充满着劲道。似乎只要屏一口气，腰上束的那条宽皮带就会崩断似的；他个子不高，却很壮实，脸上的络腮胡子直铺到下巴，整个样子是豪爽而又粗犷。他追上陈农浩，喊道：“阿农，师傅给我们的信，你为什么看也不看？他可要我们团结起来炼好钢哪！”

陈农浩转身冲着他吼道：“团结，团结！只要你不存心把我们班撬得七翘八裂就好了！”

对着怒吼的陈农浩，小伙子一点也不计较，反倒很有意思地笑了。这小子名叫孟三根，是铸钢工段的立模组长。刚才在班前核心会上，他与新上任的代理值班主任陈农浩干了一仗。争执的焦点是：乙班的高产竞赛计划该怎么订？陈农浩主张第一点要写上：在任何情况下，乙班的日产量都要保证超过甲班和丙班。孟三根却主张打团体赛，炼风格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乙班都要抢困难留风格，为兄弟班夺高产创造条件。

孟三根虽然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组长，却象个没有头衔的主任。照陈农浩的

话说，他是“班班段段受欢迎”的人。刚才会上他只稍稍一“煽动”，有职有权的代理主任就压不住阵了，只得宣布这桩事情暂时搁一搁再说。

高产竞赛第一天，班里就发生冲突，有人感到担心。孟三根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这是正常生活嘛，别管他，还是吹支曲子吧，就要接班了。”

接班之前，吹会儿笛子，是孟三根多年的老习惯了。他坐在石条凳上，用舌头舔了舔笛膜吹起来。那笛声热烈欢快，朴实流畅，节奏鲜明得象一股出炉的钢水，滔滔地，不疾不徐地流出来……

二

孟三根的父亲也是钢厂工人，孟三根从小在钢厂旁边长大，养成了象钢一样的性格：倔强豪爽。他欢喜说“有骨头的笑话”，因此有人喜欢他，也有人害怕他。甚至同一个人，也会有时喜欢，有时害怕。然而谁都得承认，这小子是个钢锭子一样厚诚笃实的人，丝毫没有哗众取宠的脾气。

中学毕业以后，他分配来到了钢厂，从此便把一颗心全扑在钢铁事业上了。他在车间里究竟干哪个工种，谁也说不准。说他学的是浇钢吧，他又砌平板；说他是立模工吧，他又常常领行车。于是工人们只好说孟三根是“钢铁工”。

这个“钢铁工”虽是个小组长，却总是替工长、主任分担着一份心事，象墙里的柱子暗暗地使着劲。

“高产遇高温，人手紧啊。”有次陈农浩叹了口气说。

“人手紧就给你两个呗。”孟三根好象漫不经心地说。

哟，真阔气！好象他组里的人不是六个，而是六十个似的。第二天占他全组六

分之二的小刘、小姜神采飞扬地来向陈农浩报到了。

钢厂的人手总是紧的。不久，陈农浩的脸又拉长了，可是见了孟三根，他却强作笑脸打哈哈。

“看你憋着心事呢，缺人吧？”孟三根好象学过心理学。

“没……”

“别打埋伏啦，再给你两个吧。”

“你……”

“办法多着哪。”

好象他组里的人马不是四个，而是四十个似的。第二天占全小组四分之二的小张、小王又兴冲冲赶来向陈农浩报到了。

小组成员从六个减少到两个，孟三根开始带徒弟了。值班主任在工作手册上给他挂着号：参加劳动的干部、体验生活的演员、来厂采访的记者等等，都成了孟三根的兵。这些人都心悦诚服拜他做师傅。

“我这里的毕业证书是不容易拿到的呵！”一见面，他就乐呵呵地对人说。然后他把你带到更衣室：“叫什么？来干什么？……”好象个连队干部在考问刚入伍的新兵。他把你的名字写在小黑板上，记在红簿面的工作手册上。“唔，目的性很明确，可是我先给你记个问号，要拿到我的毕业证书还得看行动。”他风趣地说，然后还特意关照你：“你们来劳动的人，大凡都很客气，对我们的‘家务事’不愿意介入，这样冷眼旁观可不好！你们得进入‘角色’，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嘛，对吗？”于是他就在劳动中，观察你的行动，在你的名字后面记上一个个正号，一个个负号。临走时给你“结账”，决定给不给你“毕业证书”。

了解孟三根性格的人，看了他今天的神态举动，便知道他和陈农浩少不了要干上两仗。

三

一接班，孟三根照例在车间里兜着圈子，看看有没有困难要抢。

钢厂的日日夜夜，每分每秒都可能出钢。各班产量计算制度严格得就象运动员的百米赛跑，一秒半秒都差不得的。如果在交班前出的钢，这炉跨班的钢水，接班的即使把它浇铸得如同磨过一样光洁，也拿不到半两吨位。对于本位主义严重的人来说，对这炉钢水的态度，就会怠慢得很。有的甚至找出各种借口，让它降温回炉，不予浇铸。若是钢水在交班之后出，虽然当班的已经把生铁炼成了钢水，却也不能算产量。就象你已经爬了九十九节天梯，因为最后一节没跨上，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因此，个别小算盘拨得厉害的人，逢到交接班，总是头颈伸得长长地望着钟，连打一个喷嚏都在心里计算着过了几秒，尽力要把自己种的庄稼收到自己的仓库里。孟三根有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计算方法。他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他的计算方法一加一减都是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的。他认为只有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人，才在交接班这本永远无法算清楚的账本上白白耗费脑汁。

孟三根走在车间里，心里很受鼓舞。金色的炉台上氧枪呼啸，三座转炉活象吃得滚圆的河马，随着炉前工的手势，文静地抬起头来吸氧透气。混铁炉、转炉、林立的红钢炙红了人们浸透汗水的脸庞。洪亮的出钢钟声阵阵传来，震荡着人们的心扉。炉前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抓首位，破本位，促吨位”九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反映出钢铁工人的决心和气概！

孟三根一面走，一面和准备下班的甲班工人们打招呼。

当他来到三号炉畔，只见钢包车上有

半包跨班的钢水，正散发着热气，如不及时浇铸成锭，就有冷却回炉的可能。孟三根有劲地把拳头一插，想：马上抢砌平板浇它出来。孟三根总是抢包袱背，抢重担挑，抢“份外事”干，见了困难不是皱眉头，而是插拳头。他的面孔好比寒暑表，要是看到他有说有笑，这一天准有硬仗打，准有硬骨头啃；如果他紧皱眉头，那么这一天准是平平静静的，而他可从来不愿过太平日子。

“喂，三根，今天有骨头啃了吧？”陆小冈和赵金永正在帮助平板组抢砌平板，见孟三根那神气，陆小冈兴奋地喊。

孟三根粗手臂一挥：“还用问！只是当心把牙齿啃掉了，明天还要用哪！”说罢腾身一跳，跳上平板干起来。

平板象口底下烧着火的大平锅，赵金永没有穿木拖鞋，烫得直“跳舞”。孟三根笑着说：“老赵，这种舞蹈跳跳还过瘾吧！”

赵金永是来厂体验生活的舞蹈演员，在行车上学了三个月，再来拜孟三根做师傅学浇钢。在孟三根的小黑板上，赵金永一“+”一“-”，功过正好相抵。他没理会三根的话，专注地砌着平板。

砌呀砌呀，成串的汗珠落在火烫的平板上，“嗞——”的一声便化成一股气，散开了。

这时，陈农浩朝三根猛吹着哨子，急打着手势。原来，刚才一接班，陈农浩心里盘算着，来到车间转了转，看看上一班是不是按交接班的制度规定交班。“情况不错！”他想，只要抓一抓，该抢的抢一抢，今天班产量拔个尖还是有把握的。顺利的话，还可以多砌一块平板交给下一班。刚才和孟三根的争执，使他立志要寻找适当的机会表示一下，证明自己并不是不讲风格的人。现在他看见了半包跨班钢水，立即用手势向炉前工询问出炉时间。“大块头”炉长左手伸出两个手指，右手做了个圈，陈农浩

立即皱了皱眉头：两点正。制度规定，这半包接班前出的跨班钢水浇铸出来也算上一班的产量。陈农浩觉得今天是“高产竞赛第一天”，无论如何不能被这种墙外的藤藤蔓蔓绊住脚。回头却见孟三根拚死拚活地在为这半包钢水抢砌平板，自己同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便面红脖子粗地跑过来吼叫道：“喂，你们耳朵都‘伤风’啦？”

孟三根早已看出，陈农浩是把这交接班上的半包钢水当包袱啦，可他还是装作没听到，低着头一个劲地砌呀砌的。

陈农浩见孟三根只是埋着头干活，非常尴尬。他沉下脸，压住气，撸了撸前额，尽量把语气放得平和一些对孟三根说：“三根，我看这半包钢水渣太多，回炉算了吧！”

孟三根猛地抬起头来，两道目光象雷达的电波似地探测着陈农浩的心。半包钢水十几吨，怎么能平白无故地浪费掉呢？

陈农浩见孟三根这副倔强的样子，也不与他纠缠了，转身向行车司机喊道：“钢水渣太多，回炉！”

孟三根突然从月台上猛地一蹿而下，指着陈农浩吼道：“渣太多？钢水里的渣可是你放进去的？”

陈农浩吓了一跳，吃了一惊，退了一步：“你别张开嘴乱说好不好？”

孟三根的脸象孩子似地转怒为笑了：“哈哈……就是嘛，你没丢进渣，怎么好端端的钢水渣会多起来了呢？”

陈农浩这才明白，孟三根是在以他的矛刺他的盾。他顿觉羞愧，想了一想，还是压低声音说：“三根，按规定这包钢水是上一班的呀！”

孟三根说：“什么上一班下一班，我只知道钢水不冷只管抢。”

陈农浩说：“同志，别忘了今天是高产竞赛第一天！”

陆小冈插进来狡黠地补充道：“今天还

是代理主任走马上任第一天哩！”

孟三根说：“什么第一天第二天，我只知道手心手背都是身上的肉，甲班乙班都是国家的钢。咱们就要一个劲地抢！”

陈农浩怕孟三根的憋脾气上来，把借口渣多回炉的事情嚷开闹大，弄得自己下不了台，只好忍气吞声地走了。

四

孟三根喜欢吹笛子，也常常把工厂里的事拿笛子来作比喻，看，钢厂的三班六工段，就象一根笛子上的音孔一样，每个工人就象按在每一只音孔上的手指，谁闹本位主义，不配合，不协作，音就要走调。近几天来孟三根一直在为陈农浩头脑里越来越滋长的本位主义思想而担忧，他决定找时间和陈农浩谈谈心，思想见见面。

可是陈农浩却存心处处躲避着孟三根。吃午饭的时候，孟三根把陈农浩叫住了，想同他约个时间。陈农浩原想走开，但转念一想，这哪是办法啊，如能把孟三根争取过来，乙班在产量上拔个尖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于是他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

“三根啊，”陈农浩充满信心地说：“你我之间不应该闹误会，我从心里佩服你的。你进步的确很快，进厂半年做了团支部书记，前些时又入了党。几年来你把心扑在我们的钢铁事业上，就拿咱们班来说，没有你……”

孟三根把头上的柳条帽摘下来，在石条凳上敲了三下，弹去上面的灰尘。静待着他下面要揭示的主题。

陈农浩错以为自己的话发生了效果，继续说道：“没有你的配合，哪里会月月超产……”

孟三根忍不住叫起来：“哎呀呀，谢谢你，拜拜你，快闭嘴吧！你再捧下去，我要神经衰弱了！”

陈农浩还一个劲地说：“咱们两颗心并作一声跳，干点成绩出来，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咱们的……”

孟三根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他想：我孟三根为党做过多少工作，为阶级炼过多少钢呢？惭愧啊！党和人民用甘露阳光把我抚养成成人，即使我把生命豁在祖国的钢铁事业上，把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下蕴藏的矿石都炼成钢铁，我也是微不足道的啊！陈农浩为什么对自己讲出这样的话来了呢？此刻，他睁大眼睛，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蕴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阿农，想不到你也会使‘软刀子割头术’啦！要我向资产阶级法权投降，把工作的成绩当商品，向党和人民卖高价？哈哈，这种事我还没学会！”

陈农浩讨了个没趣，再也作声不得，又羞又恼的脸上，现出一副尴尬相，憋了半天，才无力地说：

“三根，往后，希望你能够多配合！”

孟三根将帽子往头上一扣，又将帽沿往上一推，严肃地说：“要我配合你搞社会主义协作，那不用说；可是要我配合你搞‘小九九’，那可办不到呀！”

陈农浩吃了个拗口风，呛得脖胀筋暴。

这时一大群人朝这里走过来。有人老远看到孟三根，也不管他在干啥，就喊道：“喂，三根，休息时间怎么没听到你吹笛子呀，快来一段吧！”

孟三根笑笑说：“行！来一段！”他拿出笛子，往钢锭上一坐，斜侧着身子，看得出他是倾注着饱满的感情在吹。激越的笛声把人的心抓得紧紧的。

五

时近交班，突然一场意外的事故发生了。三号炉出钢弄里渣包漏渣，殷红的钢

渣洒了一地，水珠在红渣上直滚，狭窄的小弄里紫雾弥漫，水气升腾。事故把四周的人都吸引过来了。

陈农浩惊慌失措地赶来一看，面孔马上虎了起来。这个时候出这事故，炉里的钢水出不来，岂不是有意和他捣蛋，让他背黑锅吗？他正待发作，突然发觉这只漏渣的渣包怎么是旧的，哎呀，糟糕，刚才他发现这只旧包不保险，就悄悄和下一班准备的新包换了换，眼下哪个又换回来了？他满肚子火的怒火顿时冲了上来，气急败坏地问：“谁干的好事？为什么新包不用，用旧包？啊？”

“是我。”

陈农浩一看，恰恰是他——孟三根。陈农浩还是顶真地重复着那个责问：“为什么偏偏用旧的？”

孟三根坦率地说：“咱们不能只顾自己，应该把……”

陈农浩不耐烦地打断孟三根的话头：“好了，我知道，又是把方便让给别人！”

孟三根笑笑说：“你知道就好。”

陈农浩想训他两句，可是面前这个人物却不同一般啊，他心里暗暗念道：“孟三根啊，你的脑子专门是为别人生的吗？”不过陈农浩还有一丝安慰：还算走运，事故出在快下班的时候，乙班的产量已经超过了甲班，这点事故对自己班妨碍不大了。他抬头一看钟，立刻转换口气对孟三根说：“好吧，你是好心办错事，我不追究，检查也不要你写。”陈农浩以为这样一说，是给孟三根留了个落场势，便一挥手，招呼大家



跟他走。

孟三根偏偏不要这个落场势。抢上一步拦住了他：“阿农，我们应该把事故抢掉，保证丙班一接班就能出钢。”

陈农浩心里咯噔一跳，感到又有什么新花头来了。他耸耸肩膀，苦笑一笑，说：“咱们二号炉在交班前还要出一炉钢哩！”

孟三根估计到，二号炉这炉钢水再继续炼一会儿，将是一炉优质钢，只是要到下一班才能出炉，他理直气壮地说：“革命不分甲乙丙，咱们不能光在自己班的小算盘上做加法，让国家的大算盘上做减法呀！”

陈农浩暗暗骂了一声：“唱高调！”心里嘀咕着：一炉钢水丢给下一班，等于爬到山顶又骨碌翻到山脚下。他想提醒一下孟

三根，今天是夺高产竞赛的日子，可是他的眼光一接触到孟三根，开口的勇气一点也没有了。忽然，他有了主意，于是拔脚快步往外走。那走路的样子好象在说：回头见吧！

孟三根早把陈农浩的心思猜到了。

“喂！”孟三根在他背后短促有力地喊了一声。陈农浩转过身来，注视着孟三根，那眼光似乎说：“你要干什么？”

孟三根象孩子一样咧嘴笑起来：“看你，指挥生产的哨子也丢啦！”孟三根拾起哨子递给了他，意味深长地说：“阿农，咱们指挥生产可不能光靠这只哨子啊！”

陈农浩接过哨子走了。

孟三根转身挥着手朝人群喊道：“同志们，大战半小时，争取在交班之前把事故抢掉，好不好？”

“那还用问？干哪！”众人一个劲地叫起来。

孟三根一头冲进呛人的雾气里，人群象一股风似地压向渣弄。浓雾里人头攒动，若隐若现，现出一派战斗景象。

陈农浩马上意识到二号炉出钢要用二号行车，孟三根清钢渣也要这架行车，得先把行车占住。他朝二号行车驾驶室一看，眉头紧皱了。司机是陆小冈，也是个同孟三根一样性格的人，看来要小陆放下事故是办不到的。这么一想，陈农浩仰脸朝天喊道：“小陆，六号行车缺人哪，你快去支援一下吧！”

陆小冈听说支援人家，一骨碌就爬了下来，朝正在出钢的六号行车那边奔去。

陈农浩正要另找个开行车的，见舞蹈团来劳动的赵金永推着小车过来。陈农浩心里一喜：“这是个学过几个月开行车的人啊！”连忙一把拖住说：“小赵，手里的活先放一放，开一会行车，出钢要紧！”

这时三号炉旁发出一阵一阵的欢呼

声，咣咣咣的金属撞击声。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地上板结着的钢渣被大伙整块整块地撬了起来，只待行车将它吊走。

“哈哈，三根扮杨子荣都不用化装了。”有人望着孟三根红彤彤的脸笑起来。

孟三根见大家的脸全都红彤彤的，也笑着说：“杨子荣是打虎上山，咱们这些张子荣，王子荣却是夺钢出炉，哈……”

孟三根说着笑着走到二号行车下，从吊钩上取下链条，一仰脖子喊道：“行车往东，吊钢渣！”

行车隆隆地向东滚去。

“嚯嚯嚯！”远处传来急促的哨子声，陈农浩涨红脖子喊道：“行车！回来！向西，吊钢包！”

司机无所适从，行车嘎然刹住了。

孟三根朝陈农浩走过去。

陈农浩心里发誓：这一回，无论如何不再退让。于是象头摆好架势的斗牛，等着孟三根上来。

不料孟三根并没与他争斗，从口袋里摸出只盐萝卜头来，笑嘻嘻地递给陈农浩：“咬一口试试，先发发汗吧！”

陈农浩不睬他这一套，强硬地说：“哼，别以为吃了你的萝卜头，我就会心软，让你领着行车去拖‘锅巴’！”

孟三根顶上一句：“哼，你别以为给你萝卜头是在乞求你！”

陈农浩吹胡子瞪眼睛说：“我早说过了，你不把咱们班撬个七翘八裂是不肯罢休的！”

孟三根爽朗地笑起来：“对呀，这回你可说对了，我就是要把你的本位主义撬个七翘八裂才罢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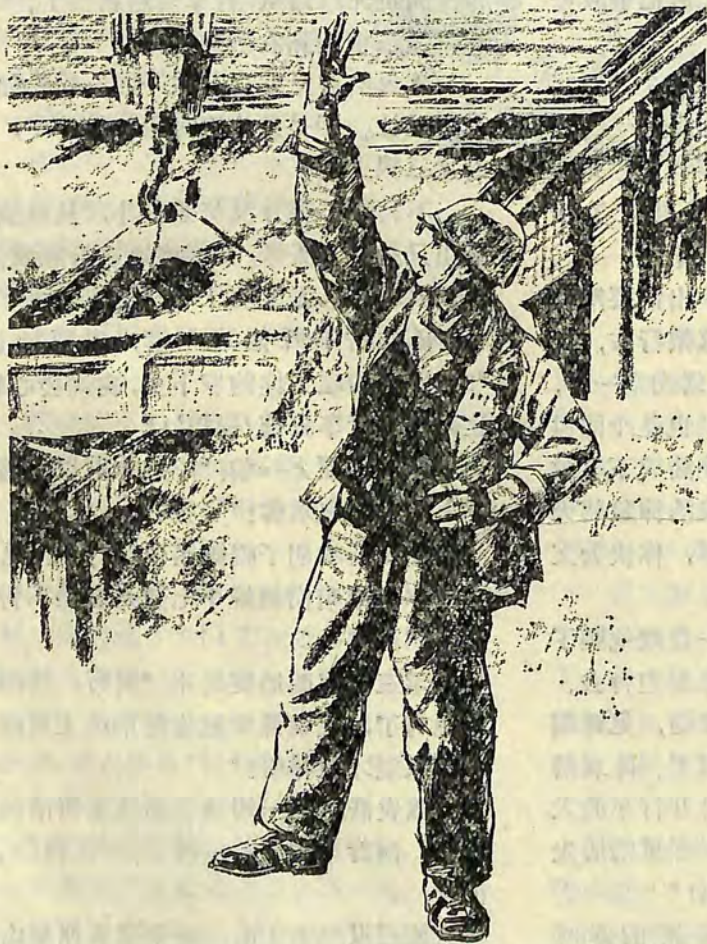
陈农浩不顾一切地举起链条朝吊钩上一挂，向行车司机猛一挥手：“往西，吊钢包！”

孟三根疾步上前，一个双臂顶泰山的

动作，取下链条朝地下一掷：“今天是我领行车。”说罢朝上喊道：“行车往东！”

陈农浩气急败坏地拾起链条还要往上挂，可是不知是因为太气太急，还是吊钩迅速升高的缘故，他怎么也挂不上去。

驾驶室里的赵金永，心里牢牢记着孟三根对他关照的那句话：“不但要破自己的本位，而且要进入‘角色’”，他再也不徘徊了，把准了方向，把行车向东开去。陈农浩还想发作，这时渣弄里的工人们赶过来，闹哄哄地指责他不该为了抢出钢，把一炉可炼成优质钢的钢水炼作普通钢。陈农浩感到理亏，只得憋着怒气，在众目睽睽中快快走出车间。



六

黄昏时分，天上的云彩变幻出各种形状，染上了各种色彩，好看极了。宿舍四周盛开的美人蕉，展开了它那含羞的瓣蕊，准备吸取甜润的夜露，同时也放出一股醉人的清香。

孟三根替陈农浩买了四两饭和一盆他最爱吃的椒盐排骨，端到宿舍里。

“老师兄，别把头晒扁了，起来吧，椒盐排骨外带笛子伴奏。”孟三根撩起蚊帐，笑嘻嘻地对陈农浩说。

陈农浩假意翻了两次身，孟三根请了两次，他才慢慢坐起身来。其实，陈农浩根本没睡着，他把班里发生的事情想了又想，特别是和孟三根的争论和分歧，他更是认认真真地琢磨了很久，渐渐地，感到自己确实没占住理。可是他又不愿一下子认错。

“怎么样，先听个笛子独奏，再吃椒盐排骨好不好？”

陈农浩没有答理。

“没意见？那就算通过了！”孟三根自说自话着，把笛子横在嘴边，下试了几个音。随着那笛声在人眼前仿佛展现出一幅幅欢快热烈的场面：汹涌澎湃的浪潮，奔腾不停的马蹄，欢乐激昂的劳动号子……曲调的顿挫抑扬、缓急高低，百变不乱，入耳动心。这时四周格外静谧。阳台

上停下一群不知名的小鸟，不吵不闹地蹦跳，“知了”也不再鼓噪。陈农浩沉闷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突然笛声陡然止住，陈农浩顿觉遗失了什么东西似的，心情又有点沉闷起来。

“怎么样？再听一个吧！”孟三根呷了口茶笑笑问。

陈农浩点点头表示赞同。孟三根又吹了起来。

天哪，孟三根在吹啥名堂？节奏不协调倒罢了，更有那几个装饰音好象存心哗众取宠似地争着发音，使整个曲子显得滑稽可笑。陈农浩禁不住问：“这是啥曲子啊，叫人听了想呕哩。”

孟三根叹了口气：“是啊，有的手指闹本位，只想突出自己的吐音，结果叫人听了只想呕啊！”

陈农浩听出孟三根话里有话，收敛了笑容，委屈地说：“我真弄不懂，为什么你听了咱们乙班冒尖，心里就不舒服。”

孟三根意味深长地说：“对了，就象刚才你听了这支曲子不舒服一样啊！你想想看，一根笛子六个孔，一只手指一只孔，只要一只手指不顾全整体，只顾突出自己，就破坏了整个曲子的协调，就吹不出好曲子来，这个道理也和咱们炼钢一样。如果算上一班吨位的半包跨班钢水不抢，如果要影响下一班的事事故不及时排除，成百吨的钢水就会从我们这种本位主义思想的漏洞里白白地漏掉！”

陈农浩听了这话，看看笛子，又看看孟

三根，垂头沉思起来。

孟三根深邃的眼光一闪，说：“我们都是工人，可是我们要彻底挣脱资产阶级长期来束缚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也得有自觉战斗的精神呀！”

陈农浩抬起头，朝窗外看着，想着。

钢厂的夜晚，犹如洒了一片晶莹闪亮的金珠。远处的高炉象燃烧着的火炬，擎天柱般地屹立着。那幅“抓首位，破本位，促吨位”的巨幅标语，在灯光火海中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陈农浩把眼光停在这幅标语上了。

孟三根说：“阿农，你一定在痛恨自己为什么犯本位吧？关键就在于你没有抓住这个首位呵！我们只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才能破除头脑里的本位主义思想，才能象吹笛子那样几个手指有条不紊地配合好，为革命炼好钢呵！”

陈农浩有所悟地点点头，忽然，他抓住孟三根的胳膊，神采飞扬地说：“三根，你教我吹笛子罢！”

孟三根哈哈笑了一阵，说：“那好啊，只怕你那六只手指各行其事，不听指挥呀！”

陈农浩说：“你放心吧！它们一个也不会闹本位的！”

吃罢晚饭，两人坐到凉台上，孟三根果真教起陈农浩吹笛子来了。于是那动听的笛声，在钢厂上空回旋萦绕，扩散开去……

（题图：俞子龙 插图：张培础）

金山工地诗抄



书记的铲锈刀

严忠喜

书记有把铲锈刀，
先辈留下的“传家宝”。
刀口铮亮钢音脆，
柄上刻着指痕道。

记得他头回来工地，
一眼爱上了这把刀：
“咱是文化大革命出炉的钢呵，
正用得上这把铲锈刀。”

带着它出征走岭南，
烈日下冶炼多少遭；
带着它挥戈奔塞北，
雪峰上淬火好几道。

入党以后当书记，
他弹着刀刃鸣警报：
“铁锈污斑不除尽，
再硬的好钢要烂掉！”

百里海滩绘宏图，
手中刀柄握更牢。

闪亮的铲印一串串，
铿锵的脚步不偏摇。

管道在刀下伸长，
油罐在手中拔高。
清晨朝霞来调彩，
入夜银河泻飞瀑。

脚手架边抓学习，
他带头发言提问号：
“污泥腐土不铲除，
宏伟大厦怎建造？”

工棚里讲解马列的书，
时代的列车在呼啸，
《国际歌》声伴理想，
眼前飞展金光道。



“争气方案”要下马，
他带头贴出大字报，
洋奴哲学一刀铲，
风雨中炉架整体在起吊。

难忘那次去抢险，
闪电挥剑惊雷跳，
他登上油罐战狂风，
宛如钢梁撑云霄。

呵，挥臂举刀劈寒流，
他笑迎油城春来早；
紧捏刀柄猛除锈，
眼前五洲四海红旗飘。

新书记呵新书记，
你烈火中诞生重锤下锻造；
继续革命大道上，
你就是一把永不卷刃的铲“修”刀！

爱闯风浪的人

俞亮鑫

海面，白浪倾山倒，
海底，流砂锁险道；
八月大潮浪拍天，
涛声怒啸：“谁敢来斗潮！”

人群中挺出新队长，
粗豪的嗓门压海啸：

“顶着隧道出龙宫，
大海压顶不弯腰！”

“向前！”哨吹如惊雷，
冲开流砂万道；
“往上！”手挥似闪电，
劈开千重海涛。

唰唰唰，流砂扑面来，
“跟我上！”恰似海燕出山礁；
哗啦啦，海水劈头盖，
“冲上去！”好比猛虎扑岩峭。



谁说“嫩竹扁担不能挑”，
看，波涛深处他指挥闯大道。
谁说“隧道出海难上难”，
瞧，洋绊索套不住他爱闯的脚！

洗一身泥水染一身油，
战斗的激情胸中烧，
爱的是，风口浪尖来接班，
恨不得，万顷大海一肩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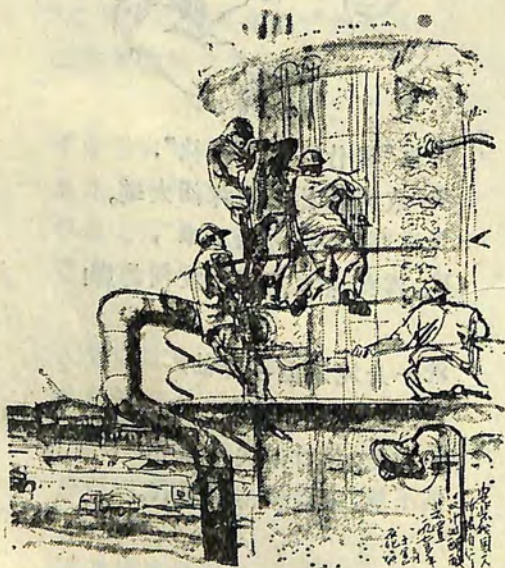
多少次踏勘，
脚印缀满海滩道，

多少次取经，
夜归挥笔迎拂晓……

为了打好这争气仗呵，
他攻读理论开心窍；
昨日，革命洪流中的红卫兵，
今天，率队钻破地壳闯狂涛。……

哈，打开“龙王”天灵盖，
哟，人群奔涌象涨潮，
欢呼，笑语，赞扬，鼓励……
围得他红着脸儿把头搔：

“没有党的光辉照心窝，
我这小鬼还能成啥料？”
海涛里，隧道出口坚如岛，
碧空中，一只海燕冲云霄……



安 装 (速写) 王维新

车 辙

张 振 华

两道长长的车辙，
书写着你几度春秋？
黑暗里，你曾推柴车，挣扎在街头；
阳光下，你推保育车，幸福热泪流。
如今，你推起小车又往会战工地走！

望一眼沸腾的海滩工地，
你胸中恰似海潮滚滚流。
风风雨雨，推来多少石块、钢筋，
朝朝暮暮，推走多少晨曦、星斗，
混凝土早将心儿铸进基础、高楼。

你虽然只是个支援工，
却时刻将“主人”两字镌在心头。
那回你挥手拦阻推土机，
放下车，奋身跳入污水沟，
小心翼翼，拔起了一根木桩头……

百里工地谁不夸呵，
都夸你老树逢春新芽抽；
你热血在胸怎服老，
拈掉几根斑发来报名，
还争着要做编外“青年突击手”；



孩子几番来信问：
“妈妈啥时才回家？
为啥不把女儿搁心头？”
灯下读着孩子的信，
逗得你笑声喷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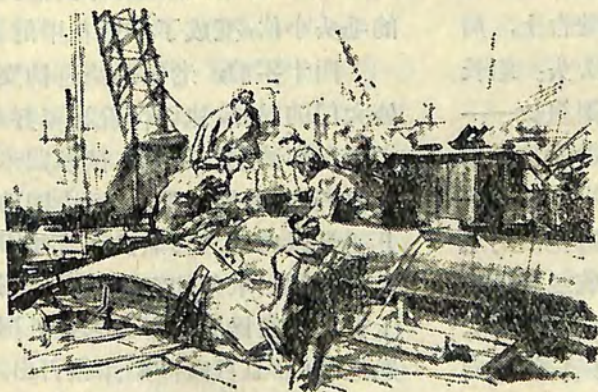
“傻丫头，工地不也是咱的家？
没有党呵怎有咱，
想起这些，妈只恨少生儿双手！”
呵，正是有了你那闪光的车辙，
工地的画卷才如此宏伟锦绣——

“昔日咱是个童养媳，
被压在社会最下头；
今天咱翻身当了家，
学习理论劲更足，
越活越年青，越干越抖擞！”

——泥泞路滑，风狂雨骤，
你三天三夜紧握车把不撒手。
哪管夜黑车重尖钉戳破脚，
你一声不吭，踩着雷电走，
车辙呵，摄下多少动人的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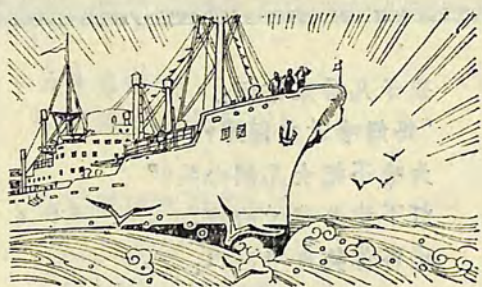
堤坝追着你的车辙向前飞跑，
油罐嵌着你的丹心矗立路口，
炼塔随着你的号子直奔云霄，
码头沿着你的车辙挺进中流……
车轮飞转，你永远高歌争上游！

呵，两道长长的车辙，
凝聚着多少风啸、雷吼？
在会战海滨的工程蓝图上，
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
它，不就是两支飞奔的红色箭头！



商
量
(速写)

王
维
新



风浪里的歌

周林发

“昂——”

挂着蓝白剪形试航旗的国产万吨远洋巨轮——“解放”号，拉响出航的汽笛，在锣声、鼓声、欢呼声里，离开了人如潮涌，彩旗如云的东风船厂码头。可是，汇聚在码头上为“解放”号送行的人群，却是久久不愿离去，欢呼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是的，这艘万吨远洋巨轮，倾注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辛劳。现在，这艘用心血和汗水泡成的新船，将要首次迎接大海风浪，人们怎能抑制自己满腔激情呢？

“解放”号拨开晨雾的轻纱，迎着初升的朝阳，徐缓地向前驶去。驾驶台上，肩并肩地站着试航领导小组三个头头：组长——东风船厂党委书记老李，副组长——船长老方，还有一个是船舶质量检验局的老宋。

老宋，是个清瘦健朗，须眉花白的老头，望着这个有着四十多年试航经历的验船师，不禁使人想起那饱经风霜的银杏树。此刻，他正举起乌黑铮亮的航海望远镜，向两岸望去。

望远镜里，闪过绿树高楼，厂房烟囱，

仓库码头……这些，并没引起老宋的特别注意，深深吸引他的是两岸企首踮足，挥臂致意的人群。他仔细辨认着那一张张扬眉吐气的笑脸，那一双双热情如火的眼睛，心里不觉一动。四十多年来，他总认为关心新船试航的，不外乎是造船工人、海员、验船师。今天，他才发觉：试航，竟会拨动这么多人的心弦，寄托着这么多人的期望！

参加新船试航，对于老宋来说，那是家常便饭了。四十多年来，他曾参加过多少回试航呵！一次次海上风暴，在他额上刻下一道道皱纹；一回回惊涛骇浪，洗白了他的两鬓。四十多年的试航生涯，使他从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变成了年迈花甲的老人！

四十年前，老宋刚跨进伪交通厅船检处大门的时候，他曾怀着神秘好奇的心情，渴望参加试航。可是，试航归来却又使他无比惆怅、悲愤：那时，旧中国的造船事业几乎是张白纸，参加试航就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伙卖国求荣的官僚买办，用从百姓头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换外国老板的破船烂舰！而且目睹洋船洋相百出，不能说出半个不字。谁敢冒昧直言，得罪了洋老板，敲掉饭碗还在其次，弄得不好还要背上“破

坏中外亲善”的罪名，关进班房！

那时，老宋整天愁眉不展，心想：要能参加国产新船试航，那该多好！可是，解放前夕，当他参加“国产货轮”试航之时，满怀希望顿时化成泡影。这倒不只由于那艘国产货轮是按照洋本本、采用进口货拼凑起来的，没经几个浪头便出洋相。老宋无法忍受的是厂方、船方无休无止的谈判：船厂老板为了赢利，千方百计护短，船行老板为了赚钱，挖空心思挑刺苛求。谈判桌上，双方声嘶力竭讨价还价。谈判桌下，各自请客送礼献媚行贿。这样，试航不过几天，谈判却是长达几个月！唉，多么令人厌倦，愤慨呵！老宋曾想洗手不干船舶检验这个行当。眼不见为净嘛！可是，在那钱能通神的旧社会，哪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哪有一个清白的行当？哪里不在进行这种肮脏的现金交易？哪个行业的资本家身上不在散发令人掩鼻的铜臭？

解放了！人民革命的狂澜怒涛，掀翻了那座其重无比的私有制大山。企业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试航，这才有了新的涵义！老宋这才爱上了自己干的这一行。

然而，生活总是这样充满着矛盾。如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经过批判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国产万吨巨轮争相下水，远洋航行船队不断壮大。老宋真想为祖国的造船、航运事业多出一把力，却已年迈花甲，行将退休。这次，跟随“解放”号出海试航，将是老宋四十多年试航生活中最后一次了。

此刻，老宋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端端正正坐在船长室的办公桌前，就着明亮柔和的灯光，聚精会神地翻阅着那份由工人、海员、船检部门三结合制定的《万吨远洋货轮航行试验大纲》。大纲上每个项目，都使老宋联想起，测试过程中海员、工人齐心协

力，并肩战斗的动人情景；联想起那些刻着“中国制造”四个大字的主机、辅机、仪表、设备，经过八级风浪的考验，质量达到和超过大纲规定标准时那些欢乐的场面。

读着读着，他那皱纹纵横的脸上，堆满了欣慰的笑容；想着想着，他那双藏在老花眼镜后面的眼里，倾泻出自豪激动的神采。是的，即将退休的老宋，怎能不为圆满完成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一次验船任务而欣慰，怎能不为造船航运事业的飞速发展而振奋呢？

豪情满腔的老宋，再也坐不住了。他直起身来，兴致勃勃地推开舷窗，敞开那件验船师穿的蓝大褂，摘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把目光投向风呼海啸的远方，让粗犷的海风吹拂着火热的胸膛。想平息一下自己满腔难以抑制的激情。

这时，黎明已经姗姗降临。曙光和夜色正在进行最后的决战！千丝万缕金色的光束，从海底迸射出来，驱赶着残剩的夜色，一块块青紫微黑的乌云，不住地瓦解溃退，踪影匿迹。东方天际现出一大片鱼肚白，曙色熹微中的大海，蓝得格外深沉纯净。狂风呼啸而过，蔚蓝色的波谷浪峰之间，刹时绽开出千万束雪白的“梨花”。“哗——哗——”，浪涛接连不断向“解放”号扑来，一次次被锋利的船头劈得粉碎，化作漫天碧玉银珠，从船头扬扬洒洒撒向船艙，撒满老宋一头一脸。

呵，百看不厌的大海黎明啊！老宋掏出汗巾抹了一把脸，依然倚在舷窗边上。此刻，他觉得，惊涛骇浪正在自己胸中翻滚，激越奔放的涛声拨动了自己的心弦。似乎有一支试航的歌就要飞出自己的心房……

那是二十多年前，老宋第一次作为新中国的验船师，参加了东风船厂造的那艘炮艇的试航。那时，蒋匪敌机还在浦江上空投弹扫射；敌人的炮舰还在长江口外游

弋骚扰。为了支援部队解放沿海岛屿，刚刚接管东风船厂的军代表老李，带领造船工人白手起家，在从未造过船的土船排上，造出了第一艘炮艇。而接艇部队的指挥艇艇长，就是而今“解放”号船长老方。

炮艇驶出长江口外，老宋照例把测试项目的顺序安排，跟双方代表协商一下，随口问道：“厂方，船方都有什么意见？”

“哈哈哈哈”，老李和老方几乎同时笑出声来，说：“什么厂方，船方，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嘛！”

“一条船上的人？”

“是呵。”老李伸手指着各个战位豪迈地说：“这些战士，哪个没为建造这艘炮艇流过几斤汗？这些工人，谁个不想参加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昨天在厂里，战士也是工人，今天在艇上，工人也是战士。我们不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这条船上来的吗？”

话音未落，报话机里传来了了望哨的声音——右舷三十五度，发现蒋匪炮舰一艘！

一声战斗警报，顿时，舵机旁，机仓里，炮盘上……到处肩并肩地挺立着战士和工人。

老李和老方并肩挺立在驾驶台上，目光那么会心地一碰，嘴里同时迸出一个字来：打！狠狠地打！于是，一门门火炮，一挺挺机枪同时吐出火舌，一片密集的弹雨顷刻泼向敌舰……

一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海战，就是在这鱼水相依、血肉相亲的“一条船上的人”密切配合下，神话般地结束了。

潮涨潮落，春去秋来。一晃，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老李成了东风船厂的党委书记，老方成了远洋货轮“解放”号的船长。谁能料到，就在老宋即将结束自己的试航生涯之时，又和这对在战斗中结下深厚

谊的战友一起，走到一条船上来了。

踏上“解放”号起居甲板，老宋就感到新鲜：按照惯例，厂方总是希望试航风平浪静，船方比较喜欢大风大浪。这回恰恰相反，船长老方多次建议待大风警报解除以后出海，船厂党委书记老李却偏偏坚持迎着八级风浪试航；按照惯例，海上风浪越大，暴露问题越多。这回恰恰相反，连续五天八级风浪，主机、辅机、导航仪器，全都经受住了考验，只是刚才满舵试验，出现四分之一度误差。往常，厂方偏爱谈优点，船方喜欢找缺点，这回又恰恰相反，船长老方是充分肯定新船质量过硬，书记老李却处处自出难题……一桩桩，一件件新鲜事儿，使老宋深深感到：这次试航，虽没有弹雨硝烟，也没遇上敌人的炮舰。可是火药味儿丝毫未减，这对战友正向阻碍企业之间相互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宣战！

就拿满舵试验来说吧：刚才五次测试，其中一次出现四分之一度误差。方船长觉得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待新生事物嘛，应该热情支持，不能挑刺苛求。可老李却不同意。他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里，就有一个“好”字。质量问题事关路线，不能含糊。这样，方船长要签字验收，李书记要继续调试，一来二去就争起来了。

老宋看见他俩争得那么激烈，怕搞僵了相互关系，赶紧插了那么一杠子。说大家都是条船上的人嘛，何必为这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争论不休呢？可李书记却说，只有一丝不苟地贯彻党的路线，一条船上的人，才能一个心眼，为着发展造船航运事业，铺筑海上铁路而努力奋斗。说完，立即拉着李书记一起到机房攻关去了。

想一想吧，这是怎样的试航呵。我们的船，试出了高质量，我们的人试出了新水平。

老宋急忙赶到舵机房里，恰逢老李和老方从舵机里面探出身来。他俩虽然服装各异——李书记是一身白帆布工装，方船长穿的是米黄卡其海员服，可他俩同样手里沾满油污，脸上滚着汗珠，眼中同样闪烁着攻克难关之后那种欢乐的神采。

经过检查调试，满舵试验又开始了。

“左满舵——！”报话机里响起了大副的声音。

老宋习惯地“咔嚓”一声，掀动秒表，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舵角指示器的指针。那枚银光熠熠的指针，在舵角刻度表上迅速地移动着。稍顷，那枚指针停住了，不偏不倚地指着标准位置，——左三十二度。老宋又是“咔嚓”一声掀着秒表。嗨，二十八秒，完全符合试航大纲标准！他笑着把秒表往老李面前一晃：“怎么样，这下总该满意了吧！”

老李点起一斗板烟，美美地吸了一大口，笑道：“满意？我看还有差距。满舵试验虽说已经符合大纲标准，可是试验项目还多着哩！何况，试航也不只是检验这艘国产万吨远洋巨轮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要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检验自己的思想质量，用‘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这把尺子，检验厂方船方相互关系的质量！”

不错，大海起风浪，验船又验人嘛！这次试航，不是验出了人们的思想境界达到怎样的新高度、验出了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到怎样的新阶段吗？呵，我们的社会主义航船是经得住惊涛骇浪考验的，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人正驾驶着时代巨轮迎着风浪前进！

老宋他们从舵机房踏上起居甲板，正是大海日出之时。清碧如洗的天宇，飘荡着朵朵金云，奔腾起伏的海面，亮着一片金光。转眼之间，天色由蓝变青，由青而橙，

由橙而红，突然涌出千万朵如火似荼的朝霞。金浪拍天的大海，欢跳着、呼唤着，猛地把一团火球弹向霞彩如锦的云空……

老宋从船艙走向船头，扭开双腿，手扶栏杆，昂首挺胸站在铺洒着阳光的了望台上。粗犷的海风，拂动着他满头白发，汹涌的波涛，在他脚下奔腾。他，贪婪地欣赏着大海日出的壮丽景色，心头翻卷着生活的波涛：解放前那艘“国产货轮”上，老板们争钱夺利的丑态，解放初那艘炮艇上，英雄的工人和战士并肩战斗的情景，方才在驾驶室里那么一番新奇的争论……一一闪过他的心头。呵，试航，多么令人难忘的试航。四十多年试航经历，使他亲眼看到祖国的造船航运事业以及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而这最新的一次试航，又揭开了新的篇章！使他深深感到挣脱了私有制锁链、冲破了资产阶级法权束缚的人们，将会创造出多么灿烂辉煌的明天。

这时，“解放”号上的广播喇叭响起来了，播送的是这样一支歌曲：

迎着朝阳，乘风破浪，
我们驾驶着巨轮出海去远航。
五星红旗在桅顶飘扬，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指引我们团结战斗，奔向前方……

这是一支多么熟悉，而又多么动人的歌呵！老宋唱起来了，老李、老方跟着唱起来了，全船上下都跟着唱起来了。发自人们心底的歌声，合着震耳欲聋的涛声，久久地，久久地回荡在浩渺无垠的海天之间……“解放”号满载着歌声，迎着朝阳，全速向前。

呵，我们的事业，就象刚刚跃出海面的朝阳光华万丈，我们社会主义的航船，正迎着朝阳高歌猛进……



爆破手的传统

谢炳锁

我们炼钢车间，是个火花与热浪交织的世界。

你看，这里并肩矗立的三座炼钢炉，就象三座“火焰山”。那迸溅的钢花，好比火树银花日夜开；那奔腾的钢水，犹如滔滔江河日夜流。“咣——咣——咣”，余音袅袅的出钢钟声，一声更比一声脆；“捷报——捷报——捷报”，广播喇叭传来高产纪录，一个更比一个高……站在这火花与热浪交织、汗水与钢涛喷涌的炉台上，我们钢铁工人心里呀，别提有多热了。

俗话说，冷不过三九，热不过三伏。最近几天，正是大伏天。温度计上的水银柱一个劲儿往上窜，可是我们青年炉的班产指标呢，升得比温度计上的水银柱还要快！引得厂里那些土记者，接连不断地到我们炉上来转。昨晚，局党委又要我们总结“高温夺高产”的经验，这可叫我这个炉长搔头皮了。不过还好，今天一早，厂党委书记老崔又到我们班里蹲点来了。我们青年炉，就是老崔抓的点，他一来，这个总结就有门道了。

老崔，这个战争年代的爆破英雄，而今已是年过半百，两鬓染霜的人了。可我总觉得，在钢铁战线上，他依然是一名爆破英雄。记得七、八年前，我刚从校门跨进厂门，跟着老崔学爆破钢渣，他那敏捷的动作，他那拚命的精神，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次，炼钢炉冻结了，我们几个初学爆破的毛头小伙，打好炮眼，安好炸药，小心翼翼地地点着了药捻，睁大眼睛望着滋滋燃烧的火索，捂着耳朵等待震天撼地的爆破声，可是时间一分，二分……不断消逝，炸药包还是无声无息。这下，我这个急性子沉不住气了，把平时老崔千叮万嘱的沉着冷静四个字忘得一干二净，猛地对准炮眼冲了过去。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把我震昏在地。等我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乖乖，衣袖上一片殷红的血迹。可是捋起袖管一看，胳膊好端端的，竟连一根汗毛都没伤着。直到发觉大伙七手八脚把老崔搬上担架，我才明白了衣袖上血迹的来由。事后，当我含着眼泪去向老崔检讨时，老崔抬起

那只扎着绷带的手，抹掉我脸上的泪痕，带着感激似的神情说道：“小余，别说是我救了你，应该说你的行动，使我真正感到：炉台就是战场，夺钢也是战斗！我们的钢铁工人是多么可爱的战士！作为钢厂干部不能忘掉战争年代的爆破手传统，应该永远不离开前沿阵地，永远冲锋在前……”

此刻，老崔又到前沿阵地，跟我们一起火口夺钢来了。不知什么原因，远远望着他那熟悉的身影，我就觉得浑身添了一股劲！

“老崔——！”不知是谁唤了一声。大伙呼啦一下涌了上去，攀着老崔的肩膀，拉着老崔的手，就象久别重逢似的。其实，三天之前，老崔临到局里参加干部学习班时，还跟我们一起在火舌飞窜，钢花四溅的炼钢炉前，挥舞钢钎创高产哩！

现在，老崔那象出钢钟声一样洪亮的声音，又在炉台上响起来了：

“陈师傅，你那个在江西插队的儿子入党了？好嘛，真是好样的！”老崔伸出那双布满茧花的大手，向老陈表示祝贺。

“大老王，这是治腰伤的秘方，听说效果很好，你去叫医生配几贴试试！”

“小虎子，好久没有见到你的小字报了，有啥想法可别藏在肚子里呀！唔！”……

小虎子转动着他那圆溜溜的大眼，亲昵地倚在老崔身边，扮了一个鬼脸。顿时，热浪滚滚的炉台上，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呵，面对这样一位贴心的老书记，谁能提出什么意见呢？

“我有意见！”大老王十分严峻地走到老崔面前。

“好嘛，你说！”老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笑微微地望着大老王，等待着下文。

“你是一个万人大厂的党委书记，成天在炉台上转，你身上又有那么多伤疤，伤疤

出不了汗，可你老是烟里来火里去，往高温的当口钻，万一……万一搞垮了身子，我们怎么向党交待？……”

轰地一声，炉台上又热闹起来了。大老王的话，引起大伙强烈的共鸣！其实，大老王不说，我也早想开口了。

老崔严肃地收起那本被大伙称作“万宝全书”的笔记簿，认真地说道：“同志，请别忘了，我是一个爆破手！热怕什么？这是我们钢厂的特点嘛！不热，生铁炼不成钢！我就喜欢热，要我离开热浪滚滚的炉台，离开热情满腔的群众，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乘凉消夏，简直是受罪，实在受不了。”

是的，老崔确实喜欢热！他那间高敞凉快的办公室里，是经常空着的。哪里革命生产冷冷清清，他就在哪里煽风点火；哪里革命生产热气腾腾，他就在哪里火上浇油。人们都说老崔浑身有股热劲，走到哪里热到哪里。确实，今天老崔一来，在大伙心里点起了一把火，准，班里又要放一个高产！

下班以后，我把大老王，小虎子他们找来，说道：“老崔常在我们炼钢车间蹲点，全厂各车间，各部门负责同志常来请示汇报工作，没有一个办公地方怎么行？是不是把更衣室让出来，给老崔当临时办公室？”我的话还没说完，大伙齐声喊好！

于是，大伙七手八脚漆桌子，刷墙壁，搬沙发，找电扇，忙得不亦乐乎。不多一会，更衣室变成了办公室。

“哈哈，还真有点气派！”

“这下，老崔总算有个办公地方罗！”

不知什么时候，老崔穿着那套汗水淋漓的中山装，紧皱双眉站在门口了。

“这是什么意思？”老崔的语调相当严肃。

我讷讷答道：“你工作那么忙，身体又不好，给你搞一间临时办公室。”

“炉台上就不能办公？当干部的，可不能想这种歪点子！把沙发搬出去，把更衣箱搬进来，电风扇就留在这里，……”说着，老崔动起手来。

“你是书记，各车间头头来找你，请示汇报工作，总不能让他们都在炉台上烤火吧！”

“烤烤火有啥不好？指挥员远离第一线怎么指挥战斗？钢厂干部怕热，就象战士怕上前线，爆破手怕爆炸声一样，那是天大的笑话！”

听着，听着，我的心跳得象擂鼓一样，脸上烧得发烫。我觉得老崔这席话，就象一包炸药，炸掉了我思想上那个等级观念的“瘤子！”……

炼钢炉台就象战场一样，常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突然变故。这天，我们青年炉正要出钢。突然，炉底穿孔，钢水直往渣弄里流，很快结成钢疙瘩。要夺钢，就要在最短时间里，炸掉凝结在渣弄铁轨上的钢疙瘩。然而，渣弄只有一平方米宽，炸钢疙瘩又不能震伤铁轨的基础。困难，就象一座大山兜顶压来，大伙的心哪，就象被钢水烫着似的难受。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提着工具和炸药包，往渣弄里冲。

突然，有只大手猛地把抓住我，使劲往后一拉。耳边传来果断的命令声：“危险，我上！”

我回过头来，发觉老崔腋下夹着炸药包，一股劲儿往前冲去，一束火苗在他眼中耀动。我忙叉开双臂迎面拦住：“你要指挥全厂夺钢战斗……”

“不要忘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

老爆破手！”话音未落，老崔已挣脱我的牵扯，箭也似地射向热浪滚滚的渣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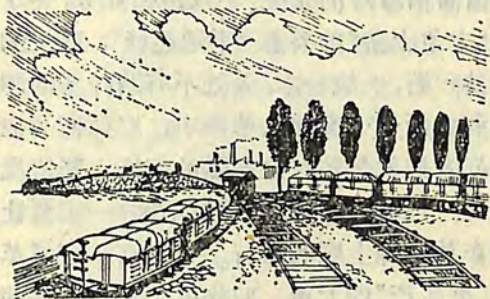
在场的人们，谁不心跳呼呼，谁不想挡住这位永远冲锋在前的老爆破手？可是，谁能挡住这个把整个身心溶铸在群众之中，紧扣在夺钢第一线上的第一把手，为夺取钢铁生产的新胜利，占领思想阵地上的新制高点，向前冲锋呢！

霎时，被熊熊炉火映得通红透亮的老爆破手，占据了我整个心房。我仿佛觉得耳边，轰轰隆隆的爆破声，象山崩石裂，雷电齐鸣；眼前，滚滚滔滔的钢水，象瀑布飞泻，江涛奔腾。正在渣弄里爆破的老崔，浑身通红，犹如一面呼啸的旗帜，召唤着我大步向前。

老书记呵，爆破手。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你手托炸药包，冲在第一线，闯刀山，穿虎穴，炸毁敌人多少土围子，出生入死为人民打江山；在钢花飞溅的炉台上，你手握钢钎，依然冲在第一线，穿烟幕，冲火海，炸碎一个又一个“瘤子”，冲锋在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今天，在钢铁战线上，有多少第一把手心里装着群众、装着钢铁，冲在夺钢战斗第一线？有多少老爆破手以身作则，带领钢人铁马，创造钢铁生产新纪录，攀登思想新高峰！有了这样的爆破手，还有什么“绊脚石”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进步伐，有了这样的爆破手，我们的社会主义列车就能排除一切干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疾驰飞奔！

（本栏题图：邓泰和）



在 驼 峰 上

徐一鸣 林伟平 陈心中

说起驼峰，人们就会想到沙漠之舟——负重致远的骆驼。不，我说的是我们铁路编组站里的“驼峰”。

清晨，一缕金黄的霞光轻轻划开蒙蒙的云层，瞬间，万道金柱放射在广袤的苍天。当火红的太阳把金辉洒向大地，洒向铁路编组站的百里轨道，首先跃入人们眼帘的，就是那十几股轨道的集结点——缓缓崛起在地平线上的一个抛物线形的高坡。铁路工人亲切地叫它“驼峰”。

我踏着盖满铁路工人脚印和汗水的铺路石，沿着被车轮辗擦得乌黑铮亮的钢轨，听着远处机车“吼—吼—”待发的嘶鸣声，走上这个由沙石砌筑而成的驼峰……

登上峰顶，壮景出现了：满载各种货物的列车，在雄狮般的机车推动下，从北坡缓缓爬上驼峰，然后一节节车皮陆续解体，靠着它自身下坡的巨大惯性，分别沿着南坡下密布的轨道溜放而去……这就是驼峰的职责了：让无数的车辆从自己的身上爬上、滑下。不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驼峰每日每时都忠诚地承受着南来北往的车辆。天天如此，绝无例外。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连连传来钢铁高产的喜讯，

粮棉丰收的捷报，更给驼峰带来了紧张、繁忙。驼峰并不高。称它是‘峰’，其实并没有“大汉阳峰”那么隽丽，也决不象“天都峰”那么奇伟，粗心的人也许会毫不在意地打从它旁边走过。可是，正是这毫不引人注目的驼峰，紧联着千里铁路枢纽，紧联着亿万人民的命运，紧联着祖国的欣欣向荣！铁路工人说：“驼峰要是打喷嚏，整条铁路线就感冒了。”请站在驼峰上向前看吧：从脚下引伸而去的一股股通往全国各地的铁道线，就象布满人体的一根根血管。如果让一节“甲壳虫”似的车皮堵住了“血管”，那么整条线路就会毫不留情地阻塞！驼峰成了千里铁路线的一个中转站，整个国民经济大动脉的一个“咽喉”。

驼峰，每天二十四小时永远不休息。在太阳升起之前，它就已经迎送了千百辆南来北往的车辆。现在，就让我们目光追随那从驼峰溜放而去的车辆远眺吧……

上过山坡的人都知道，下坡时如果你对自己的双腿不加约束，强大的惯性将迫使你下山的速度急剧加速，而且越来越快。从驼峰上溜下去的车辆就是这个情景。

快看，这几节车皮是溜向哪股道的？别

着急，坚守岗位的扳道员早已扳定了方向。作为掌握车辆奔驰方向的扳道员，用他的大手简单有力地一前一后扳动道岔之际，把自己与驼峰紧紧地挂上了钩。谁都知道扳错道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现在对付的又是毫无约束的车辆呀。你看，我们的扳道员们精神饱满地站立在轨道旁，双目炯炯，认真地望着驼峰，望着滑泻而来的满载货物的车皮，俨然是掌握正确方向的指挥者，那几十吨、几百吨重的车皮，滑行在轨道上是那样的平稳、顺当，当它驶过扳道员身旁，并把他们抛在背后径直而去，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身边安静躺着的道岔，乌黑乌黑，油星点点，净光明亮。这时你可以看见我们的扳道员们又拿起了油桶、回丝，有力地揩擦起道岔来。为了使扳动灵活，尖轨更密贴，让车辆能更安全平稳地通行，在烈日当空的盛夏，当道岔反射出刺眼的光亮和热量，他们是这样认真用力地揩擦着；在朔风凛冽的严寒，当雪霜盖满道岔，他们仍然是那样一丝不苟地揩擦着……我曾经问老扳道员路师傅：“道岔为什么要揩，而且要那么用劲地揩擦？”路师傅有点答非所问，但却十分自豪地说：“这是我们铁路工人的精神面貌嘛！”

此刻，站在驼峰上，望着车辆乖顺地在铁路上行进，我感到更了解他们了：工作平凡无奇。可当列车在被自己扳正的轨道上，压着被自己揩擦得铮亮的道岔畅通无阻地开过，他们的心理乐着呢！你看，路师傅不正神采奕奕地走来了吗？我熟悉这位路师傅，他吃了三十多年铁路饭，对驼峰，他是有深厚的感情的。大跃进那年，共产党员路师傅和他的战友们，就是靠着两只粗壮的手，头顶青天脚踩淤泥，筑砌起编组站的第一个驼峰。那时，他们住透风的芦苇棚，啃坚硬的冷馒头，喝冰凉的河滨水，白天撑着雨伞画图纸，挂着木棍搞测量，晚

上借着信号灯的光亮，学政治钻业务，终于以“力争上游”的姿态“平地起峰”，峰上的一沙一石，一轨一木，无处不有路师傅的脚印和血汗……文化大革命中，路师傅和他的战友们就是站在这昂然的驼峰上坚持战斗的！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让列车从驼峰上顺利通行。他们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驼峰成了革命前进的新起点，成了铁路大动脉畅通无阻的象征……革命的风暴，使老铁路焕发出青春，路师傅被推上了领导岗位。“我老路永远是一名坚守在驼峰下的扳道员！”是啊，老路的双脚仍然踩在轨道旁，大手仍然按在扳手上，汗水仍然滴在道岔上……

让我们的目光再追上那通过道岔顺利奔驰的车辆吧……怎么，它一下子减了速度，停得那么稳当、那么利索、那么听话。准是有人牵住了它。谁？有那么大的力气？喏，是我们“擒龙缚虎”的“铁鞋”制动员。你看，就是那些手握铁杈，象游击队员一样在车辆前后穿梭来往，在铁轨上往返奔跑的人们。这是铁路工人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年龄要两个甚至三个加在一起，才能顶得上老铁路路师傅吧。这些驼峰的新伙伴，他们的心早已拴上了驼峰。不是吗，驼峰与“铁鞋”的关系可谓密切矣！从驼峰上溜放下来的车，都是没有机车约束的，好似脱缰的“野马”，在轨道上任性地奔腾，而“铁鞋”就能把“野马”缚住。用铁杈操起“铁鞋”摆上铁轨，阻止车轮的滚动，多么单调而平凡的工作。可是为了练好这个简单的动作，使列车乖乖驯服地停下，他们顶着烈日，冒着严寒，披着月光，伴随着风雪雨露霜，度过了多少个昼夜。“铁鞋”足有十多斤重，一刻不停地操鞋、摆鞋，两只胳膊又酸又胀。可是现在，他们面对奔泻而来的车辆，操起铁鞋就象操着一只轻巧的玩具，轻快敏捷地放上轨道……开始，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

出这单调工作的意义，制动员们嚷嚷着告诉我：“小小‘铁鞋’联系着千里铁路线，放‘鞋’停车，为的是让列车整编待发，取‘鞋’放车，为的是让列车奔腾前进。”他们把自己称作列车的“饲养员”了。是的，他们让列车停下、养息，然后撒蹄奔去。

要了解这些青年人的心灵，只要看看驼峰旁那块黑板报：

我们的心象那铆钉一样，
铆在闪光的铁道线上……

这是“铁鞋”组长小尚写的诗。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高尚的情操！铁路线上的年青一代，为祖国千里大动脉的畅通无阻忘我地平凡工作，他们的雄心壮志、豪迈气概，在这短短的话语中迸发出火花……

我感到自己已经看到了制动员们崭新的内心世界了，不料小尚又给一篇学理论的心得体会标上个崭新的题目：“铁鞋向旧世界宣战！”使我感到眼前一亮，忽然完全明白了，不是有人说“摆‘铁鞋’是粗活，没出息”吗？我们“铁鞋”组小伙、小丫回答说：我们的“铁鞋”就要限制这种等级观念！我们要日夜同风、雪、雨、露作伴，时时同天、地、人、车斗争！

看，一场大雨压来了！看，一排气皮冲来了！雨帘、车厢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看到滚动的车轮和奔跑的双脚。这时，再也分不清哪是小伙哪是姑娘。大雨中青年们顽强作战，不惧艰辛，所表现出的是对工作的由衷热爱，乐观自豪，朝气蓬勃……这一切不正是对旧世界有力的宣战吗！

望着这些驼峰的新战友，可爱的新一代，还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呢！

雨过天晴，一辆呼啸的机头，醒狮出山般地吼叫着，向两边吐着白雾，奔向已经整编好的五十多节车皮，准备带队出发。车号员大华正跳下最后一节车皮，汗涔涔，乐呵呵，手握纸和笔，望着列车傻笑呢！每

当发车前，车号员都要把每节车皮的车号，装运货物的名称，报告给邻站。不久前，大华和大伙一起，到兄弟站去听取意见，回来后，别出心裁地要把每节车装的货物种类详细写明，以便于邻站工人的装卸。比如说煤吧，少说也有十几种，不同的煤有不同的卸法，要卸在不同的地方。焦碳煤最好用铲车装，精煤就尽可能直放到厂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得爬上爬下，看清车皮里装的什么货物，精确地报告给邻站。一列车有五十多节车皮，上下五十多次；一列车来回三里路长，全靠两条腿对付。一天二十列车吧，得上下一千次……你要是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给自己找麻烦，他只以微笑来回答你。其实，他要说的话，不己全包含在他那倔强、不倦的平凡工作中了吗！大华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职守在驼峰旁，查对着列车，为别人的工作方便着想，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着想！

列车缓缓驶行了。它满载着钢铁、粮食、煤炭、石油、化肥、纺织品、日用品……满载着铁路工人的心愿，将分送到高原、内地、边疆、海防，分送到工人、农民、战士和劳动群众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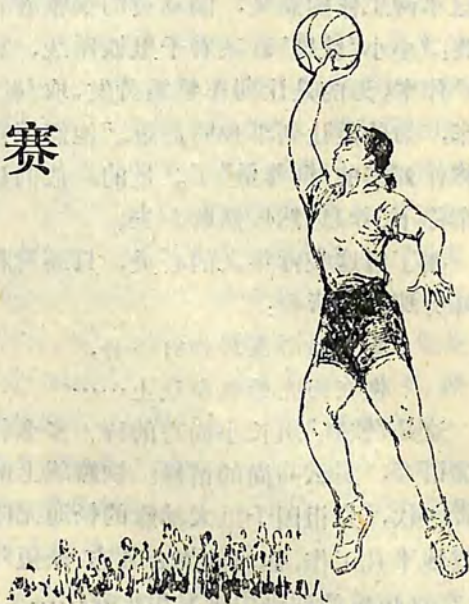
曾经听人说，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驮得越多，走得越有劲！也许这就是它的刚毅性格吧。它驮着重物，行进在千里沙漠，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坚定有力地走向那遥远的目的地……

一个问号跳进了我的脑海：铁路编组站用沙石堆砌成的土坡，为什么被称作“驼峰”呢？难道仅是它的形状象吗？当我们站到驼峰上看完一列车的分解编组，就会明白，最恰当的因素应该是：那些驼峰旁的铁路工人们，都具有沙漠之舟的骆驼精神。

奔驰吧，列车！就从这驼峰上出发，向着广阔的世界奔驰；就从这驼峰上出发，向着灿烂的明天不停息地奔驰吧……

冠 军 赛

王 琪 霞



“教练白逞雄；队长4号华毅；5号林盈；6号裘兰雅；7号……”

看来，爱华队颇有些“名气”，每介绍一个姓名，场下就发出一阵赞叹的呼应声。特别是报到队长华毅，素不相识的观众，便热烈交谈起来，彼此补充解说员的意见。

这是为参加一次国际邀请赛举行的全国篮球选拔赛。比赛结束，将根据评选委员会的决定，推派一支思想作风过得硬的、国内一流水平的运动队代表参加国际邀请赛。现在比赛已进入第六轮。观众们几乎都知道：今晚这场球是关键一仗，双方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在前几轮比赛中都获得屡战屡胜的优异成绩。因此，比赛一开始，观众们的心就象弓弦似地拉紧了。

“几比几？”后排的小青年不时地问着阿根廷师傅。

“比分有啥好看？看球！”阿根廷师傅回过头诙谐地“警告”他。小青年一吐舌头：“问错人了。”他知道阿根廷师傅来看球，既不是为看比分，也不是为欣赏他最近革新出来的新球鞋。用检验员的语言说，他是

“球讯”象一阵风似的，吹得家喻户晓。

沪光球鞋厂的电视室暑气炙人。天热，人热，球迷们的心更热，门里窗外都挤满了观众。

“观众同志们：本台今晚将要转播‘爱华’女子篮球队对‘长疆’女子篮球队的比赛实况。”女解说员节目预告完毕，在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声中，电视荧光屏上现出可容纳万余名观众的露天灯光球场。

电视室前排，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健朗老人。他脸色和蔼，目光炯炯，细细地端详着电视屏中央的球场。他是沪光厂的老检验员阿根廷师傅。往日，阿根廷师傅要坐在前排是不容易的，可是今天前排那个最好的座位大家却特意留给了他。工人们如此关切这场球，不仅因为球好，也不仅因为穿在运动员脚上的球鞋同他们厂有联系，而且还有别的原因。

“现在介绍爱华队情况，”解说员说。

为检验球坛新主人的思想质量来的。

这时，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停留在叫“暂停”的爱华队队长和教练员身上。“华毅！华毅！”爱华队的队长一出现，许多工人不约而同呼叫起来。

原来，在选拔赛前，爱华队曾由队长华毅带队，到沪光厂搞集训，同工人们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阿根师傅担任她们队的政治指导员。在学习、劳动和训练中，他从这个坚毅、朴实的姑娘身上，看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爱华队教练白逞雄，是他三十年前就相识了的球坛名将，印象却不如这个年轻小将那末新鲜，深刻。这时，他凝视着这两张熟悉的面庞，心头闪过一个个问号：这场球不同寻常，他们在想些什么？赛前的思想准备有争论吗？阿根师傅认真地思忖着，推了推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看起球来。

二

的确，不出阿根师傅所料，早晨，在准备这场球赛时，爱华女篮队内曾发生过一场争论。

这是一间兼会议室用的大宿舍。屋里整洁而明亮。靠墙的一端，整整齐齐排列着六只双层床铺。另一端，放着长长的会议桌。粉白的墙中央挂着毛主席语录。墙的四周整整齐齐贴着大批判专栏、小评论园地、宣传图画，以及训练计划、工农兵评论和一面面锦旗……

队长华毅捧着一大堆崭新的球鞋，一边分发，一边谈论着什么。她手脚麻利，讲话爽朗，圆圆的晒黑了的脸上由于兴奋，变得通红通红。

她今年二十三岁，共产党员。身材虽不高，但匀称而又结实，微笑的嘴上带着一种坚韧的神情。

“队长，这次技术交流还搞不搞？”伶俐活泼的5号林盈问道。

“怎么不搞？这是党支部的决定嘛！”华毅不加思索地说道，一边对着球鞋的尺码，把鞋递给林盈。

林盈扮了个鬼脸，刚要动嘴，6号裘兰雅已经开了腔：“搞也好，不搞也好，反正拚上老命也得把冠军夺过来！”

华毅瞪了裘兰雅一眼，拎起一双特大号球鞋甩了过去：“哎，球来了，‘投篮机器’。”顿时，引起一阵哄笑。身高一米八十五，长得象男子汉那样粗壮的裘兰雅，笑呵呵地接住球鞋，大大咧咧地嚷道：“穿上阿根师傅他们做的‘争气鞋’，晚上一定多争它几分！”

华毅收住笑容，正色叮咛了一句：“瞧你，怎么老是分数、冠军，怎么不讲打出风格、打出志气来呢？”

“这些还用说吗？”裘兰雅边说，边换上新鞋，跑到大镜子前，蹲地一跃，“嚓——！”她得意地做了一个投篮动作。这是她的“绝招”，只要有能照见身影的场合，她总要露一手，从来不怕别人笑话她的。

“白大教练驾到！”不知是哪个调皮的队员尖叫一声，女篮队员立即丢下手里的东西，嘻嘻哈哈，推推搡搡，把肩宽背厚、头发花白的教练推到了会议桌边。华毅连忙拖过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关切地问教练怎么开好准备会。

“唔，你考虑过了？”白教练胸有成竹地点点头，反问道。

“考虑过了，还征求了一些队员的意见，”队长坦然地说，“这是一场硬仗，赛前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嗯！”白教练赞许地点点头。

“根据支委会的决定，这场球还是要同对方搞公开交流。我觉得，搞好这次交流，对锻炼我队的思想、作风会有很大好处，所

以，想请她们参加我们的技术、战术的讨论。”华毅继续说着，忽闪着这对黑白分明的眼睛，等候白教练回答。

“哦，让他们来参加？”白逞雄象提问，又象答话，心里盘算着。他知道华毅有股韧劲，认准了的事，就会象球场上打“全场紧逼”那样盯住不放。那么，难道他辛辛苦苦准备好了的这盘棋要和盘托出？这是开玩笑。一般情况下，他并不反对技术公开，共同交流是好事，取长补短也有利于提高。但是，今晚不是一般比赛！他望着自己的教案本子和战术示意底盘，觉得华毅还是缺少经验，这种建议是很不稳妥的。

“您同意了？”华毅笑着欲走的样子，“我去通知对方，好有个准备。”

“慢！”白教练从容地按手示意大家坐下，然后打开教案，摆正底盘。

“在这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首先应当想到集体。”白教练顿了顿，巡视四周，然后把目光固定在墙上色彩鲜艳的锦旗上。这些显示爱华队成绩与战果的标志，在白逞雄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能以此满足吗？不能！”白逞雄慷慨地说，“我们只有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打好这场硬仗，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荣誉！”说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墙上那些发光的東西。

队员们叽叽喳喳开始议论起来。

华毅不禁站了起来。教练说的“更大的荣誉”是什么，她心里很明白。她本想顶两句，但见教练神色十分激动，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事情恐怕要搞僵，所以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白逞雄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出场名单，然后亮起楼上楼下都听得见的大嗓门，讲解起战术来。

“先讲一号战术，”他移动棋子，把它当队员一样摆布，子在盘上发出嚓嚓的、忙乱

的声音。

“让外围林盈打接应……主攻华毅，发挥她的特长，能解决外围攻击力薄弱的问题。”教练充满自信地说道。

华毅与裘兰雅都有一技之长，是白逞雄最得意的两张“王牌”。他对她们的技术十分信任。

他反来复去，讲了一套又一套，眼光审视着队员是否领会。这时，显然有人开小差了。一个队员碰了林盈一下，朝茶杯努努嘴，林盈会意，手一擦，“咣当！”水翻了，浸湿了白教练的战术盘。

“啊呀，毛手毛脚的！”白教练心痛地擦又不是，拿又不是。队员们吃吃地笑起来。当他把战术盘重新拿上桌面，准备重讲一遍时，连裘兰雅都觉得够了，“我记牢啦！”她对教练说。

“摆上来吧，再讲一遍，”华毅笑着说，“不过这一遍要请长疆队一起来听听。”

“对，应当请她们来交流一下。”几个队员附和着。

白逞雄心想：“真是乱弹琴，选拔赛又不是谦让赛，锣声一响，谁赢谁上！”白逞雄一激动，信口而说。

“谁赢谁上？上哪里？”华毅瞪着大眼问道。

“上哪里？上飞机呀！”林盈又来一下“空插”。

教练回避地说：“不讲为不为出国，显示成绩还是要看输赢的！咱们队名声在外，这场球是考验。”

“真的要接受考验，就得拿出点气魄来！”华毅忙接住他的话茬。

林盈插进来敲打着他的棋盘：“你要保也保不住啦，讲不讲看你风格！”

另一个队员扮着鬼脸说：“再要白教练为交流的事操心哪，他头发全要急白了。”

裘兰雅平时话不少，开会却是不大发

言的。这时她却争着发言了：“搞技术公开？飞机票保不住啦！”

“那么我在你的球衣上用粉笔画只飞机，让观众们知道一下你想要什么！”林盈直通通地点了她一下。

队员们叽叽喳喳，唇枪舌剑交起锋来。

华毅面对这场争论，心里很清楚。白教练是一定要卖一下“关子”了，看来资产阶级法权对人的影响不小。但是，思想工作不比球场上打快攻，要耐心，要拿出比赛场上闯五关、斩六将的那股韧劲，帮助教练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

一瞬间，她想的很多。当她看到桌上刚发下的新球鞋时，立刻想起阿根师傅赠送给她的“纪念品”——那件打着商品记号的球衫。这时，她觉得非说不可了。

“大家对技术公开问题各有看法，可以保留。”华毅摆手要求大家安静，随手拿起刚发下的新球鞋说道，“这双球鞋，是工人老师傅生产出来的很普通的一件产品，但是这中间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宝贵品质……”

队长为啥突然谈起球鞋呢？这是有道理的。有一次爱华队下沪光厂劳动，她们在鞋帮车间学打洞眼。队员们花了很大功夫打不好。阿根师傅带着老花眼镜来检验了，他看过打好洞眼的鞋帮，一边手把手地教，一边向队长严肃地指出：“这鞋要出国，质量要求不能马虎。这跟你们打球一样，到了国外就要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自己的阶级争气！……为了不出次品，全厂正在开展大交流，你们看……”他指着那奔腾的生产流水线。

“穿上这双球鞋，我就想起那条流水线，”队长说，“想到那条流水线，就想到工人同志为了做好一个鞋帮，打好一个洞眼，共同交流技术，共同创造、不断革新的精神。而争气鞋生产出来了，有哪个工人写

上自己的名字，贴上个人的标签？没有！我们常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为什么不能也搞这样一条‘流水线’，把队里的一盘棋变为全国一盘棋呢？”

白教练边听边嘀咕：“现在时间那么紧迫，哪有功夫去搞交流呀？”

华毅这时已经冷静下来了。她想时间确实很紧，而教练的思想看来不会立刻转变过来，这样拖下去不行，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了。她仔细想了想，说：“只要指导思想对头，时间总能挤出来的。教练，我看干脆现在就去请长疆队来参加我们战术技术讨论，这样交底可以更加彻底！”

“好！”队员们嚷着，拍着巴掌。她们为队长提出的两全之计叫好。

气得呼呼直喘粗气的白教练正想启口阻拦，队长华毅早已奔出会议室了。华毅这一手，就象在球场上强行切入上篮那样，使他无法招架。他焦躁不安地搓揉着双手，不知所措地来回踱着方步，不时发出一声叹息：“唉，这个华毅呀！”

三

白逞雄在场下观战，心情比那些没有进场拥在电视机前的“球迷”们更为激动。此刻，爱华队娴熟的配合和“嚓嚓”的投篮声，抹去了他脸上的愁云。他看到在这场关键仗中，他的战术思想和技术要求充分地体现了，队员们打得非常出色。

使得白教练格外兴奋的是，华毅和裴兰雅那手“绝招”屡屡博得满堂采声。为使他俩掌握这手“绝招”，他曾化过多少心血呵！

那还是五年前，白逞雄在男子队担任教练的时候，爱华女篮集训队来了一个翘着牛角小辫的女队员，她就是华毅。因为她老爱找男队员做对立面，比投篮，比跑

跳，而且从不肯认输，这就引起了白逞雄的注意。

有一天上训练课，她练切入投篮，找了个男队员做防守。对方扬言一定要请她吃帽——不等她出手就把球拍掉。可是结果，不但没有被她盖帽，而且球进了。这下惊动了很多人。训练课后，男队员都围上来，用激将法逗她：“好样的，来跟我比！”华毅红着脸，挺起胸对他们说：“要比还不找你们呢！”说完，从人群里请出他们的教练来。白逞雄向她说：“喂，认输吧，小鬼！”只见华毅憋着嘴，睁大眼，一声不吭，摆好了准备姿势。

结果，当然是华毅输了。可是白逞雄对她大加赞赏，尽管她技术不很熟练，白教练还是把自己解放前背着别人在夜间摸黑练就的那手绝招传给了她。而华毅根据自己的特长，又把这手绝招提高改造之后教给了裘兰雅。……

球场上，双方都打得积极主动，精彩的场面使观众一瞬间屏住呼吸，继而又激动地大声喧嚷起来。

上半场结束，爱华队竟以四十八比三十六的悬殊比分领先。华毅心里纳闷，长疆队怎么没有充分发挥？她把头弯进球衫领子里，抹去了脸上的汗珠，对林盈说：“去，看看去。”

“对，咱们过去做做工作！”林盈接口应道。

她俩边商量边走下场，没等教练夸口赞扬，拾起凳上的大毛巾擦了把汗，就跑到长疆队那边，跟长疆队的队员又是说笑，又是比划，搞得十分火热。

白教练虽然无法听清她俩讲些什么，可看到她俩的动作，就知道她俩去讲解怎么限制那手绝招的要领。他眉心顿时打起了结，心想：练出这手绝招是不容易的，可要教给对方限制它却是十分简单的事情。

这下，下半场胜负就难以预料了。

直到裁判桌上鸣笛，离比赛只有三分钟了，华毅和林盈才兴冲冲地回来。

白逞雄看看比分，对准备上场的华毅再三叮嘱：“千万不能松，不能骄，比分大起大落是常有的事！”

下半场，汗流浃背的运动员重新交战，场上的形势迅速起了变化。一开始对方就占了上风，不让爱华队有反击的余地。长疆队出名的防守能手，号称“蟹钳”的11号队员，死死地守住了华毅。这为轴心的转动带来了困难。面对困难，华毅想到，考验球队的时刻到了。她沉着，冷静，奋力摆脱防守，一面鼓励同伴，一面寻机突破。但是，爱华队的枪眼被对方堵死，战术变化多次，都遭到限制。两个前锋开始急躁。裘兰雅投篮没有上半场那么准，施展不出她的绝招，她火药味上来了，连续犯规几次，另一个队员显得无可奈何。爱华队士气低落了。白教练急得不断地催促，呼喊：“裘兰雅！投篮呀！”比分已经五十四平。

这时，白逞雄一看时间还剩下八分钟，忙叫暂停，布置最后一只棋子，他要全队围绕他所信用的攻击能手裘兰雅打，多为她创造得分机会。华毅反对道：“不行，她头脑热得很，让她下来镇定一下，再让她打下去，不仅会输球，而且要输人了！”白逞雄望了望比分牌，悻悻地瞅着华毅不吱声。华毅对白教练的态度没有计较，她环视球场，浑身感受到千百个阿根师傅的目光，他们都是球场的检验员，评论员。因此，宁可输球，也要坚持打出风格和打出良好的精神面貌来！

暂停时间很快就到了，白逞雄一看队员都支持队长的意见，便狠了狠心，对裘兰雅一挥手：“下来吧，小李上。”

华毅拉着小李的手：“加油，放开来打，别老想得分。”

在队长的感染下，大家振奋了精神，一呼一应，走上场。

果然，爱华队有了新的起色。人们看到队员们在队长带领下，互相鼓励，积极弥补，打得非常顽强团结。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一直打到六十九比七十。

时间只剩最后十秒钟了，爱华队落后一分。这时只见5号林盈趁对方投篮未中，抢到篮板球，过中场与华毅一传一递。华毅接住球，一个虚晃动作，使出她腾空后仰的投篮技巧。全场的目光骤然集中在那个优美高超的动作上，“好球！”随着观众的欢呼，“噫”的一声，比赛时间到！

“赢了！”白逞雄从座位上跳起来。

这时，只见华毅朝裁判员急急做个“走步”姿势，大摆双手，嘴里叫着“不算，不算！”裁判员与观众一样，这才发觉只顾看球，竟然没有看出华毅脚下走步了。观众们起初是紧张地喧嚷，明白了什么后，放下手里的扇子，鼓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短短几秒钟内发生的迅速变化，使白逞雄脸色骤变。唉，一分之差！

“观众同志们，”球场上喇叭响了，长疆队的队长向观众们讲话了。

“我们虽然以一分领先，胜了爱华队，但是她们没有输，她们在风格上赢了……”

接着她们把爱华队赛前赛中主动向长



疆队进行技术交流的情况向观众作了说明，观众又一次向爱华队倾泻了热烈的掌声。

对方教练、队员跑过来热情地握着华毅和白教练的手，激动地说：“向你们学习，感谢你们促进啊！”华毅诚恳地握着对方队员们伸来的手，“你们打出了高水平，向你们祝贺，向你们学习！”

白逞雄尴尬地笑着，寒暄道：“你们打得好啊！”心里却在嘀咕：技术交流，讲得倒好听，风格高又怎么样？还不是把爱华女篮的出国证给送掉了。

华毅看着教练冷淡地应付着长疆队，觉得白逞雄这种态度很不象话：输了球脸为啥拉得那么长呢？今晚这场球赛队员们

不都打得很顽强吗？

散场后，华毅立刻拉住白逞雄说：“教练，观众对这场球呼声很高，我们是不是抓紧总结一下？”

“有什么可总结的？”白教练没好气地说：“这场球嘛，经验不多，教训不少！”

“是的，这场球赛有不少教训，作为队长，我有责任。”

白教练鼻子里哼了一声，别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华毅望着教练消逝的背影，深深预感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交锋正在等待着自己。她使劲捏了一把湿漉漉的辫梢，一滴滴滚热的汗珠，从发尖上掉了下来。

四

翌晨，太阳透过茂密的枝叶，投下了无数道金光。球场中央，跑道上，健身房里，运动员们在跳跃，奔跑，呈现一片训练繁忙的气象。

但是，今天篮球房里却显得比较冷清，爱华女篮队员们各自在练技术动作。华毅对墙练习传球，球在墙上咚咚地发出浓重的回响。

“嚯嚯——”姗姗来迟的白教练，吹起哨子来召集队员了。一点名发现少了裘兰雅。白教练没哨声，严厉的目光在队员们脸上扫了一圈，似乎在问：她为什么不来早训？

“早上的作业，每人投篮进三百个！”白逞雄说完，就做了个解散的姿势。华毅和队员们都知道，他布置作业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

华毅当然知道教练这种反常的情绪为的是什么。可是这些念头没有丝毫减退她的训练热情。相反，她觉得越是输球，越要振奋精神。

“等一等，我提议再练一下破‘紧逼盯人’的打法，”她等教练布置完了，一个箭步跨出了队前，补充道，“比赛中暴露的弱点，早训改进一下行不行啊？”

“行——行！”队员们被队长这种高度事业心所打动。

“拚不拚？”

“拚！”

“好，是得拿出一点精神来。”队长鼓动着，脸上泛起兴奋的红晕。顿时，她的情绪感染了女篮队员们。

球场上人来球往，飞快穿梭。球声和呐喊声交织成一片，可在这热闹的球场里，唯独没有教练的哨子声。

白逞雄反剪着双手，沿着球场的边线来回踱着方步。球输了，队员们却练得这么欢，这是出乎意料的。“劲头不减，风格不错！”可是也不能光要风格，不要输赢啊！这场关键球算是“请了客”，走了下策，他可提不起精神来。

早训结束后，华毅没有先去淋浴、吃早点，她直奔楼下电话间，同阿根廷师傅通了电话，扼要地把比赛前后队里的情况向他讲了讲，请他抽空来上上课。挂好电话，她回到宿舍，坐在自己床前，打开书桌的抽屉，取出那个包扎得很好的牛皮纸包，小心翼翼把它解开，里面是一件保存得很久，已经泛黄的男式短袖运动衫。球衫的前胸印着一只球鞋。这件奇怪的球衫是阿根廷师傅转送给她的，而它真正的主人却是白逞雄。今天她把它取出来，心情很不平静，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使一时被锦标主义弄昏头脑的老教练清醒过来。

上午开比赛总结会，华毅主持会议。一开始大家沉默不语。这时，华毅的思绪集中在一本厚厚的全队记录簿上。她翻动几页，顿了顿，若有所思地望着某个队员，然后继续翻阅着。白逞雄坐在靠窗的软椅上，低头

漫不经心地摆动着棋子。林盈可没有耐性，倏地站起来，冲着白教练开了一炮：

“白教练，请你暂时离开直线、斜线、边线、端线，先对这场比赛发表发表意见！”

白教练倒是在酝酿发言，他正准备提醒队员们思想上要防止片面性，不能忽略这些直线斜线，现经林盈机关枪这么一扫，心里很不高兴，他换个姿势，开始抽烟了。

队员们一个个起来发言，有的联系赛前搞技术交流谈了体会，有的回顾这次集训，漫谈比赛的目的意义。发言热烈起来。华毅奋笔疾书，作着记录。

“这样打球有啥劲头！有本事多进几个球，赢下来。”坐在后排的裘兰雅咕哝着，拍打着手里的簿子。这是她的“功劳簿”，记录着她每场球可观的得分数。可是偏偏在一串“胜”字底下冒出个“负”字来，多难看！就象“优生”主课开了个“红灯”似的。大家的目光都投向这个角落。只见她身后的衣架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昨天还使她爱不释手的大球鞋。

林盈“霍”地一下挺起身来，手指着裘兰雅：“你……”她气愤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白教练却欠起身来。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经常在批判锦标主义，唯技术观点，这是为了在比赛中更好地体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这两句开场白，是白教练每场比赛前作为思想动员必讲的。“但是……”白教练顿了一下，在“但是”后面做起文章来了。

“但是，得了风格奖是好，失了技术分却……嗯，这说明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技术交流，该交的应该交，不该交的不应交；该赢的球就要赢……政治与技术，风格和成绩，要很好地统一起来。”

“我懂这个意思，”华毅站起来切断他的话茬，“我们得了风格奖，丢了锦标，也失去了飞机票、出国证，风格和赢球没有很好

地统一起来，是吗？”

白教练猛地摔掉手中长长的一截烟头，气咻咻地反问：“难道输球就是风格高吗？”

华毅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心平气和地说：“白教练，‘输赢兵家常事’，况且我们也不是常胜将军，以前输球时你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啊！为什么？”

教练尴尬地噙动着嘴唇，刚想争辩，华毅却又接着讲开了：

“事实上，我们也不是不要输赢，要看输的是什么，赢的又是什么。你看看这本记录本，”她扬了扬手中的厚厚一本簿子说，“这是我们同姐妹队共同交流的会议记录和比赛小结，通过这些交流学习，多少姐妹队的长处，弥补了我们队的短处？就说裘兰雅的进攻，有较过硬的技术，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有多少人给她指点，帮她‘会诊’啊！白教练，你要看到我们以前那些成绩的取得，并不是我们一个队积累起来的资本啊！”

白教练头脑很热，华毅这些话他一时接受不了：“我并没有否定搞经验交流，不讲别的，就这场球来说，是不该输的。”

华毅抖开被汗水弄湿的纸包，取出那件泛黄的球衫，十分痛心地说：“白教练，你把这球衫的故事忘了？”

白教练怔住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件球衫会出现在华毅的手中，不禁全身猛烈地颤抖起来。他怎么会忘记这件球衫呢？当年，虽说他凭着自己那手“绝招”，曾红极一时，被人们誉为“球王”，可是他这个球王却终年穿着这件胸前印有大球鞋的球衫，在球场上为老板推销球鞋做广告。他那手“绝招”换来了老板的高额利润，也遭来了满身的伤痕。为了抹去心灵中的创伤，他把这件球衫送给了当时在他患难中曾帮助过他的制鞋工人阿根师傅。而现在，他眼

前又出现这件浸透着他辛酸血泪的衣物，他怎能不感慨万分？

“白教练，”华毅亲切地唤了一声，满腔热情地说，“这件旧球衣我保存下来，经常提醒自己：旧社会运动员为了挣钱糊口，被迫穿上这件打上大球鞋商标的球衣，被资本家当作活的商标来搞买卖交换；今天我们穿上了新球衣，就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新中国的运动员，作为社会主义球坛的主人，我们岂能在自己球衣的胸前添上‘飞机’之类的图样？我们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就应当把自己的一技之长作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阶级争气，为祖国争光。”

队长的话，不轻不重，句句打中白教练的心。白教练两手插在花白的头发里，被纷乱的思绪纠缠着。稍顷，他微微抬起头，刚想点支烟清醒一下。倏然，这件球衣又映入他的眼帘……

门“咿呀”一声打开了，门口出现了阿根廷师傅快活的笑脸。队员们立刻活跃起来：“阿根廷师傅，阿根廷师傅。”她们热情地喊着，邀请他参加总结会。

阿根廷师傅看到这情景，一切都明白了。他接过球衣，看了又看，然后从队长望到教练，从教练望到队员，仿佛又在检验什么了。

“昨天，我厂很多工人都来看你们打球呀！嗨，真是场冠军赛啊！长疆队是冠军，爱华队也是冠军，都是这个！”阿根廷师傅喜孜孜地翘起大拇指，“你们球虽然输了，但风格没有输，志气没有输，思想上夺了冠军，好！”女篮队员们都笑着说：“这不是你教给我们的吗！”白教练没有说话，低头望着自己的棋盘沉思着。他怎么竟然忘了过去，在集体的成果上贴上“私有”的标记，又在无形之中将这种旧观念带给个别队员了呢？

阿根廷师傅乐呵呵地望着白教练窘迫的脸色，扯开话题幽默地问：“老白，这下你又输给小华了吧？”

“哦，我……在我的印象中，好象输过三次了，她三比零赢了我！”白教练舒展开眉头，向华毅送出那双蒲扇般的大手。华毅激动得使劲地晃啊，摇啊，女队员们全都围了过来，房间里荡漾着欢声笑语。

突然，角落里传来唏哩哗啦的声音，大家回头一看，却见裘兰雅脸上挂着两串眼泪，摘下挂在墙上的大球鞋捧在怀里，那本“功劳簿”也撕碎了。

“哎呀！你……”林盈上前拉着她的手，一边用毛巾给她擦脸，擦完又刮了她一下鼻子。

“别泄气！快把鞋换上吧。往后，路走歪了，有老检验员来矫正呢！”华毅滑稽地抖动着那两股牛角小辫，怪一本正经地说。大家又笑起来了，屋里气氛更热烈融洽了。

“嘀铃铃……”这时，会议桌上的电话铃声大作。华毅拿起听筒，霎时，她两道眉毛聚拢了，圆脸涨得通红通红：“什么？这，这怎么行呢？……那么好吧，我向支部汇报再说。嗯，再见！”

“什么事？”队员和教练惊异地问。

“评选委员会根据广大工农兵评论员的建议和长疆队同志再三要求，决定把出国比赛的任务，交给我们，这……”华毅胸脯一起一伏，激动得说不下去。

这个消息竟然使所有的女篮队员沉默了。她们久久地凝视着墙上那面绣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八个金字的红旗，望着队长红朴朴的圆脸盘。在这片刻的宁静中，白教练只觉得自己那颗急速跳动的心，好象就要跳出喉咙。

窗外响起了锣鼓和欢笑声。喧嚷的声浪由远而近。只见长疆队、新风队、飞跃队手捧喜报，敲锣打鼓，直向爱华队的会议室

在一家小厂门口

周振国

莫看这厂门小而简陋，
地处路边的弄堂口。
每当送出一台台攻尖端的仪器，
那锣鼓敲沸多少行人的心头！

一部部土制的机床，
昂起头，加足了大庆油，
日日夜夜转不停，
分分秒秒争上游。

虽然只有百把人，
那力量，却能把钢铁当面揉；

在工业化的大道上，
哪一个不是突击手？

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
曾讥笑这样的工厂落后，
在咱这些人看来，
这完全是一派胡诌。

莫看这厂门小而简陋，
地处路边的弄堂口。
祖国响彻大千曲，
战斗的音符也在这里高高奏！

涌来。

“看，她们来了！”队长一声召唤，队员们蜂涌而出。

爱华队的队员们，被来自各地的姐妹们簇拥着，她们诚恳地祝贺着，热烈地交谈着。爽朗的长疆队教练握着白逞雄的手说：“你们主动来搞技术交流，使我们学到了新的经验，打出新的水平。可下半场你们进攻有些问题，咱们揪住了你们的弱点打了紧逼，可我们‘底线’却是薄弱环节，你们没有看出吗？”

白逞雄在这个真心诚意的友谊镜头中，想起自己半心半意搞技术交流的态度，后悔不已，久久讲不出话来。

“请大家来参加咱们的总结会吧！”白教练呐呐地说，他看到阿根师傅和队长鼓励的神色接着说，“底，我还保留一半，没有

真正交出来啊！”他没头没脑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他指指脑袋，“真正的底在这里，这次我把这个底也向大家交出来！”

嘭嘭啪啪，周围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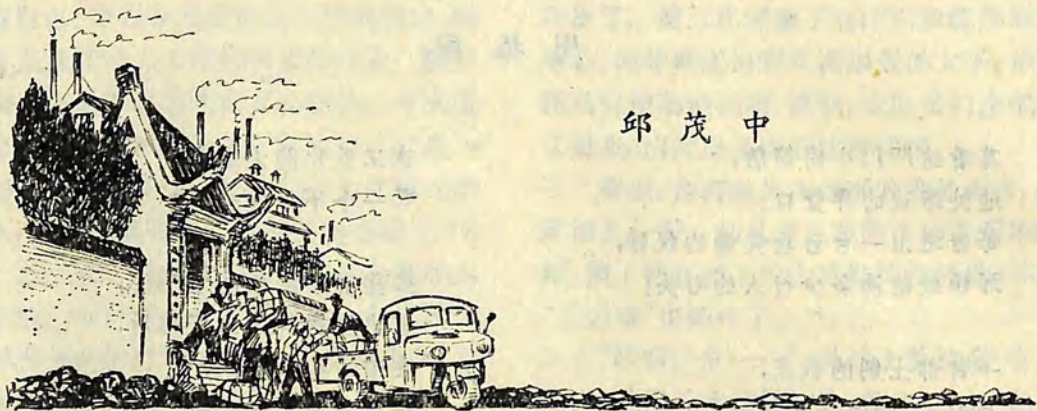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同志们，你们一定留意到报刊、电台的体育报导吧，爱华女子篮球队已经凯旋归来，今晚电视台将要转播她们的汇报比赛的实况。

阿根师傅又坐在电视室的前排，他戴着检验员的老花眼镜，看着活跃在球场上的华毅和她的同伴们，象年轻人那么起劲地评论着，为体育健儿们的每一个好球鼓着掌……

(题图、插图：施大畏)

产 值 问 题

邱 茂 中



延安变压器工场在一条石子小街上，是一座旧庙宇改建的。这家工厂很小，工人不满两百，但生产规模一点不小。每月，它承接十来家无线电厂的几十种生产任务，这些任务规格不一，经常变动。工人说：“咱们工场象一家特殊的饭店，给‘顾客’们同时烧十几种大锅菜和几十只小锅菜。”

前些日子，市里召开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会后，工场的干部群众摩拳擦掌，立志打个革命生产漂亮仗。这个仗怎么打？面对工场复杂的生产情况，人们提出不同的意见和方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清晨，天空蔚蓝。阳光洒落在工场的屋顶上，也照耀着悬挂在飞檐上的“学理论、促生产”的红色条幅。

还没到上班时间，一车间已经喧闹起来。十多个兴高彩烈的青年聚在车间的东

窗前，热烈欢呼工场第一台简易式电子数控装置试制成功。

这台仪器美观、轻巧，一掀开关，它就眨起欢乐的红眼睛、黄眼睛、绿眼睛，变幻着阿拉伯数字，发出复杂讯号。它好象和周围年轻人的心情一样，精神抖擞，跃跃欲试，渴望参加六月份的生产翻身仗。大伙儿给它逗得眉开眼笑。

和一切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这台数控装置的试制也经过一番曲折。月中，一车间在讨论六月份生产计划时，车间革委会副主任、青年理论小组组长陈先珍说，车间十个班组的绕线机王效太慢了，特别是胖姑娘她们的第五班组，每月要生产八千组5W3普及型扩音机变压器，到月底总是十万火急地“打老虎”。她建议试制一台电子数控装置。车间技术员张吾先是连连摇头，继而又献策说：“搞这玩艺儿不合算，反正5W3变压器是为红星无线电厂生产的，向他们要台现成的，我看他们不会不答应！”陈先珍火了，说：“咱们是闹革命，用不着从人家那里捞便宜。”在党支部书记老何

热情支持下，成立了一个以陈先珍为首的试制小组。他们跑了十来个无线电厂，利用十几个晚上时间，反复试验，硬是一点一点地把数控装置装配出来了。

今天一早，陈先珍和小组的同志就赶来车间，对数控装置做了多次调试，证明性能良好，大家心里乐乎乎的。

第五班组的胖姑娘捧着一大束带着露珠的木芙蓉花，蹦蹦跳跳地跑进车间。她把花束搁在仪器上，脑后两只撅撅辫儿一颤一颤地，尖声说道：“请接收我的一份薄礼！”

憨厚的小伙子王大猛，怕弄湿数控装置，连忙把花束扔在桌上，说：“小胖好开心呀！”

胖姑娘咯咯地笑起来：“还有比我更开心的呢！”她用手指指门外。

王大猛几个年轻人朝门外看去，只见厂革委会副主任康国祥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正向这里跑来，一跨进门就嚷起来：“哎呀呀，要不是和胖姑娘撞个满怀，我还不知道电子数控装置已安装成功，哈哈！”

确实，陈先珍他们试制数控装置，康国祥打心眼里高兴。他五十出头，黑森森的胡子，穿一件沾满油泥的旧工作服。眼下，他正在制订六月份的生产计划，用他的话说：“在部署全面大进攻的作战方案”，这时，陈先珍他们以出乎他意料的速度搞出这台装置，这不等于“大进攻”之前的一次胜利的“前哨战”吗？康国祥端详着桌子上的新仪器，乐呵呵地问：

“小陈，这台装置是增加生产的生力军啊！你们打算交哪个班组使用？……噢，小陈呢？”

大家这才发觉，陈先珍早就离开了人群。她正拿着本子、钢皮卷尺在第五班组设计传动装置。

“先——珍！老康来啦！”胖姑娘用手

捂着嘴巴尖声叫道。

陈先珍从第五班组的绕线机桌下钻了出来。陈先珍今年二十二岁，个儿略显细高，挺拔秀气。充满朝气的脸上，一张薄嘴唇总是紧紧地抿着。康国祥又问了一下，她高兴地说：“咱们再三考虑，这一台准备先交给第五班组使用。”

康国祥微微楞了楞，一股乐劲渐渐消失了，他想了想说：“第五班组确实需要，5W3 变压器任务原来是六千组，后来增加到八千组，昨天红星无线电厂老黄又来电话，要求咱们六月份增加到一万两千组。唉，老是增加下去，咱们工场要被它拖后腿了。”

“怎么啦，增产是好事嘛，这……”胖姑娘歪着头，感到很疑惑。

康国祥说：“如果产品的产值高，增产当然是大好事。可 5W3 变压器产值太低，光增产这类产品，要影响工场产值指标的。”

陈先珍头发一甩问：“照你的意思怎么办呢？”

康国祥摸出一支烟，在拇指上轻轻地笃着，说：“我打算六月份的产值计划突破百分之二十，把增产的潜力全部使在产值高的品种上，红星厂要咱们增产四千组 5W3 变压器，恐怕就办不到了。当然红星厂是老关系，原来八千组还得保证。这样，我想，电子数控装置就可以不给第五班组了，好钢要用在刀口上嘛！”

胖姑娘嘟嘴了，高兴的情绪一扫而光。

康国祥安慰说：“小胖，要明确生产目的，别光为了自己班组的增产而影响全工场的产值嘛！”

正说着，上班铃响了，康国祥“啊呀”一声，匆匆离去。青年们哄地议论开了，陈先珍抚摸着数控装置，望着康国祥远去的背影，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先上班，咱们生产

的目的究竟为了啥？难道仅仅为了工场的产值吗？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二

下班后，陈先珍旋风般地闯进党支部办公室，激动地对党支部书记老何说：

“老康不想增产四千组 5W3 变压器，说明他的生产目的比较模糊。”

老何轻轻拍拍她的肩头，让她坐下，笑着说：“今天我要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大干快上，难道就是为突破产值吗？咱们大干什么？快上到哪儿？这里有路线问题！”

“嗯，说得深刻！咱小陈读了马列，学了理论，看问题正确，进步很快哟！”

陈先珍一甩头发：“哟，瞧你还说这话。老康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会给生产带来障碍，我心里火急火燎的。”

老何哈哈大笑，点点她的鼻子：“风风火火的，急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问题出来了，咱们得认真研究一下，我看是否发动群众一块儿讨论讨论，请老康也参加，让大伙儿提高认识，上一堂实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

“我也这么想！”陈先珍把手有力地一挥，“我去请老康参加咱们的讨论会！”说着扭身就走。

一车间讨论会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两个月前，陈先珍组织的青年理论小组在车间南窗外的走廊上腾出一块空地方，挂上几块黑板，办起了“学理论、促大干”专栏，他们还联系车间的实际情况，在专栏上出了几个讨论专题。从此，安静的走廊里热闹起来。每天中午休息时，人们纷纷聚来，又观看又议论。陈先珍他们预先准备些条

凳、空木箱、线轴儿，大家就坐下来，七嘴八舌地谈论各种观点，年轻人还免不了有争论，这样，就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讨论会。

第二天，人们听说成天忙于生产的康国祥要来参加讨论会，到时，人们纷纷前来，走廊两侧的货物上也坐满人。

紧密的人圈中央，陈先珍高高地挂起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讨论会的题目：“要不要增产四千组 5W3 变压器，为什么？”为了醒目，她还故意把“为什么”三个字用蓝粉笔勾成立体形。

“我第一个发言，”胖姑娘双手托着一台 5W3 普及型扩音机，挤进人群，会议算开始了。“我赞成六月份增产四千组，论据就在我手上。”她边说边举起 5W3 扩音机，好象人们不知道扩音机用途似的，认真地介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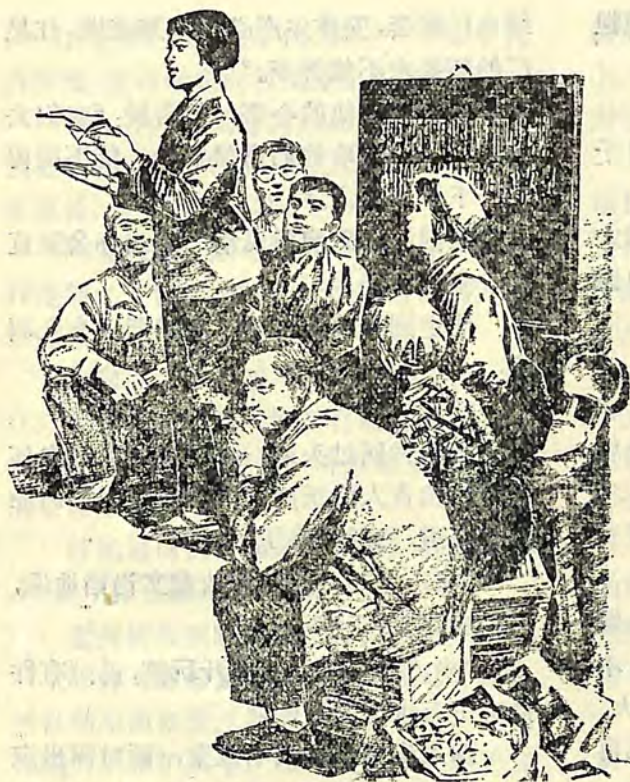
5W3 普及型扩音机是为山村、渔乡设计的小功率、低耗电的扩音机，结构牢固，使用方便，可以广播、扩音、放唱片，如果从扩音机上接出几个喇叭，还可以当“土电话”用。这个产品深受欢迎，需求量很大。

陈先珍笑着摆摆手：“小胖，咱们请老康谈谈看法。”

康国祥坐在空木箱上，眯缝着眼在抽烟。他是陈先珍昨天邀请来的。

自市里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召开后，康国祥雄心勃勃，决心要叫延安工场“坐火箭上天”。他认为自己是抓生产的，主要就是把产值指标搞上去。在制订六月份生产计划时，他很注意调节品种与产值的关系。现在陈先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 5W3 变压器这个低产值产品的生产上，这简直象一支主力军不担任主攻任务而去打外围。想到这，他说了：

“小胖的话我明白，问题是咱们企业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必须用产值、成本、利



润来核算。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办事总还得讲个价值嘛。增产四千组 5W3 变压器，我怕什么？唉，只是我们工场就完不成产值指标啦！”

走廊上顿时象一锅水煮沸了。有的说，任务重要；有的说，产值不可忽视；也有的说，两者要兼顾，你争我辩，十分热闹。

陈先珍显得很冷静，她等大家争论得差不多时，挥手让大家静下来。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那是前几天浙江舟山的一个公社寄给红星无线电厂的，红星厂又转给了延安工场。康国祥当时瞄了瞄，就顺手交给陈先珍；而陈先珍拿到后，一直保存着。

“同志们，这封信或许会对我们的讨论有帮助。”她读起来：

工人同志们，你们好！

我们浪岗渔场一年四季都有渔汛，正当我们奋战桃花汛时，伟大领袖

毛主席发出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伟大号召。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运动，我们决心克服分散作业的困难，每艘渔船利用空隙时间，各自组织学习。但有一些船只缺少小功率扩音机，社员们不能及时收听广播，大家焦急万分。

同志们，你们生产的 5W3 普及型扩音机十分适合于我们渔业生产的特点，可惜供应太少了。我们多么盼望你们快快生产，多多生产，满足我们的需要啊！

同志们，我们工农是一家人，让我们同船一条心，同网一个劲，互相支援，破浪前进！

浪岗公社贫下中渔

站在边上的王大猛听得入神了，一拍巴掌说：“没说的，生产 5W3 扩音机太重要了！”人们也纷纷称是。

这时，人群后边响起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这是一车间技术员张吾。这个人带副秀郎架眼镜，穿件浅格子衬衫。张吾平时不关心理论学习，讨论会上也很少见影儿，今天居然发言，陈先珍很注意他。

“生产 5W3 变压器的重要，我不否认。遗憾的是，这种扩音机造价低，生产起来太吃亏了。我们工场做不起吃亏生意，嘿嘿，我们是爱莫能助呀！”

陈先珍火冒三丈，冷冷地回答：“你真象个资产阶级商人，整天兜在吃亏便宜里转圈子。”

“这……”张吾想起试制电子数控装置的事，尴尬地缩了回去，不敢吱声了。

陈先珍转向大家说：“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差别，我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把支农产品的价格定得低一点，这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

遗憾?同志们,咱们要自觉为革命挑重担嘛!”

这一席话激起人们热烈的掌声。

“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别说增产四千组,四万组也干!”

“完不成一万两千组,把咱们食堂的大米、面粉送回农村去……对对,小黄鱼也搬走!”

.....

调皮的胖姑娘在黑板上擦去“不要”和“为什么”,只剩下一句“要增产四千组5W3变压器”。

“老康同志,”陈先珍期待的目光望着他,“你看呢?”

康国祥有点不知所措,他伸手掏烟,烟盒空了。讨论会上大家讲得有据有理。不赞成是不行的。康国祥想,年轻人干劲大,这次增产任务就迁就他们一次吧。他无可奈何站了起来,含糊地表示同意。

三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康国祥从外厂接洽业务回来,刚跨进生产组办公室,老何就走过来告诉他一件事。

红星无线电厂老黄又来电话,说他们为了最大可能满足农村市场的急需,决心进一步挖生产潜力,从六月份起每月生产两台5W3普及型扩音机,希望延安工场大力协作配套,也能从六月份起每月完成两万组变压器。

康国祥听到这个消息,双手抱着手提包,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那天讨论会后,他同意把电子数控装置交给第五班组,以完成一万两千组5W3变压器任务。其他班组的增产潜力,他要安排到产值高的生产上去。康国祥“噎噎”地走到办公桌边,把手提包一搁道:“咱们工场要与十来家无

线电厂配套,安排生产必须统筹兼顾,红星厂的新要求不能答应。”

老何看穿他的心事,笑着说:“我们去一车间找陈先珍他们商量商量,能不能再挖一下增产潜力。”

康国祥耸耸肩没说话,走出办公室直向食堂走去。

他走到紫藤架前时,忽然背后有人叫他:

“阿祥!”

康国祥回过头来,见是浦江无线电厂生产组负责人陆正清。由于多年来他们经常打交道,已经很熟了。

“噢,老陆,”康国祥故意文诌诌地说,“你来有何贵干?”

“唉,”陆正清没心思开玩笑,说:“有件急事千万求老兄帮忙。”

两人走进食堂买了饭菜,面对面坐定下来。陆正清咽下一口饭,忧心忡忡地把“急事”说了出来。

浦江厂上半年产值比原计划落了一大截,为把产值拉上去,陆正清找了条“捷径”,决定把下半年的部分高产值产品放到六月份生产。

陆正清凑过头去小声说:“下月我准备突击生产定向仪,你们的变压器生产越多越好”。

陆正清见康国祥不说话,着急道:“你一向爽爽气气的,今天为啥犹犹豫豫啦?”

承接自动定向仪变压器任务,康国祥哪会犹豫,这种变压器一组十二种产品,加工要求高,产值大,有这么个任务,六月份产值突破百分之二十是稳坐钓鱼台啦!但是,康国祥又想起讨论会的情形,说:“接一个任务有什么难,只是咱们工场青年理论小组有意见,这群众舆论……”

“你怎么糊涂啦!”陆正清把筷子往饭里一戳叫起来,“你可以说嘛,我们国家生

产一日千里，地质、矿山、航空……都要大力发展，这自动定向仪国家正需要嘛！”

“好，好！”康国祥高兴起来。这几天他到处联系，没有找到门路，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吃罢饭送走陆正清后，康国祥立即去找老何。老何正与陈先珍他们讨论两万组5W3变压器任务的事。

康国祥大手一摆，说：“不用讨论了，浦江厂也来联系，要求增产自动定向仪变压器，我们对兄弟单位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光满足红星厂。”

胖姑娘眉头皱起来：“难啊，我们工场小，顾了张三顾不了李四。”

老何转头问陈先珍：“你的意见呢？”

年轻人思想是敏感的。陈先珍立即想到自动定向仪变压器的产值相当高，康国祥竭力主张扩大生产这种变压器，是否在思想深处仍有产值挂帅思想。她想了想说：

“要求增产还得根据具体情况分个轻重缓急。我想，浦江厂的情况是否调查一下。”

康国祥扳着指头，地质呀，航空呀，把定向仪的用途说了一大堆，最后说：“咱工场是无线电厂的配角，人家需要多少，咱们就生产多少。你也管得太宽了！”

陈先珍笑笑说：“调查点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好呢！”

大伙儿都说陈先珍的建议好。老何希望康国祥、陈先珍两人一块去跑一次。可是康国祥不肯去，借口有事推托了，第二天陈先珍只得独自骑了自行车直奔浦江厂。

浦江无线电厂在近郊的杨柳桥，规模很大，一排米黄色的厂房。陈先珍顺着浓荫覆盖的大道驶进去，路过浦江厂仓库时不禁停了下来。那里围着一大群仓库搬运工人，声浪一阵高似一阵。有一个敞开前

襟的中年胖子把竹梯靠在大道旁的墙壁上，一个肤色黝黑、穿红背心的小伙子挟着大字报提着浆糊桶，一步步爬上去。

不一会儿，大字报平展展地贴了出来。题目很风趣：“请问陆正清同志，仓库为啥要开‘运动会’？”可内容挺尖锐：陆正清为了追求产值，要大幅度增产自动定向仪，可这产品市场不需要那么多，一时销不出去，只能堆放起来。他为了寻找堆放地方，就千方百计要腾空仓库，甚至要把一些容易生锈的产品放到露天去。工人们问：这是什么路线？……

陈先珍正看着大字报，从与仓库相邻的电视机车间走出几个穿白大褂的工人，也贴出大字报，批评陆正清为啥要在六月份减产电视机？

“是这样！”陈先珍轻轻地说了一句，掏出笔记本把大字报抄了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陈先珍的自行车速度很慢很慢。她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想了又想，产值挂帅思想不仅在她们工场，同时也在一些工厂的个别领导人员中存在着。她感到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回去以后一定要和理论小组的同志们研究一下，再做些深入调查，写个关于产值问题的调查报告寄给党报……

四

天空阴沉起来，没有一丝风，铅灰色的云层不断地加厚着，向地面压来，看起来随时都会有一场滂沱大雨。

康国祥站在生产组办公室的窗台前，闷闷地抽着烟。陈先珍从浦江厂回来后，就把抄来的大字报交给他看，定向仪变压器当然不能增产了。紧接着陈先珍他们要求康国祥打电话给红星无线电厂，把两万组5W3变压器的任务正式接下来，可是康

国祥手一甩拔腿就走。陈先珍有点火了，追到门口说道：“老康，你给‘产值’两字蒙住了眼睛，发展下去危险啊！”这句话，康国祥受不了，现在越想越恼火。

老何走进办公室，拍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份报告，说：“哈哈，脑袋里在打仗啦？喏，给你一支炮兵部队。”

这就是陈先珍理论小组关于产值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份寄给党报，又抄了一份给工场党支部。

康国祥看着报告，耳边仿佛响起陈先珍那特有的声调。这姑娘说话鲜明有力，写文章也是这种风格。

一个单位盲目追求产值，反而会影响国家的总产值。以我们工场来说，如果为了产值，扩大生产定向仪变压器而不增产5W3变压器，结果一种产品因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积压在仓库，另一种产品因为缺少变压器也失去其使用价值。从全局看国家要大大受到损失！

更严重的是，如果以产值为中心，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间的协作就会瓦解，国家全局计划就会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势必削弱。

“话说得太重了。”康国祥嘴上虽这么说，但思想上却震动了，他把报告还给老何。

翌日一早，大雨终于哗啦啦地倾盆而下。康国祥撑着一把崭新的自动尼龙伞匆匆赶来工场。

康国祥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热气腾腾，老何、陈先珍几个人，还有常来工场采访的党报工农兵记者小杨，在亲切地交谈什么，见他来了都向他打招呼。

不知是性急还是使不惯自动尼龙伞，康国祥怎么也不能把伞收起来。他在伞柄上又是旋又是揪，后来不知摸到什么地方，尼龙伞“啪”地一声骤然收起，把康国祥吓了一跳。

人们笑得前扑后仰，陈先珍捧着腹问他：

“咱老康混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雨伞却为啥要自动化？怕不是老头儿也爱打扮啦！”

康国祥把伞上的水珠甩干净，叹口气道：“寻我老头儿开心了。其实我哪里喜欢这伞，花去十来块钱哩。家里那把旧伞坏到不能用了，想买把黑布伞，那知跑了许多店，尽是这种高级雨伞。”

陈先珍在调查时，已经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故意问记者小杨：“你是记者，知道的事多，市场上为啥买不到黑布伞？”

小杨回答说：“有个伞厂的个别领导，前一时期为了追求产值指标，不愿生产低产值的黑布伞。”

康国祥一跺脚说：“唉呀，这种领导光顾着他们厂，不为广大用户想想。”

陈先珍咯咯地笑起来，康国祥突然醒悟：这伞厂的问题不正是他们延安工场目前争论的问题吗？他想到自己刚才说的话，面孔涨得通红。

陈先珍笑着说：“咱们工场个别头头为了产值不愿增产5W3变压器，为什么不为广大用户想想？”

康国祥傻笑着，真是尴尬极了。

小杨从黄挎包里掏出一大叠信件，说：“最近，我们报社不断收到全国各地来的信件，询问5W3普及型扩音机为什么供不应求。正好你们理论小组寄来一份调查报告，我们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是否可以调查报告发表出来。”

康国祥着急起来，脑门上沁出了汗珠。

陈先珍正翻阅着小杨带来的信件，看着看着双手不由地颤抖起来，她激动地对康国祥说：“老何告诉我，你说咱们调查报告把产值问题提得太重了。看了这些信，我还觉得远远不够。广大农村同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大量的5W3扩音机，咱们正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出一把力。从这个高度看，仅仅考虑本工场产值的思想是多么渺小、狭隘！老康，咱们眼光放开些，看到全国，看到未来！”

康国祥脑海里翻滚起来，陈先珍的话句句讲在他心上。他拿过陈先珍手上的信件，一页一页地读起来。是呀，片面追求产值指标而忘掉革命目标，后果将是多么严重啊！他敲敲脑门，认真地说：“真糊涂，我差一点走上错误的道路。小陈，老何！我希望这份报告最后加一句，说我也主张生产两万组5W3变压器。”

小杨幽默地说：“你是这份报告的‘主角’，你转过来，这份报告岂止加一句，而是要重写了！”

大伙儿都笑起来，陈先珍高兴地说：“这样好嘛！不断地写新的文章说明不断地前进嘛！”

五

晚上，天放晴了，天空一轮圆月显得格外明朗。

刚开完支委会，康国祥经过一番自我批评，心情舒坦多了。他走到幽静的走廊，在路灯下看见宣传栏上贴着几篇讨论产值问题的文章，不觉站住了脚。忽听到走廊东头传来金属撞击声，只见陈先珍双手捧着机壳、铝条快步走来。

“老康，还不回家呀？”

“睡不着呀！”

陈先珍爽朗地笑了：“睡不着就跟我去一车间。”

一车间灯火通明，气氛热烈紧张。有的焊线路板，有的用仪表测试元件，有的做冷作工，有的在装配整机……

“你们忙什么？”

“我们再装三台电子数控装置，迎接六月份的‘大进攻’呗！咱们批判产值挂帅思想，但不是不要产值。凡属国家、人民需要的产品，咱们要争取获得更多的产值！”

康国祥激动起来，胸膛一起一伏：“你们处处想得比我高，比我深，正如老何说的，是因为你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嗨！我要赶上你们，决心参加你们的理论小组，就算我是个老青年吧，哈哈！”

“欢迎！”陈先珍鼓起掌来，“今天咱们小组一共上了两课，第一课是读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第二课才是试制数控装置，你得补课！”

“行！”康国祥拿出老光眼镜，“待我补完第一课，你们第二课恐怕也要结束了，到时候数控装置千万留一台给我。”

“为什么？”憨厚的王大猛不解地问。

“傍晚，我接到浦江厂老陆电话，说他们已经决定改变原来打算，下月扩大生产电视机，要求咱们……”

“哟，电视机变压器产值不高呀……”走来凑热闹的胖姑娘故意一撇嘴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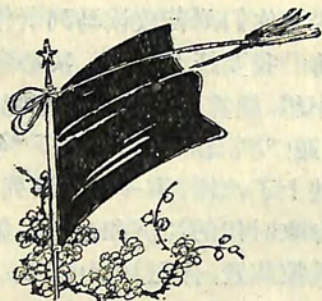
康国祥一拍大腿叫道：“你不要挖老底了，我要争取和你们一道前进！”

哈哈哈哈哈！笑声在车间里回荡……

（题图、插图：吴大成）

“同志”

吴永祚



象春风，
吹开我们的胸襟，
似鼓点，
激动我们的红心。
“同志”——
心心相通的称呼；
“同志”——
团结战斗的象征；
“同志”、“同志”——
我们共同的姓名！

啊！“同志”——
东、西、南、北、中，
工、农、商、学、兵，
到处都能得到
这热情的称呼呵，
时时都能听到
这亲切的声音。

在石油会战的工地，
在开山造田的山岭，
在千里野营路上，
在上山下乡途中……
多少人
以“同志”召唤呵，
多少人

以“同志”相应——
“同志，我来上！”
“同志，加把劲！”
“同志，快跟上队伍！”
“同志，我也报个名！”……
呵！“同志”，“同志”，
寄托着期望，

饱含着深情，
五湖四海一条心呵，
男女老少一股劲！



二

啊！“同志”——
不论书记、主任、司令，
或者工人、社员、士兵，
——在我们队伍中，
都是这样呼呵，
全是这样应！
党委办公室里，
老工人在找新书记谈心：
“同志呵，可不能忘本！”
军营的油灯下，
政委和战士一起缝补丁：
“老同志，我来穿针！”……
呵，“同志”，“同志”，
叫着亲，
听着亲，
千群心连心！
我们呵，
是在把革命精神继承！
我们呵，

是在向传统观念冲锋！

井冈山上，
红军官兵的伙食，
同样是每天五分，
这是“同志”的平等！
长征路上，
军长和士兵，
同嚼树皮、草根，
这是“同志”的精神！
宝塔山下呵，
领袖和人民，
同捏锄柄，
同打补丁，
这是“同志”的作风！

呵！怎能忘记，
那临刑前的革命烈士，
是何等自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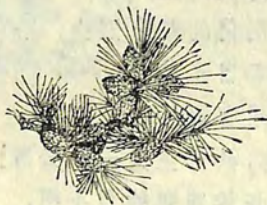
把遗言留给战友：
“同志，共产主义——必胜！”
那手托炸药包的勇士呵，
是多么无畏地

为祖国的黎明献身：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

呵！官兵上下，
同甘共苦；
军民团结，
万众一心！
正是这“同志”的力量呵，
一往无前，
战无不胜，

赢得了人民的解放，
祖国的新生！
也正是这“同志”的力量呵，
源远流长，
推动着今天更加伟大的进军！

呵，“同志！”“同志！”
今天呵，
你把我呼，
我把你称，
不都在互相提醒：
我们同样是
 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同样要
 继承先烈的遗志；
我们同样要
 保持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



三

啊！“同志”——
这革命的称呼呵，
充满热忱，充满信心，
充满继续革命的壮志豪情！
这崇高的称呼呵，
不容虚情，不容假意，
不容掺杂丝毫自私自利之心！

说什么：

“我已经到站了！”

呵！“同志”，
不能半途停顿——
下车，就会陷进

 资产阶级泥坑！
只有继续革命的战士，
才配得上“同志”的称号；
牢记自己是革命同志，
才会在万里征程上
 昂首向前迈进！

呵，“同志！”“同志！”

你称呼我，
我称呼你，
我们的心呵，
在一起跳动；
我们的血呵，
在一起沸腾；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
 ——我们庄严列阵！
在继续革命的迢迢征途上
 ——我们齐步前进！
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交给党、交给革命！
拼死拚活地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啊！“同志”——

肝胆相照的称呼！
“同志”——
继往开来的心声！
“同志”“同志”——
我们共同的姓名！



蒋明德

船厂最热闹的时刻是新船下水，调离多年的党委书记、早已退休的船体装配工，到时候，往往都会出现在船台上。今天，大江船厂又一艘万吨轮“风姿”号昂起船头，以她那雄伟的风姿，迎接前来参加下水典礼的人们。

离下水还有两个小时，潮水般的人群从厂门口直向船台涌，迎面一辆大卡车却不合时宜地从厂里开了出来。车开得很慢。正在厂门口接待来宾的厂生产组长、建造“风姿”号的总指挥老汤眯起眼睛，打量着卡车，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突然，车门打开了，党委书记大个子吕新民探出了身子。他一个多月来日夜不离身的那套满是油污铁锈的帆布工作服脱下了，今天，特意换了件银灰色的“的确凉”衬衫，和一条肥

大的深铁灰卡其裤子，脚下也由布底松紧鞋代替了那双高帮翻毛牛皮鞋。显得十分洒脱、精神。那黑苍苍的脸上，仿佛连皱纹里都流荡着喜气。他伸出粗壮的大手，一把扳住老汤的肩胛：“快啰，上车啦！”

“老吕，你……”老汤莫名其妙地推开老吕的手。

吕新民摸出两张还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大红请柬，说：“今天是双喜临门，新华造船厂的‘风采’号再过一小时就要下水了。咱们这回是一万工人战‘两万’，你啊，总是要忘了这句话！上吧，上吧，这里的事，我已安排其他人抓了。”吕新民不由老汤再分说，一把把他拉上了车。卡车出了厂门，在宽阔的江边大道上奔驰起来。

此刻，新华船厂的门口也和大江厂一样，披红挂采，热闹非凡。

一个多月前，在公司生产会议上，正当大江厂的老汤感到“风姿”号向国庆献礼有困难时，就是这家才三千人的从未造过万吨轮的小船厂，提出他们也要造一艘万吨轮，并要向大江厂挑战，开展竞赛，大干快上。当时，大江厂的党委书记吕新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豪迈地说：“这下，担子更重了，可动力更足了，咱们一万工人战‘两万’，国庆节前，定叫‘风姿’‘风采’双下水。”老吕拍了胸脯，老汤没有公开反对，他背地里算来算去，按照常规，还缺二十万工时。可老吕对他说：“不要紧，这二十万工时，就从常规之外去找。”

现在，尽管老汤对这一点还没认识清楚，但两艘钢山般的巨轮已得出了最雄辩的结论。

新华厂门口的马路较狭窄，人流显得更拥挤，司机不断按着喇叭，车速还是很慢。吕新民索性拉着老汤下车，随着人流

涌到了新华厂的船台边。

人们翘首望着雄姿勃勃的“风采”号，发出了种种赞叹：

“新华厂真了不起，第一次造万吨轮就打了这么个漂亮仗！”

“真是草棚里飞出了金凤凰！”

这时，一个别着纠察符号的工人解释说：“单靠我们一个厂哪能行？这次是一万工人战‘两万’，懂吗？我们厂和大江厂，加起来一万工人，共同拿下两艘万吨轮。”说着他指了指船艏下面又粗又大的舵杆说：“这个大家伙，就是大江厂支援我们的。”

听着人们的议论，老汤的脸微微泛红了。他想起，在竞赛的日子里，自己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经过新华厂后面，总要放慢速度，隔着篱笆瞄一瞄新华厂的船台，刺探一下对方的“情报”。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吕新民也推着自行车在眺望，心中不由一惊：党委书记真厉害，亲自来侦察“敌情”啦！

吕新民见了老汤，指着一篱之隔的“风采”号说：“你看，他们船艏已上去了，这两天进度反而慢了，正等舵杆呢。”

老汤说：“那正好，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赶上去。”

老吕听了哈哈一笑。回到厂里，拖了老汤径直赶到轮机车间。大型立式车床旁，一根舵杆已快落车了，老吕拍拍操作工人的肩膀说：“老师傅，能不能突击一下，马上把这根舵杆赶出来？”工人说：“行。不过，我们的船艏不是还没上吗？”

“新华厂等用。”说着，老吕含蓄地问老汤：“怎么，舍得吗？”

老汤一愣：“这，这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吕新民眼里闪着光，“难道新华厂不是我们自己的厂？难道‘风采’号不是我们自己的船？”一席话说得老汤哑口

无言。

“对！应该送去。”工人们纷纷响应。结果，当天下午，吕新民亲自来当起重工，把舵杆装上卡车，送到新华厂去了……

吕新民和老汤说说笑笑随着人流往船台上涌。突然，吕新民被人拦腰抱住了。一看那钢钳般粗壮有力的手臂，老吕便知道，是新华厂的电焊工老马。

“哈哈——”两人都笑了。

“老吕，老汤，来接你们的‘雄鹰’么？”老马说。

“还要接你这‘匹’老马哩。”老吕大声说，“你看那江水滔滔，潮水正涨，再过一个多小时，潮头就要到大江厂啦。”

“好，今天一起赶这个潮头。现在，到主席台上去吧。老吕啊，你们厂的这支‘雄鹰’突击队真过硬，昨天晚上，还和我一起通宵突击最后一个制高点，把大桅全部焊完了。你看，忙到快下水了，他们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老马说着手朝主席台上一指：大红旗下，一群身穿白帆布工作服的青年们正在悬挂一条巨幅标语：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吕新民笑了，他拉拉老汤说：“老汤，现在你该明白二十万工时怎么来的了吧？”

老汤拍拍老马的肩胛，说：“就从这‘匹’老马身上借来的嘛。”

一句话，又使两人想起了竞赛中的一次次难忘的战斗：那天大江厂给新华厂送了舵杆以后，老吕和老汤就在“风采”号上上下下转了一圈。新华厂厂小敢于挑重担，大闹革新闯难关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老吕，也感动了老汤。于是老吕跟新华厂党委书记借了几个老师傅回去，老马便是其中的一个。老吕说，要靠这几个工时换二十

万工时。老吕带着这几个老师傅登上“风姿”号，哪里困难最大，他就请老马他们在哪里现身说法，介绍小厂造大船的志气，艰苦奋斗闯难关的事迹，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几个工人把革命精神和先进技术一齐送到了大江厂的船台上，“风姿”号船台进度就象江潮猛涨，一天也得变它几个样。二十万工时抓回来了。老吕把老汤找到办公室里，问：“怎么样？”老汤笑得咧开了嘴：“嘿嘿，这简直是变戏法嘛！”老吕手指点点他脑袋：“看来，你这脑瓜里面少了一点辩证法啰，这就是精神变物质嘛！我们支援新华厂的人力、物力是有限的，新华厂工人的革命精神，对我们的促进是无法估量的！”老汤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第二天，他俩又骑着自行车，在新华船厂篱笆墙外摸“情报”。熟悉生产的老汤一看，就惊叫起来：“这下，新华厂又拉下来了。你看，焊接进度跟不上趟啊！”

老吕笑笑：“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今天把‘雄鹰’送去！”

.....

广播里还在喊：“请大江厂的负责人到主席台上来！”新华厂党委书记老郭已硬拉着吕新民和老汤坐到了自己身边。台上，每只座位前都放着一份套红油印的《欢庆下水特刊》，上面两行醒目的标题是：“一万工人战‘两万’，团结战斗夺高产！”

下水典礼开始了。一束束彩带结成巨大的花束从几层楼高的船首铺向主席台前，几根被风吹飞了的彩条在吕新民胸前飞舞着。此时老汤心头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风采”号下水一结束，一辆大卡车又重新飞驰在江边大道上。车上挤满了人，

有新华船厂党委书记老郭和老马等工人师傅，还有大江厂前来支援的“雄鹰”突击队，每个人身上，都缀满了红红绿绿的彩纸花片，车一开，都飞扬起来。老汤诚挚地对吕新民说：“想不到这场竞赛会有如此激动人心的结果。”

吕新民望着正前方，微笑地说：“早着呢！竞赛还刚刚开始，老郭就要到我们厂去宣读他们提出的试航、交船的新指标，我们永远是对手，又是战友！”

江中，潮水猛涨；江边，卡车飞驰。潮头来得快，车开得更快。人们的心啊随着江潮和卡车，飞向同一个方向：大江造船厂。老汤望着大江担心地问：“赶得及吗？”老吕爽朗地一抬头说：“来得及。”

不远处，大江船厂的“风姿”号向着太阳翘起高昂的船头。一只火红火红的大彩球扎在高高的船头上，远远望去象是一颗红玛瑙，又象是一个金光四射的大火球。吕新民感到脸上发烫，他看了看同伴，人人脸上都放着红光。大于快上的潮头正在每个人的胸中奔腾啊！

车速渐渐慢了，原来已开进了大江厂门前欢乐的人流……





放学后，涛涛和沙沙蹬起小腿，向江边跑去，胸前的红领巾，象两把火苗子，一蹦一蹦地闪耀。江里空荡荡的，绿绸子似的江水，在夕阳照射下，闪着五彩缤纷的波光。

两个小家伙冲下河堤，脚丫子溅起缕缕飞沙。沙沙顺势翻了个跟斗，就脚手朝天躺下来了。涛涛双手撑腰，站在沙沙身旁，盼望舅舅早点儿回来。

涛涛的舅舅名叫江二富，今早天没亮，他就拿着砍伐证到连云林场买楠竹去了。因为早稻快要含苞吐穗，公社李书记布置各队，作好双抢准备。涛涛他们生产队需要楠竹做箩筐咧。

江二富临走的时候，生产队长兼赤脚医生张婶婶，还再三嘱咐他到连云山寻几

把专治蛇咬的草药“金腰带”回来。涛涛的爸爸前几天去割牛草，被毒蛇咬了，经张婶婶精心治疗后，虽脱离了危险，可伤口还在红肿、溃烂，有时疼得他直皱眉头，涛涛看了心里象刀搅一样难受。这时，他真希望长出两只翅膀，马上飞到舅舅身边，拿过“金腰带”，交给张婶婶，给爸爸治伤口。张婶婶说过，只要再用几次“金腰带”治疗，伤口就会好。

几只展翅的小山鹰，发出象小马一样的叫声，向远处的山峰飞去……涛涛两眼望胀了，还不见舅舅和竹排的影子。

“涛涛！”张婶婶扛着锄头在堤上喊：“你舅舅回来没有？”

“没哩。”涛涛回头问：“张婶婶，有什么事呀？”

“你舅舅回来了，要他把竹排驾到向阳渡来，我们在那里锄棉花，好帮着解缆。”张婶婶交待完就走了。

涛涛跟爸爸学得一手划水、放排的本事，他见舅舅还不来，就从护堤林下，采来许多又粗又长的葛藤，他和沙沙把葛藤一根根接起来，拴在江边的护堤桩上，然后让沙沙抱着葛藤学划水，涛涛在一旁教他。

太阳只有一竿子高了，江二富才横着篙子，把竹排驾来。涛涛老远就看见了，高兴地喊起来：“舅舅……”

江二富发觉两个孩子在玩水，又气又急地说：“真是胆大包天，想喂鱼么？”他急忙把涛涛、沙沙接上排来，涛涛赶忙收好葛藤，放在排尾，回头对江二富说：“舅舅，张婶婶要你到向阳渡去，他们在那里锄棉花，好帮着解缆。”

“嗯。”江二富点头应了声，撑着篙子，两眼却望着西堤岸上。

涛涛看见了一把高粱叶似的草药，忙

问：“舅舅，这就是‘金腰带’么？”

“嗯。”江二富不耐烦地应着，用力撑了一篙。

涛涛这才发觉，今天的竹排走得格外慢，一沉一浮，好象灌了铅块。他好奇地问：“舅舅，今天的排怎么这样重？”

江二富看了他一眼说：“刚砍下的湿竹子，当然重啦。”

“涛涛！”坐在排上的沙沙，突然打了一下涛涛的脚，指着江西堤上说：“你看——”

涛涛随着沙沙的手指望去，护堤林里，有个黄脸瘦子，不时探出头来望竹排。涛涛正要叫江二富看，却看到江二富早已在和那个人点头挥手，暗打招呼。

涛涛奇怪起来了，黄脸瘦子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护堤林里躲躲闪闪？舅舅与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言不语暗中跟他打招呼？今天的竹排为什么这样重？一连串的问题，在他小脑瓜里走马灯似地回旋。张婶婶经常讲，红小兵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处处注意阶级斗争。舅舅是个富裕中农，平常爱占点小便宜，被坏人利用过，难道今天又……涛涛感到问题很复杂，决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涛涛和沙沙咬了下耳朵，趁着江二富没注意，他象泥鳅一样溜进水里，钻到竹排底下。当江二富回头撑篙时，涛涛正从水里爬上竹排，江二富皱着眉头说：“又在出什么洋相？”

涛涛迎着他的眼光问：“竹排底下那四根大梓树是哪里来的？”

江二富一怔，忙说：“买来的。”

“是你买的还是别人买的？”沙沙也站起来问。

“是我给人家带运的。”

“有砍伐证吗？”涛涛紧接着问。

“砍伐证在人家身上。”

“有砍伐证，为什么要把梓树扎在排底下。”涛涛严肃地盯住江二富的胖茄脸，毫不放松地追问。

江二富招架不住了，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觉得涛涛那双透亮的大黑眼，好象看穿了自己的肺腑。今天上午，他刚驾着竹排出了连云林场，转弯到了一个僻静的山谷口时，灌木丛里钻出个黄脸瘦子，给了他十块钱，要他把四根梓树，在黄昏时候，带运到回流湾岸。谁知眼下被涛涛发现了。涛涛是个很勇敢的孩子，这一点，江二富心中有数，他在生产队揭露过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这一小撮人既恨他又怕他。不过，江二富想到，我是涛涛的舅舅，小外甥哪会斗舅老爷！想到这里，他大模大样地说：“细伢子莫管大人的事。”

他话一出口，就受到涛涛的警告：“舅舅，你没看林业局的布告吗？樟、梓、楠，是国防用材不允许任何人砍伐、采购。”

“是呀，”沙沙帮着说：“做这样的事，要犯法的。”

“放屁！老子什么时候犯过法？”江二富根本没把孩子们放在眼里。

前面就是向阳渡与回流湾，二水分洲，绕半里路才能再汇合。黄脸瘦子又钻出了林子，向江二富不断招呼。涛涛明白，可能梓树就是他的，这人躲躲闪闪，鬼头鬼脑，一定不是好人。

太阳半竿子高了，江二富把篙一横打，想改变竹排的方向，开往回流湾。涛涛跑上去，握住篙子说：“竹排要走那边，去向阳渡。”

“走这边一样的。”

“这边是弯路。”沙沙也抓住了篙子另一端。

江二富发火了，大吼一声：“滚开些！”用力一推篙子，沙沙摔了个仰面朝天，涛涛也往后趔趄了一下。江二富又马上用力撑了一篙，眼看竹排就要漂进回流湾，涛涛想：竹排一靠拢回流湾的岸，梓树就会被黄脸瘦子马上扛走，到那时候，就费神了。他急得两眼冒火，沙沙摸着屁股，眼巴巴望着他。忽然，搁在排尾那捆葛藤提醒了涛涛，他急急抓起葛藤，向沙沙唠唠嘴，沙沙马上明白了涛涛的意思。

趁着江二富没提防，涛涛又悄悄溜进水里，他憋足一口气，钻到竹排下，把葛藤拴在穿缆上，又迅速牵着另一端，绑在护堤木桩上。在沙沙的掩护下，他又轻轻爬上了竹排。

竹排撑不动了，江二富不知什么缘故，只是用劲地撑，累得满头大汗，竹排还是一动也不动。涛涛忍住笑，指着护堤桩上的葛藤说：“舅舅，你看，竹排被葛藤绊住了。”

江二富一跺脚连忙放下篙子，跳进江里，向护堤桩游去。

涛涛等江二富一游远，忙向沙沙说：“快。”沙沙跑到排尾，扑在排上，伸手从水里解开葛藤的活结。涛涛拿起篙子，用力猛撑，拨转竹排方向，顺着急流，往向阳渡驾去……

回流湾上那个黄脸瘦子，大声喊叫：“这边来，这边来！”江二富知道上了当，急得干瞪眼。

涛涛手握长篙，挺立排头，摆开架势，江风吹着湿津津的红领巾，显得格外鲜艳。他望着两岸无边葱绿的禾苗，一排排高入云端的水泥电杆，情不自禁地唱起来：“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

水里，江二富游水赶来了；岸边，黄脸瘦子跟着边跑边扔石头。涛涛两道小剑眉一动，当机立断地对沙沙说：“你快上岸，跑到向阳渡，把情况告诉张婶婶。”

“是！”沙沙也看出了情况很紧张。涛涛把排靠近东堤，送沙沙上了岸，又立刻撑开了……

江二富万万没有想到，涛涛会来这一手，前面不远就是向阳渡，如不马上追上竹排，往西堤靠拢，卸下梓木，交给黄脸瘦子，不但十块现金要落空，而且还要在社员大会上吃批评。因此，他拚命地划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追上竹排，要抢篙子。他气势汹汹地问：“涛伢子，你想干什么？”

涛涛紧握篙子，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把排驾到向阳渡去。”

江二富板着脸孔训道：“你还认得我是你舅舅么？”

“舅舅要走邪路，我就认不得舅舅了。”

“你不怕打？”江二富举起拳头吓唬。

“哈哈……”涛涛露出一口洁白的小牙齿咯咯笑着说：“你打了我，张婶婶会找你算账的。”

江二富放下了拳头，只见他两道淡淡的眉毛一耸动，猛地拿起那几把“金腰带”说：“如果你不让竹排靠拢西岸，卸下四根梓树，我马上把它扔到江里去。”

江二富这一招，可难住了涛涛，他仿佛又看见爸爸脚上红肿溃烂的伤口，流着桐油似的毒汁；看见爸爸的四方脸上，忍痛滚下的一滴滴汗珠……昨天晚上，张婶婶说，再用几次“金腰带”治疗，伤口就能全好。“金腰带”，“金腰带”，碧绿葱葱真可爱……哎，为什么你偏偏落在舅舅手里啊！

江二富见涛涛沉默不语了，以为他动了心，又马上甜言蜜语地说：“涛涛，你是我

的好外甥，谁的手指头也不能往外弯，只要把排上的梓树卸到了西岸，我明天就给你买支好钢笔。”

涛涛心里象锅滚开水，他想起了张婶婶在政治夜校向他们讲的话：“红小兵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勇敢地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爸爸也经常教育他要与舅舅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不能因为是亲戚，见损害社会主义利益的坏事不斗。想到这里，涛涛再也忍不住了，他冲着江二富说：“你把‘金腰带’扔到江里去，我爸爸用了你寻的药，会痛得更厉害。”涛涛说完，把篙子一挥，排继续闯进激流。

江二富目瞪口呆地站在排上。

再过一个滩，就是向阳渡，黄脸瘦子咒骂着，冲往江里来了，他伸出干瘪的手，想把竹排拖住。涛涛挥篙一扫，把黄脸瘦子拨在浪花里。黄脸瘦子不死心，翻身抱住排尾，一个劲地摇，想把涛涛摇下江来。

涛涛冷笑着说：“摇吧，有胆量的摇到向阳渡去。”

东堤上传来一片吆喝声，张婶婶、沙沙带着许多社员跑来了。黄脸瘦子见势不妙，急忙丢下竹排想跑，涛涛把篙子扔给江二富，跳进水里，紧紧扯住黄脸瘦子的裤带扭打，这时，四五个高大的青年社员，也跳进了江里……

晚霞映红了江水，涛涛和沙沙手拉手，跟着张婶婶他们押着盗窃国防木材惯犯黄脸瘦子，向公社走去。沙沙告诉涛涛：张婶婶说，公社李书记给他爸爸送来了比“金腰带”还要好的蛇药。涛涛心里很高兴。这时，江二富悄悄地把“金腰带”塞进涛涛的手里，涛涛望着舅舅那惭愧的样子，满脸象江里的浪花一样笑开了……



石滚出场，新麦入仓。小河湾生产队又鼓起劲锄秋苗，担肥料，一口气把田里地里都搞清爽了。队长大亮跟队委们碰头商量说：眼下各样活路都做上了岸，社员们也忙累了个把月，就放两天假，再集中劳力，修渠打井，积肥备耕。

可是，第二天一早，大亮刚起床，就有两个社员找上门来了。“嘀铃，嘀铃，”青年社员春生骑着自行车走在前面；“呼哧，呼哧，”富裕中农黄三福急匆匆地在后面赶。趁着春生停放自行车的空档，黄三福抢先一步进了门，拉着大亮的袖子说：“大表侄，趁这两天人消闲，把菜籽扛去换油算了。放久了，要受症。”

哦，大亮这才记起，留给社员的那部分油菜籽，该拉进城到油脂公司换油分给社

员了。可是，才放假，安排谁去呢？大亮有些为难。

“甬熬煎，换油，再劳累让我爷儿几个去算了。”

黄三福是老富裕中农，家底厚实，劳力硬扎，往年，爷儿几个尽抢高工分干，一个忙季工分要比别家冒一截，今年队上学理论、促三夏，把高工分堵死了。他又想趁歇气进城，顺便换油，连人带车捞几十分，挣个翘股子。

大亮正在考虑，站在一旁听了好久的春生却开腔了：“我们今天也进城，让我们带去吧。”

大亮看了看机灵的春生，心里亮堂了。队里谁不知道，春生两个哥哥参军去了，爷孙三代好几口，主要靠春生和他爸爸干活。去年队上根据上级对军烈属补助的规定，给他家补助了一百个工日。春生爷爷七十多岁了，是个直杠子脾气，当过村里第一任农会主席。听说给了他家补助，就在当天晚上跑到大亮家，把工分票往大亮怀里一塞，说啥也不要。大亮撵出门外，老汉发脾气说：“你娃才当几天干部，把人看扁了，你用纺车一周八转纺一纺（访），咱老汉啥时候坐吃过社会主义！”说毕硬把大亮拉到他房背后，指着一座黑呼呼的小山说：“队上补助工，我一分也不要。队上把这担去，集体富了，我一家吃喝都要不完。”大亮借月光一看：嘿！上好的野粪，不用说，是老汉一年到头起早贪黑捡来的。当时，大亮心头一热，紧紧握住了老贫农的手……

大亮想到这儿，就毫不含糊地说：“春生，今天你去把油换来。”

“哎呀，大表侄，”黄三福可急坏了，“这么多油菜籽春生他一个人哪儿行？再说，这任务也是我先来抢的嘛，办事总要公平

呀！”

春生咧嘴笑了，他朝门外一挥手，大亮和黄三福顺着他的手势看去：喝！一溜串姑娘、小伙子穿着干净的衣裳，骑着光亮的“飞鸽”、“永久”自行车来了。

黄三福抱怨说：“去这么多人要花多少工！”

这话正好叫他儿子、一个冒失小伙大元听见，顶他说：“大家本来要进城，有的理发、洗澡，有的看电影，春生串连了我们顺便捎上换油，大家都尽义务。谁象你！整天尽是工分，工分……”黄三福的脸顿时红到耳根。

在社员们的称赞、嘻笑声中，青年们蹬上车，来到保管室门口，春生带头，七手八脚，把菜籽包扎到车架上。

“嘀铃铃……”车队出发了。小孩们拍手笑着：“真象电影里的武工队。”

生产队长看着这欢乐的景象，深有感触地想：多好的青年人，多有意义的假日！



努力塑造有思想深度的英雄形象

——评短篇小说《女采购员》

吴 伟

《女采购员》（载《朝霞》月刊一九七五年八月号）是一篇新人新作。由于作者能站在较高的思想水平上观察和表现现实生活，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英雄形象。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长海船厂新上任的采购员李墨兰，初看起来是个二十岁左右的普普通通的姑娘，醇厚、直率，有时还带点天真。她从事的工作也是普普通通的，无非是采购生产物资。然而随着艺术画面的展开，我们却逐渐发现她平凡而又不平凡，越来越感到她身上有种吸引、教育和鼓舞我们的东西，她的思想行为促使读者去深思现实斗争中某些重大问题。李墨兰，正象作品结尾意味深长地描绘的那掩藏在枝叶丛中的广玉兰，乍一看，不见花，只闻得一阵芳香；仔细辨认，原来“花色是这般纯净，花香是这般清新”。

首先与矛盾斗争的典型化有关。这篇小说没有就事论事地去歌颂女采购员的先进事迹，而是站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从生活素材中提炼出足以表现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的矛盾冲突；它也不是象常见的那样去描绘女采购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采取的斗争行动，例如反对贪污盗

窃等等，而是从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刻划了李墨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精神。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法权抱什么态度？限制还是扩大？这实质上是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包含着思想和政治路线斗争的深刻内容。李墨兰这个形象之所以显得较有思想深度，就因为作品所设置的矛盾冲突，乃是从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集中展现了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小说围绕李墨兰同老采购员崔得章这条矛盾主线，主要从人们相互关系的三个方面刻划了她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光辉品质。

一个是本单位同外单位的关系。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因此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处理本单位同外单位的关系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金钱买卖关系，实际上反映着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对

立。李墨兰和崔得章在采购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是这两种思想斗争的表现。在崔得章看来，采购员“是专门同‘商品’和‘货币’打交道的”，自己的职责只是“为工厂‘买进’”，因而他把多年采购工作的经验归纳为“买”字当头的“八字诀”。按照这种观点处理本单位同外单位的关系，或则尔虞我诈，以邻为壑；或则你好我好，投桃报李；总之，以“我”为中心，以“利”为转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搞成了“现金交易”的关系。什么政治挂帅，什么社会主义协作，在他眼里都是“死板”、“孩子气”，“在现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法权起作用啊！”李墨兰则根本不同。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单位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都是“为了大干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她在采购工作中也有自己的“秘诀”：“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根据这种原则，她在采购工作中是政治挂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领先。不论到药店去采购万吨轮主机急需的丝瓜筋，还是去铸钢厂促进万吨轮尾龙筋毛坯加工提前交货，她都是按此原则，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建立和扩大了各单位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联系。“正因为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资产阶级那一套！”这就是李墨兰的新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中所显示出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辉。

在处理本单位内采购部门工作人员同车间工人的关系方面，李墨兰坚决反对崔得章那种“你需要，我采办”的雇佣观点，坚持两者之间是后方与前方的战友关系；她也反对崔得章那种以“神仙阿伯”自居的恩赐态度，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为支援车间工人的革命和生产服务。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同志之间，李墨兰也反对那种不讲原则、敷衍迁就的庸俗作风，她处理和崔得章的关系，既虚心学习他工作中有益的经验，又

对他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采取坚决抵制、严肃批评和热情帮助的态度。总之，在三个方面关系的描写中，作品都是反复突出了李墨兰为“建立新形式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而斗争的自觉性。由于小说抓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个纲，有主有从地将人们关系的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包含有重大现实内容的特定矛盾冲突，而且着重从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高度去揭示英雄人物在矛盾冲突中的所作所为的思想意义，这样塑造出来的李墨兰，就不仅是一个新型的采购员，而且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员的光辉形象。

《女采购员》很注重刻画英雄人物的个性特征。当我们掩卷凝思，李墨兰那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姿态表情，那凡事都要冷静思考而有时又热情奔放得带点孩子气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而且她这些鲜明的个性特征，又莫不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辉。这两者的结合，就使形象具有了思想深度。拿李墨兰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性格来说吧，例如她和崔得章到炼钢厂去催促尾龙筋毛坯加工提前交货，看到浇铸车间工人因缺少鼓风机而顶着高温苦战，她便立即想到自己厂里刚弄到了二十台鼓风机，于是毅然向崔得章提议：“铸钢厂比我们更需要鼓风机，应该支援他们！”当崔得章极力阻止，并责备她，说“采购员只有为厂里买进，哪有送货出门的”，她又严肃地指出：“不管买进还是送出，钢厂还是船厂，不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吗？”很清楚，在这些“老实”话里，正响彻着当前工农兵群众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彻底决裂，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人们新型关系的时代强音。善于冷静思考而又热情奔放，也是反复刻划的李墨兰的一个性格特征。李墨兰面对着生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形色色的表

现,总是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清醒头脑,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寻根究源;然而当她通过斗争,看到人们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新型关系正在日益扩大时,她又是红心似火,热情洋溢。她这种性格特征,正是深刻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在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这样一种时代内容。正因为作品没有孤立地表面化地描写个性,而通过人物的个性表现了当前时代生活的某种本质特征,因而李墨兰这个英雄形象颇有新鲜感,也较有深度。

李墨兰的英雄形象显得较有思想深度,还在于小说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揭示出她的英雄行为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作品在描写李墨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过程时,始终把她的英雄行为和周围工人群众“学理论,促大干”的火热气氛交融在一起,这深刻地反映了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这就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状况,而李墨兰那种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建立社会

主义的新联系的行为的动机,正是从这种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而且小说还反复渲染了这一点:李墨兰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支持。无论是药店职工,造船厂和铸钢厂的工人群众,或是这些单位的领导,都对她的革命行动作出了热烈的响应。这表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主流,已经成为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李墨兰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表。这就是这个形象里所概括的历史的、阶级的内容,这就是她的典型意义的所在。

当然这篇小说在艺术上还有不少不足之处。它的结构尚嫌松散。作品分成三段,其中情节的发展,前后缺少必然的联系。买丝瓜筋和去长风铸钢厂完全是两回事,从故事上看,互不关联;从处理相互关系上看,也没有发展,因而不够严密。如果后一矛盾是前一矛盾必然的继续和发展,作品就一气呵成了,也更引人入胜。在情节的安排上,也有与别的作品雷同之处。我们相信,随着创作实践的增加,这样的缺点是不难克服的。



第 一 步

上海市属国营农场三结合创作组

我们三结合创作组，除了一个专业作者外，其余都是战斗在国营农场的青年，从来没有写过文艺作品，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是我们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说这本小说集是一株幼苗的

话，那么她是在毛泽东思想阳光哺育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芽成长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留在道路上的脚印，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些体会和教训的。

一、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从实际生活出发，提炼表现我们时代特点的重大主题。

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作品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首先表现在它的主题思想上。主题思想是一部作品的灵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重大主题，对于宣传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创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丰富的斗争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文艺创作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厚实，创作就会流于概念化。文艺作品反映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带普遍性，这就需要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进行分析、提炼，予以生发、改造和概括，努力做到深刻地反映生

活的本质。

《长江后浪推前浪》整个的构思过程，就是在生活基础上不断提炼主题的过程。作者最早想写一个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女书记，题目叫做《女书记的休息天》，写她在休息天从眼睛一睁开直忙到熄灯，结果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干部辛辛苦苦抓小事，人物思想境界出不来，主题思想不突出。后来作者又重新构思了一个反映干部思想斗争的作品，但这场斗争有什么时代特点，仍然不明确，连题目也不知所云，叫做《鲁连长的新书记》。怎么提炼主题呢？到生活中去！丰富的现实斗争生活使作者认识到：现在在如何对待青年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涉

及到国营农场依靠什么人来办的大问题，它和社会上如何看待与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新生事物的斗争密切相关。通过学习、分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主题初步提炼出来了。作者决心让自己的作品投入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青年怎么看的斗争中去。不但写一九六八年进场的革命青年在斗争中茁壮成长，而且写了一九七〇年以来更新的农垦战士在广阔天地里，在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金光大道上生气勃勃地前进；不但批判那种对青年人的错误态度，而且写怎样去教育那些暂时还有些不足之处的青年人。主题基本确定后，在专业和业余作者的帮助下，对小说内容和细节又作了多次修改。但问题还没有结束。一个工人作者看了小说后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主题还不深。开始，作者有些想不通，批判“一代不如一代”的思潮，怎么还不深呢？通过学习，才开始认识到，作品的背景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在那段时间前后，怎样看待和对待青年人的问题是和批林整风到底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实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于是，最后塑造出来的女干部，尽管在一九七二年春天里，她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批林整风要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但在实际斗争中，她已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批林整风批什么极“左”是错误的，是背离批林整风大方向的。到此，主题再次深化，作品又提高了一步。

我们还体会到，主题思想的提炼，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努力地揭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和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

《北京时间》第一稿的题目叫做《金色的黎明》，但小说主题不深，战斗性不强，主要原因是没有以党的基本路线去研究和概括生活。在牧场党委的领导下，作者认真

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认识到既然小说的主题反映的是紧跟毛主席向前进，不准走回头路，那么小说原来的对立面仅仅是一个企图毒害奶牛的坏人，英雄人物与他斗争，很难表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因此英雄人物形象的时代色彩也就不鲜明了。后来小说的情节改为红卫兵小将不减当年勇，继续发扬反潮流的精神，在新的形势下与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开历史倒车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这一来，矛盾斗争就较典型化了，主题思想也就加深了一步，它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还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特点往往表现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革命。

我们还体会到，要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战斗作用，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要敢于触及时事。

《会燃烧的石头》并没有去写石煤燃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它写的是艰苦奋斗。但并没有孤立地写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典型的艺术概括，把艰苦奋斗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联系起来。这就触及了时事。小说的主人公到山区去，明明可以坐汽车，他却偏要步行，他想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步行搞革命大串联，现在是上山下乡干革命，我们要把已经走开头的路走到底。”明明可以新建一座老虎灶，他却把旧猪棚修补一下顶着用，他认为“动不动向上级伸手要钱，想不流汗水，不花力气，坐着轿子走，那不是朝前，而是倒退。”外出参观，可以用公费住旅馆，他却在商店的屋檐下睡了一夜，他说：“我要抓紧一切机会，刻苦磨炼，让修正主义的毒苗，在我们这一代青年面前，就象那硬梆梆的石头，找不到一丝生根的缝隙。”

作品比较深刻地表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已经在我们一代青年身上开花结果。

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对于那些否定文化

大革命必要性的奇谈怪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二、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努力塑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这本小说集歌颂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主要是通过塑造红卫兵在上山下乡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英雄形象来实现的。在创作过程中，我们认真地学习革命样板戏塑造英雄人物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在创作中，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把他们作为作品中主要的英雄人物来塑造？一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十分明确的。后来，通过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我们认识到，我们看问题不能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客观的实际生活出发。既然在广阔的天地里大量地造就和涌现了无数青年英雄人物，我们的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写？根据无产阶级文艺典型化的原则，我们难道不可以把他们塑造得更高大、更丰满些吗？在这里重要的是如何以样板戏为榜样，从实际生活出发，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塑造他们的高大形象。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我们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离开了矛盾斗争就没有英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注意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英雄形象。《农垦68》把阶级敌人赵元明的破坏，把姚步农的思想动摇等矛盾斗争集中起来，构成典型环境，把乐务农推到矛盾斗争的风口浪尖，表现他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

争觉悟。《长江后浪推前浪》、《北京时间》在如何正确看待革命青年、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的思想分歧和矛盾冲突中，刻划出闻松华和卢新雁的感人形象。

在塑造英雄形象上，我们感到还有如下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要着眼于塑造英雄人物，而不能从事件出发。见事不见人，让人物淹没在事件中，就达不到塑造英雄形象的目的。《朝阳路上》和《农垦68》，一开始写得都很凌乱、散漫，象一团乱麻，搓不出“绳”来。这是因为事件罗列一大堆，人物形象不出来。后来，作者努力学习样板戏的经验，从事件中跳出来，回到生活中去了解、熟悉许多英雄人物。手中有了英雄的典型素材，加以提炼、概括，创作就产生了飞跃。由此，我们体会到，如果抓住事件，拿人物去套，一个不行，换一个，换来换去还是只见事件，不见英雄。另外，我们创作组开始认为高产棉、搞好场办工业、机械化这些题材很重要，一定要写。但怎样写呢？我们没有首先到生活中去了解、熟悉这方面的英雄人物，而是研究怎样表达这些事，再找人物配上去，本末倒置，当然这样的作品就写不好，有些作品尽管后来再在人物上下功夫补救，但总显得比较勉强。《农场的春天》这一篇开始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写亩产二百斤棉花的故事，好象不写二百斤棉花的生产过程，人家就不会相信，怎么会种出这样高产量的棉花。后来又觉得，棉花是青年

种的,于是就设计了两个青年,虽然化了许多功夫在人物方面作了很大的补救,但现在读起来,棉花还是写得很多,有人物围绕棉花转的感觉。《盐场女将》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教训。

要让英雄人物在作品中能够大显身手,就得找准斗争的焦点,设置相应的对立面,这样才能深刻地表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朝阳路上》起初叫《正月雷》,写一个党委书记在连绵阴雨,麦子受到霉烂威胁的情况下,到一个连队去抓工作。改了几次,人物思想境界总是上不去。创作组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根据“党委要抓大事”的精神写,这下,斗争的焦点找准了:写两个老干部在培养青年干部问题上的思想斗争。党委书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大胆地培养和放手使用优秀年轻干部,而那位老干部佟德合“借生产忙,任务重,抢红旗,争荣誉,却压制新生力量,阻挠青年干部的成长,压制他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这场斗争由于较有深度地揭示了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矛盾冲突,就使主要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有了提高。

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短,英雄人物的出场处理也很重要,要让他们迅速占据小说矛盾冲突的中心,迅速地投身到斗争漩涡中去。《雏鹰》的作者努力注意到这一点。小说中一开始在讨论犯有贪污盗窃错误的连长袁怀根要不要停职检查的党支部扩大会上,正反两方面力量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当混进党内的坏人,支部副书记罗家福甩出“杀手锏”:撤了连长谁来顶?企图要挟革命群众时,一声“我来!”铁铮铮,响当当。年青的女干部楚英一下子被推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迸射出耀眼的火花。顿时压倒了罗家福的气焰,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小说就从这个思想的制高点上,让人物跃身到故事情节中去,并通过

矛盾的逐步展开,不断地丰满深化。《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闻松华也是在矛盾冲突迸发的关头出场的。保管员阿奎恶毒地挑拨连长鲁雄,让他与青年郑晓峰等为牛车陷入水沟的事争吵起来,双方相执不下。闻松华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先把车子拉上来再说吧”,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带头下沟拉车。这一“说”一“拉”,使两方青年“解散了对垒的阵势”,也使那个阿奎狼狈不堪。闻松华一出场就显示出沉着、果断的性格特征和革命警觉性,为小说进一步塑造她的形象先描上一笔鲜亮的油彩。

细节的选用要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着眼于为刻画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服务。《农垦68》中改名字虽是一个细节,但由于它反映了红卫兵的热情和可爱,并为以后英雄人物的成长和主题的发掘作了铺垫,就使这个细节获得了典型意义。《会燃烧的石头》里写了二根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三次步行的情节,对于表现二根特有的性格以及高度的继续革命觉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从塑造英雄形象出发,对于一些不必要的情节就得删去。《小牛》开头原来有一大段黄山景色的描绘,虽然写得满有诗情画意,但使人物出场过慢,真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味道,后来删去许多。随着斗争的发展,再不断插入一些景色描写。以景托人,以景写人,景物描写就发挥了衬托人物形象的作用。《北京时间》沙滩上玩石子那个细节原来写得挺详细,作者自己也很欣赏,但这个过详的细节冲淡了人物,拉散了主题,后来大刀阔斧来个“精兵简政”。作者自己在总结时说,这种修改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文艺创作到底是从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出发,还是从自己的欣赏趣味出发?我们都是刚学写作的青年人,如果不注意改造世界观、文艺观,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三、不断地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逐步树立无产阶级文艺观。

毛主席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们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不断地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创作上的种种流毒，树立无产阶级的文艺观。

这本小说集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批判文艺创作“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等反动理论斗争中写成的。

我们都是些第一次搞创作的同志，但是“无冲突论”的流毒在我们中间也有影响。有的同志认为农场小说好写，上有天文地理，下有鸡毛蒜皮。有一些作品的初稿，只注意写青年人欢天喜地的热闹场面，忽视了农场中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或者是罗列好人好事，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去塑造英雄人物和歌颂新生事物。《小牛》与《征帆》的初稿都有这种倾向。《小牛》中烈士的弟弟尽管写得比较可爱，但在他面前却没有矛盾斗争。是不是生活中没有提供尖锐的矛盾冲突呢？根本不是。茶林场在青年要不要上山的问题上就有过许多斗争的暴风雨。批判“无冲突论”后，作者认识到不反映激烈的矛盾冲突，依靠“你好，我好，大家好”来塑造英雄人物，就会偏离党的基本路线。思想上提高了，创作上就有了突破。作者让烈士弟弟在与以姜士儒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执行者的斗争和青年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高大起来。相比之下，《征帆》改得就不太理想，阶级斗争有贴上去的感觉，比较生硬。

有些作品原来比较注意写矛盾斗争，批判“无冲突论”后，认识又提高了一步，敢

于写矛盾激化。《会燃烧的石头》原来在现在还要不要艰苦奋斗的问题上展开斗争，但斗得不够有力。怎么办？作者邀请了几个红卫兵战士来就“步行千里”等问题进行座谈。大家认为红卫兵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传统，步行串连走得对！大家还愤怒地批判了苏修对保尔·柯察金革命精神的污蔑。这样，作者的敌情观念浓了，笔锋也就犀利起来，增加了反修的斗争场面，让矛盾冲突激化起来，作品的战斗性有了加强。

我们在写这本小说集时，每个人都是怀着一股革命激情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我们农垦战士和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千千万万个革命战士一样，经受过多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风雨雨啊！在斗争的道路上，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老人家为我们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是多么正确！在斗争的实践中，我们多么迫切地想把这火路云程铺展在文艺作品中啊！我们中有的同志曾把自己经历过的斗争故事多次讲给人听，希望别人能把它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但是，人家没有直接的生活，反映就不会那么真切；于是，一种强烈的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创作激情，就象“石煤”一样燃烧在我们的心头，再也熄灭不掉。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拿起了笔，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写出了这部作品。开始的第一步，走过来了，往后还要有多少个新的第一步。我们要以书中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把心头的革命豪情越烧越旺，高擎革命的火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前进，进！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上钢一厂工人业余美术组



朝霞

1975/9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